

卷十五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奮字卷之一

第 一 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第 二 回

看花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第 三 回

燈花笑與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第 四 回

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88(44)



第

奇書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四回

玉洞生春小郎試藥

天羅宰暗太子驚心

容兒忙跨下牀跪在地下道小尼該死冒犯娘娘求娘娘饒恕說罷色勒勒抖個不住七妃道快些起來我並不惱你你也沒甚冒犯只被你滿口臭氣惹起了惡心我叫宮人拏香水來你把那臭口細細的刮刷乾淨任憑你主意使了休唬得那種樣兒容兒心中一塊石頭方纔落地當下喚進宮娥捧上香水香片諸物細細揩刷換過幾次香水嚼過幾回香片令宮娥替換聞嗅並無氣息然後七妃親自聞嗅復取龍涎香餅令其含咀

說道這屋裏怪冷因同進煖寶中把衣袴脫光在牀並坐令宮女把安貴妃送的藥拏來宮女捧上錦匣匣面上標着玉洞生春四個金字旁註小字是臣安吉恭進五字七妃道這是安太師進與皇上合貴妃受用的承貴妃送來還沒與王爺用過如今合你先試一誠若比着紫金丹更強夜來便與王爺同用到快活時便可把那話說入也二人各取一粒照單試用果然比紫金丹更強容兒香汗津津七妃笑聲矻矻事畢抱持交頸而睡睡醒轉來宮人稟道日已過午早膳還用不用七妃道晚膳早些罷喫些點心呷些湯水用過晚膳天色已暮七妃藏過容兒洗了手脚重施脂粉等待景王直等到定更以後方報王爺進宮七妃接進同用夜膳見景王面上頗有憂容急問道王爺明日就登大位了天大的喜事怎反有不

樂之色景王道你知道的寡人所懼者惟文白一人昨日已進清甯宮去連敗我兵把五虎八彪都殺掉過半奪去火器足供城守外面官員知道文白入宮都紛紛起事明日如何卽得位成七妃失驚道文白在廣西征苗怎得進京外面起事的是些什麼人可也有文白的本事呢景王道便不知道文白是怎樣飛進京來的外面起事只有幾個了得的人若再有文白的本事還當得起嗎七妃道怪不得王爺不快活但既止文白一個也還易處我們謀臣勇將還多還有法王真人的神通想也制得他下不要先愁壞了王爺玉體景王道今日已求了法王真人用天羅地網去拏他他就有三頭六臂也逃不脫還愁他則甚因要拏文白必須用火攻法把清甯宮一宮的人都化爲灰塵可惜鸞音這一個乖巧美人玉石俱焚

不能收爲妃子故此鬱鬱不樂七妃轉驚爲喜道原來王爺憂愁只爲着鸞音爺登了大位休說一個鸞音便要十個鸞音亦有何難景王道這又奇了鸞音貌美性靈天下少有你怎說要十箇也不難七妃道王爺若登大位便是四海之主了怎比着景州一窪之水只要宮中沒有妬忌之人聽憑王爺采選休說十個鸞音便再多些更比鸞音貌美性靈的也是不難那年皇上采選童女王爺沒會說來有無數絕色女子選進只消宮中去尋敢有勝如鸞音的也未可知哩景王大喜道天大的憂疑只要愛她一言便消化了寡人原選了十八日進宮先收那安貴妃要試他雞皮三少的本領俟誅了太子文白兩人再正大位到那日坤甯一宮妃嬪宮人都揀選一番便見分曉宮人們快斟酒來待我賞娘娘一杯以酬薦賢之

功一面把七妃抱在懷中哺酒與飲容兒在隔壁聽着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說聘了景王定與七妃歡愛便可乘間用計變的是法王真人要用天羅地網去害素臣性命并把合宮之人都化爲灰塵且道如何叫做天羅地網這日女神童傳出懿旨熊以神又各處投了揭帖果然各官員紛紛舉義景王着急與心腹典膳張賢士商議賢士道文白神勇諸將皆非其敵兼有火器弓弩足資守禦破之極難且外面義兵四起各城均需防守豈能獨與文白爭衡今求其人更令單謀轉求法王用天羅地網等大法制之文白縱有邪術必無生理文白一除則起義者紛紛解散熊奇揭帖未可憑信然後擇日正位俟單謀朝賀擒而戮之單謀一誅斬監之膽已落彼所恃者以皇上爲質此但制東宮及文白耳烏足制我邪景王撫

掌稱善道但恐彼既屬東宮舊人中立不肯轉求今觀其即日起義焉知非文白所使邪賢士道急則相救緩則相攻大王之事一敗彼獨不受禍邪臣當去說之必無不從景王大喜急令前往單謀果然聽從轉求法王領占竹說文白謀勇絕倫兼之通理邪術必用全力制之法王真人遂把天羅地網第一等惡法來擒拏素臣素臣是日在宮與太子各把別後事情訴說到底日久話長兼之稱頌愧謝起立跪拜俱有擔擱不覺直說到午午後接有紅豆手箋通說各官舉義之事并開有名單太子與素臣看時是

原任左僉都御史皇甫毓崑 翰林院侍讀東方旭 庶吉士馬玉領民兵三百攻東直門

太僕寺丞申田 國子監博士元領 翰林院庶吉士金品余玉冰

太學生匡中 領民兵五百攻西直門

翰林院侍講學士羅倫 錦衣衛經歷陳經 領民兵三百攻安定門

西前營遊擊熊奇 領兵五百攻德勝門

原任福州營叅將賽呂 護龍島島長龍生 領兵五百攻朝陽門

魏國公徐武 中府都督同知甯文 領兵五百攻正陽門

原任兵部尚書連世 原任右僉都御史北直巡撫張定

司經局洗馬連城 領民兵五百攻宣武門

詹事府正詹事劉健 翰林院修撰吳寬 太學生謝遷 領民兵

五百攻崇文門

駙馬都尉馬誠 領兵三百攻阜成門

太子道諸臣紛紛起義事有可爲但只有熊奇龍生賽呂三人可仗甯文老邁徐武統務餘俱白面書生連世向附靳直今亦父子起義恐單內更有似此不足信者奈何素臣道劉健謝遷申田俱足智多謀金品匡中俱勇敢善戰龍生旣至其妻飛娘必來鐵面或有故不來其妻立娘必隨姊而至大有可爲連城曾被臣之妾劉氏一詩所感改惡從善其父或爲子勸諫改絃易轍亦未可知東城堅固諸臣兵數旣少又無攻具成事實難只大勢牽連使逆藩不能專刀於我便操勝算名正者貴持久名逆者利捷速我順彼逆只要支持得三五日不爲所敗援兵陸續而至事必濟矣

太子道劉謝諸臣寡人實未悉其底裏至連世自其子入官以後卽有幾個好文章與安吉靳直亦曾爭執過幾件事故靳直在皇上面前極力排擠纔休致他的此番亦是真心是寡人錯疑了他但先生貴妾如何以詩感化連城願聞其說素臣因把前事約略述知念出那首詩來太子太息道遇強暴而不失節難遇才美而不失節尤難不失節而更能化悔強暴則尤難中之難至連世更因其子而改絃易轍則德之所及者愈廣矣非先生不能有此妾非此妾不足事先生可感可敬側妃每稱爲姊每頌其賢良有以也太子口裏稱歎眼裏却見素臣伸縮不甯因問何故素臣道臣自入廣卽慮奸豎逆藩乘間竊發故差一奴名金硯者入京探聽金硯於前月二十七日得急急信於本月初八日至峽報知臣卽於初八日起

身於十三日至京臣馬因臣囑咐晝夜狂奔凡遇津渡橋梁不及馳驅多一躍而過者臣之筋骨未免勞頓昨晚拚戰復大喊狂呼以助威高躍遠跳以取勢亦有所傷事定覺勞安坐覺疲周身骨節俱頗痠痛故有伸縮不甯耳太子驚訝道金硯以十日而行八千四百里路先生之馬更止五日此僕此馬曠古所無非先生不能致非先生亦不能勝僅僅痠痛真銅筋鐵骨也宮奴中有善修養者爲先生按摩搥擊則痠痛可除因着人去喚素臣道容兒已去文恩受傷惟玉奴尙可驅使然究係有男女之嫌且已入宮禁豈可褻狎故甯忍不爲何敢瀆及宮人必承殿下恩意或賜一小內監可也太子道漢時郎官尙有女史焚香侍寢後世勳臣亦皆賜給宮奴何況先生昔唐太宗以鬚療臣疾宋太祖以痰分弟痛寡人當爲先生

生按摩但未諳耳故以宮奴代之望先生勿辭也素臣因欲謝恩太子忙止任道先生於寡人分則君臣恩逾骨肉太后命寡人以叔事先生寡人本欲以師事先生師與叔之待弟姪者必有其道僕僕亟拜非先生所宜也須臾兩個宮女出來一人搥背一人運手素臣請太子入內太子道寡人欲見其用心與否并先生受用與否勿見嫌也宮女搥運一會漸要摩提至胸腹臀腿上來素臣幾次辭拒皆被太子勸住宮女奏道文先生腹間想有裏肚礙住須解下來方好摩按太子道先生二字是太后與寡人所稱爾等何敢僭妄以後內侍宮人俱稱文爺不可錯誤腰間有甚裏肚可解下來宮人解下纏袋太子問道袋內之物可容寡人一見否素臣道袋內無不可見之物但恐褻龍目耳太子取出看時銀錢之外有兩包丸

藥一罐香兩個小包解開一包是兩方玉圖章一方綾帕上是太子所贈之詩太子道爲這一首詩幾成大獄惟口與戎此之謂也因又解開那一包是一個手帕包着兩顆珠子一幅詩綾綾上寫着一首百韻壽詩太子道此何人所作詩情悱惻字法娟秀亦美才也素臣因把蘭哥篋姑之事說知并述其性情才學太子喜道不意蠻峒之中有此靈異固屬造物之奇亦國家之祥也天下平定當奏知皇上欽召入京以寵異之因開了香罐聞了一聞把珠子拂拭一回問道銀錢備用丸藥備服餘皆恩情所寄以誌不忘獨此名香異珠未解珍藏之故豈先生亦愛寶耶素臣道非敢愛寶亦備用也因把香珠之用奏知太子道原來如此水安息宮內所有若此一珠則曠古所無乃天賜先生以庇我國家者匪特先生宜寶之寡

人亦當欽爲國寶者也宮人問素臣可還有痠疼之處素臣道大段已去所存者些小之事及欠伸微有不便耳宮人道這却是病根未去須請文爺上榻仰臥待奴婢們躊躇一遍復覆身睡臥再躊躇一遍方得全愈太子道宮人實有此法但用脚躊躇先生尊體爲不可耳素臣道治臣之病豈以爲嫌但於殿下之前反覆偃臥無人臣禮所不敢爲也太子堅令宮人扶掖素臣上榻脫鞋躊躇有頓飯時素臣通身出汗痠痛盡失關節便利霍然而愈素臣將袋內銀錢盡數給與曰物盡於此不足酬勞也是夜太子復設一榻於側要陪素臣同睡素臣堅辭不獲因自就旁榻太子道寡人以師事先生豈有弟子偃然正寢而屈先生旁臥者耶素臣抵死不從臣斷不敢使冠履倒置也太子因命將兩榻上下對設仍欲素臣居上

楊素臣復堅辭太子不得已方就上榻兩榻中間令宮人就地設鋪承值唾溺諸器太子與素臣並頭睡下商議除逆迎鑾之事講至兩更外面傳進檄文說是從空中飛下宮人執燭太子與素臣披衣坐起從頭看去只見檄文上寫着

大法王領 大真人繆 檄示清霄宮知悉文白非聖無法抗違天討律應寸磔法在不赦今於本日三更時分遣九宮十曜星君五方功曹揭諦佈天羅地網特行捉拏該宮男婦人等刻將文白綁獻可免一宮之禍如仍庇匿本教主等即攝寒冰熱火臭穢刀劍諸地獄困苦磨厄次遣天龍八部脩羅泥犁人非人等追攝魂魄後移須彌一座將合宮人等俱壓入無間地獄化作飛塵永離人道善哉佛法

無邊道法通天衆生可度惟人惜焉七日之內無愚無賢無老無幼同入涅槃有能信者如火宅蓮迷而不悟如颶風船自作自受於法無寬南無獅子吼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吾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急急如律令勅

太子看完大驚失色問素臣何以應之素臣道一切妖術惟猪羊狗血可破宮中有無畜養太子道自逆藩逼迫以來內外隔絕供饋不通幸太后愛潔向不由大官供給致尙有米糧牲畜等物可借日用奈扈從寡人者至數百人將半載之儲止二十多日便俱食盡今日膳房來報止存三日之糧牲畜俱盡自明日起便只剩臘腿風魚等宿肉可以佐食惟熬犬一頭警夜有功哈叭狗兩隻太后所愛既不忍殺且爲血無多恐不敷用奈

何素臣道一正可勝百邪且待他行起術來再處是夜只有素臣一人安睡老太監覃吉不知檄文之事便也睡得安穩太子及裏邊一個真妃外邊一個奚囊已是驚驚惻惻睡夢不甯其餘合宮之人俱被嚇壞沒一箇敢解衣就寢候至三更時分漸至星月無光一會暗是一會不多時候連天都壓下來屋內燈燭俱昏火焰只留得芥子般大小對面看不見人合宮嚷亂太后忙着宮人出來請太子求素臣主意宮人們手執燈燭仍是擦牆摸壁走至素臣卧處叩門而入見室中燈燭輝煌好生驚訝太子披衣起坐急問何事宮人奏知太子不勝驚異因喚醒素臣懇求良法素臣道此卽所謂天羅地網者邪臣更無法以解之太子道怎這裏燈燭又是明亮因問宮人合宮可是一色昏暗宮人道只有觀音堂真娘娘房中及

覃公公文恩屋裏還有燈燭之光但不能如此處照常明亮其餘俱像坐在地獄中一般一些光亮沒有太子問素臣既是佈着天羅地網怎又不一色皆暗是何緣故素臣道太后至尊正妃將來卽爲天下之母旣皆爲妖法所制而覃監文恩反不受制此實難解因問正妃可尊信老佛之教太子道彼酷信佛教近年受寡人刑於之化纔不去念佛看經恐心裏還在尊信一邊素臣道這便是了惟正乃不受邪臣自幼卽惡老佛常思滅除其教殿下有正心之功側妃娘娘秉正嫉邪臣妾劉氏所稔知覃老監最惡佛老傳聞殿下幼時曾看佛經於其來時驚惶失措以孝經給之則其心正無邪可知奚囊自幼習聞臣母及臣議論亦惡老佛不信其教故皆不爲邪術所制也太后正妃位雖尊而心則尙信其邪說故未能脫然

耳太子道先生所見極是但剃度僧所居觀音堂燈亦明亮彼係極信邪者何以如此素臣道作此法者其同類也妖僧道等但欲害其仇非欲傷其類故不及也太子道倘僞檄上所說諸般邪法俱搬演出來太后豈不震驚可否請太后與正如俱至觀音堂暫避其禍素臣道這斷使不得惟正可以驅邪豈可反入於邪以求避耶竊恐非徒無益而反有加甚耳太子點頭道是但現在如何安慰太后素臣道若但黑暗原是不妨殿下吩咐合宮之人和衣安寢見怪不怪則其怪自敗也至太后年高恐有驚畏殿下當不離左右令側妃亦不離正如左右俟天曉日出看是如何太子慌忙入內素臣因有宮人在房便不就榻伏桌假寐到五更時太子請素臣進內說道不出先生所料太后等寡人不至卽同正如至觀音堂暫

避豈知進去時燈燭尙明到得後來漸漸昏黑併芥子般燭焰也沒有了寡人聞知忙去接回却因夜間於風露中來往受了風寒與正如同時病發齒牙相擊渾身發抖是個瘧疾模樣望先生診治素臣診過脈說脈並不弦非瘧疾也僞檄有寒冰烈火等說怕就是寒冰二字發作因太后正如反避入邪故發之獨早耳竊宮人道文爺所說一些不錯這會一刻冷似一刻就要發抖哩素臣道可令人生起炭火多加衣被殿下上牀擁護用手心搓熱頻摩太陽正額至冷極時并心口摩運發出心火或可禦太子忙依言準備并令真妃擁護正如法而行素臣出來見更鼓久絕天仍不明因到院中一望見滿天霧氣竟看不清天光暗忖此豈天羅地網之妖法耶因喚宮女出看可見天光宮女出看道那裏還見有天光只見

一片黑天直壓在文爺頭上素臣大怒瞋目直視大喝道妖人怎敢無禮把這障眼法來戲弄我麼就這一聲喊裏早露出一片天光宮人驚嚷道怎文爺一喊把天都喊了起來這會子看得見屋宇樹木等物了素臣正待寫方只見文恩兩手抱着兩個王子出來道老爺不好了合宮之人個個發抖如害瘡一般王子王女年幼抖得怪哭東宮爺說老爺屋裏想是和暖着文恩送來素臣雙手抱接見面色灰白身冷如水卽抱入房解開胸前衣服裹在懷內漸漸變過臉色住了啼哭却見文恩又抱出兩個王女來道東宮爺說本不敢褻瀆老爺但裏面俱如冰窖人命爲重只得又送出來素臣見王子身已溫和交與宮女懷抱復把兩個王女裹入懷中問文恩道你見天光不見文恩道這院子裏便見天光裏面一片黑暗文

恩還看得出些路頭不至跌撞裏面房裏點着許多大蠟宮女們還是七跌八撞看不見路哩素臣道太子真妃俱不信邪怎裏面還是冰窖一般我說要多生炭火怎還解不來寒冷文恩道炭火生起卽滅就是不滅也沒火氣東宮爺合真娘娘俱不覺甚冷但只煖得太后及正妃娘娘屋中原是寒冷只比別房裏差些罷了素臣道你與覃監房內如何文恩道比別人屋裏煖些素臣道你可奏聞太子把合宮之人俱安頓太后正妃及你與覃監屋裏權救一時再處文恩道人都凍僵了路又看不出只得要苦文恩一人去駝的了文恩忙入內轉奏太子却吩咐把宮女中受傷及嬌怯者俱駝至素臣房中其餘分畱太后正妃房內凡是內侍都分送覃吉文恩兩人屋裏文恩駝了大半日方纔駝完駝得滿身臭汗不覺其冷

反覺其熱素臣房中竟蹲有一百多宮女初來時咬牙戛齒骨節琤琮漸至聲沉響寂又漸至溫和活動素臣與王子王女在榻阿錦玉奴賽奴并脩養宮奴及本在房內者佔着榻四邊圍侍其餘漸遠至各邊間房裏因與素臣近則較煖遠則較涼故也文恩回房歇息一回想起太后等半日未進湯水忙到膳房中要去收拾那知水俱凍底薪爨不焦只得尋了些茶食乾糧分送各處眾宮女捱飢忍餓權受一時素臣欲分惠則人多不能遍給欲但給繞榻諸女又覺不公心裏躊躇却見繞榻婦女中有幾個欲前且却又以柔頤又似忤怩光景素臣道非我獨飽奈人眾何若有檢擇又不公也阿錦道眾人另有緣故不爲受著餓來素臣正待根問忽聽裏邊一時人語嘈襍埋冤吱喚阿呀之聲素臣忙令玉奴去看玉奴看明走出裏房便蹲下身子回不上話來素臣好生疑慮正是

天下官私皆是急

世間水火最無情

第一奇書野史卷十五

第一百五回

水火無情久出變涼之界

蛆蟲可厭不污清白之躬

那裏能做頑耍之事連太后東宮正妃側妃差不多要僵了老爺須去急救方好素臣失驚道原來別處更冷你可把這兩個會修養的駝去把僵的宮人踹踏些轉來便可做諸般頑戲用力之事太子等可卽令宮人用力揉挪把本身中五志之火一齊推動舒發出來便不怕冷如有一切酒漿盪熱喫下亦可驅寒除此更沒法了文慰道滿廊滿院俱是冰凌佈了天羅地網眼目又看不甚清小的空身走來還只顧跌交怎能彀駝人膽

房裏剩有幾罈粗酒幾罈細酒兩三罈火酒只却生不起火除非冷喫也沒人去拏素臣道你這樣子真箇不好玉奴阿錦可快把文恩擺弄此時事急也顧不得了把修養宮人一手一個抱起懷揣袖現數個大踏步往太后正房而來過着幾院雪山幾廊冰窖已把兩個宮人凍得齒牙相擊放進房去須臾踏轉好幾個宮人便令踢現頑耍上牀將太后太子推運素臣在外覺冷做一會八字動功卽便煖和見太后房裏已有一十二人生動便令各處擺弄僵卧之人僵卧者既得和活擺弄者亦愈煖熱因把兩個修養宮人復抱向正妃房中如法而行覆身回來見自己院中亦積數尺冰凌簷廊之下亦堆至盈尺驚問其故文恩道老爺進去了一會便如各處一樣打落下來想是見老爺出來纔住的素臣道太后等雖已活

動再有酒去一暖驅出寒氣方好膳房我不認得須抱你去文恩道小的被妻子們一頓擺弄和活起來自己又做了些動功此時已經復原原要去擺弄衆內侍們領着老爺去便了於是文恩在前素臣在後文恩一滑卽被素臣一提直至膳房未曾跌倒一罈粗酒一罈細酒一罈火酒分傾大竈上三隻大鍋內文恩起火再燒不着素臣走去一燒便燬文恩道怎火也怕老爺一吹就通紅起來這也是正氣辟邪之故哩須臾各鍋俱熟吩咐文恩去擺弄內侍給與粗酒火酒自用三把大壺分裝粗細火酒飛奔太后房外令宮人把細酒斟送太后東宮把粗酒火酒分給衆人覆身出來再用壺裝送至正妃房中然後自己用杓就鍋而飲飲至半酣把剩下的酒都收拾進去分給合房婦女自此人人骨煖個個顏酡暗想明日

不知又用何術太后等今日已經受餓當預爲之計因把厨下一口水竈并應用器皿柴炭及膳房內酒米風魚臘肉等物搬運至房看那冰雹竟如有眼睛的跟着素臣旋落院外尙在散落院中處處冰山素臣發怒大吼一聲把半空中冰雹喝退一半漸漸收小下來夜裏眾宮人一有寒冷便各尋事頭要用方素臣仍伏桌而睡忽覺懷內有物撐動心裏一驚認是裹着的王女忙把胸前衣服解開看只見一個年少女子鑽出頭來滿面光華姿容絕世像是何處見過却想不起那女子道小奴蒙相公青眼垂愛多年今當辭相公而去素臣道便是我愛你極的怎忍捨我而去女子道愛而不用徒愛何益明日若并舍妹見棄則不特小奴不能終事相公會妹亦將辭相公而去矣素臣心中覺不忍捨用手抱住女子把手來

推忽然驚醒恍然道此霄光之靈也滿宮昏暗正該用此珠之時怎我一時懵懂置而不用宜其求去也當卽思所以用之因不復睡走出院中搬取冰塊放滿鍋內令玉奴等起火燒滾三鍋開水裝了兩壺取出明珠耀着光芒先送太后房中次送正妃房內餘與合房婦女同享眾人久絕湯水如飲甘露快活非常素臣搬冰煮粥照前分送連煮幾次并問明文恩覃吉兩房路徑送粥與之到得天明合宮之人無不飽煖誰知冷便過去熱已漸來初時還只認熱粥之故漸漸的脫去外蓋層層解卸只剩單衫仍是煩熱到得後來竟似罩入蒸籠絕不透氣鍋中水沸竈內火爇滿身皮肉都要腐爛一般素臣送飯進去見各廊院冰凌俱化爲水如煙如霧太后房中人人喘氣個個頭疼素臣記起霄光夢中明日并棄舍妹之言忙在

袋內取出辟暑神珠令宮人懸掛登時滿室生涼喘者立止痲者立清太子出房跪下便拜道合宮承先生之賜不啻生死肉骨但褻瀆先生至於如此寡人何安熱雖酷毒不如冷之人人僵直當令宮人出取不敢重勞先生也素臣慌忙跪下扶掖起來道昔武子曾納橐籥之推并割股肉區區奔走何足言勞如宮人可代卽當仰承令旨也宮人奉旨出外取飯摸着牆壁尙是難行如何能捧持食物素臣因找一根長竿把霄光高揭滿宮發亮如月中天宮人們方得搬送送至正妃之房房中宮人已俱熱倒太子忙令把辟暑珠去救轉把兩處併爲一處都搬至太后正寢中一間大房之內仍把辟暑珠懸掛在正中一間房裏因想起內侍們來命宮人去看除文恩單吉兩人尙未熱壞其餘俱已熱到在地忙吩咐解珠去救

救得轉來太后房中宮人又人人發喘只得三回五次往返輪救惟素臣房內常如早春不覺甚熱流水的煮飯燒茶以應合宮之用太子暗忖有了明珠這烈火地獄是不怕他的了那知到了午後忽然滾進幾個斗大火毬齊聲爆響爆作百十箇小毬滿房滾跳滾着腳的便燒裙袴跳着頭的便燒鬢髮扯救不及的便把周身衣服燒燬有光了上身捧着兩乳有赤了下身掩着陰戶又羞又痛嚎哭之聲沸泛盈天只有太子真妃兩人火毬滾跳不着太后正妃身上便只顧要滾跳上去虧得太子擁撲太后真妃擁撲正妃尙未被燒其勢却甚危急忙着宮女求救素臣誰知一個出房卽一個被燒燒得寸絲不挂哭將進去素臣聽見裏邊一片哭聲情知有異忙趕入內正見一個宮女出房被火燒衣想着峒元之事忙吐一

口唾沫過去登時火滅只燒去半條裙子太子聽見素臣在外忙叫先生快進房一救素臣跨進房去見滿屋火球滾跳宮女有渾身精赤的有赤上下半身的其餘焦頭燎髮燒衣破袴之人不計其數不覺勃然大怒瞋目直視喝道妖僧賊道怎敢無禮至此只那聲喝裏眼光所到火球隨即消滅只見文恩飛跑而來說道外面除小的及覃公公兩人外其餘都被火毬燒壞用水去潑如澆油一般更加發熾請老爺快去一救素臣急急趕出如前喝視亦即消滅無奈火毬有眼一俟素臣出外即在內滾燒等得進來又在外燒滾弄得素臣沒了主意復想起嗣元火毬總翻滾不上霄光珠辟暑自應較勝因令宮人解懸當戶自向文恩房內令取溺桶解下半桶溺來將草薦浸濕攤放門檻之上把覃吉併作一房果真火毬翻滾離珠及溺薦尺許即復轉回不能入戶素臣方得脫身回房只見當門掛着被單掀開進去見房內宮人燒衣破裙者無數顧問玉奴却見玉奴鬢髮半焦不勝詫異玉奴道老爺出去後先有一個小火毬滾入後有十幾個大小火毬進觸着便燒勢正利害却值玉奴把坂河的兩條被單解開要鋪入棉被一個火毬直跳上頭把頭髮燒燬玉奴倉卒之間把被單一掀髮上之火一掀即滅便隨手甩去把火毬也一甩即滅便向被燒諸人身上亂舞將去不意那火及火毬只沾着一點被單角兒便即滅熄宮人們已被火毬燒得不成模樣大家通融補湊纔沒有光着身子的因怕火毬再來纔把這被單漫着門帘的素臣聽罷仍令燒煮同文恩兩人分送酒食挨過一夜到五更時合宮發臭太后急令焚香却總解不來那種

惡臭須臾宮人中有觸穢倒地吐沫不醒者太后正妃俱嘔了滿牀連太子側妃都觸起惡心幾乎要嘔太后已是發暈素臣聞知忙把水安息送進燒將起來穢氣盡去俱各清醒太后道水安息我有一罐藏在那裏快取出來不要單燒掉文先生的正妃也有一罐遂都取將來分給內外焚燒把素臣的仍復送還無奈香一燒完穢臭即起太子道若要不住的燒如何有這許多香各人挖些搽在鼻孔裏去看是如何當下太子側妃如法一試果不覺臭因裝了四小錢與太后等聞嗅餘下的都分與內侍宮人搽封鼻孔真個臭穢之氣就不能入鼻不料一到黃昏忽然滿屋都出糞蛆綠檯上壁并鑽入人身上來用手去抹便是一手的臭糞脚下爬起還可梁間紛紛而下滿頭滿臉亂落將來都向眼眶耳竅中如飛鑽進宮

人等俱愛清潔的怎生當得人人發嘔有跑出房外想掬院中化的冰水揩洗頭面空中便是一杓糞水澆得頭面口眼之內都是臭穢情急哭喊素臣忙把水安息送進焚燒香烟到處蛆蟲即化爲水燒了一會滿屋煙氣蛆蟲便全數消滅素臣暗忖效是靈效但焚燒不可爲繼因想起被單之事忙去拏來漫着房門替出安息怕自己房內也生糞蛆趕回要燒却並沒一個問玉奴道昨日我一出房即有火毬滾入今日因何並沒蛆蟲玉奴道是賽奴說的火毬怕文爺被單爺身上綑的紬帛敢也除得蛆蟲因把做現剩下的搥湊起來用線縫好搭掛門帘之上真個便沒蛆蟲進房素臣似信不信的忙脫下一件外衣令玉奴并水安息拏去文恩房裏燒掛文恩房裏只除文恩覃吉兩人沒被蛆蟲鑽咬其餘俱滿身爬著抹

去一把添上兩把正在嘔穢穢亂玉奴把香燒起將衣搭掛當戶不一會已俱消除因將香罐藏入袖中走將回來剛到半路已被糞蛆攢滿兩手灑抹兩足奔跑嘴裏叫喊救命忽又劈頭臭糞澆灌下來覺着領頭裏直掛下去由胸腹臍乳直流入臂乳兩股上去慌得蹲在地下極聲喊叫素臣聽見忙趕將去怒目一喝却原是乾乾淨淨的頭面衣衫亮無穢臭玉奴驚怪起立袖內取出香罐交還素臣一面跟着后面伸進手去摸着臍乳各處並沒蛆糞蹤影好生詫異剛走轉自己房簷之下忽然天上落下一個人來素臣拔出寶刀一刀砍去那人把手中寶劍急架探下銅面道文爺無禮奴乃熊飛娘也素臣大喜忙請進房却見飛娘額上珠書文白二字忙問其故飛娘道奴與丈夫於十五日到京正值三弟以神起義丈夫便去料理攻城之事奴知文爺入宮便乘夜進來報信那知一連兩夜都找不出清霄宮影兒一片黑氣漫漫全沒路徑外面多傳說法王真人佈着天羅地網捉住文爺現在受那地獄的苦楚奴雖不怕着他的道兒却不敢孟浪今日想了一日恐再遲了有悞文爺大事想起文爺那年除滅五通之事叫丈夫把胷前硃書邪不勝正四字又想不是文爺親筆恐勝不得邪故把心口背心額上俱寫着文爺名字拚命從黑霧中撞來誰知有了硃書黑霧便淺路徑便有到宮牆外飛上牆頭一路找來見這院子全沒黑氣必是文爺所居故便跳下不料一跳下來即遇文爺也素臣道熊姊說恐悞我大事是見我困在此處特來負我出去嗎飛娘道非也宮中全賴文爺救護怎反要負文爺出去奴此來是爲文爺家中危急惟

恐遲了悞事故此擗命而來素臣大驚汗出滿面急問如何危急玉奴等亦皆失色悚聽飛娘道奴進京來在良鄉地方撞着急報之人料是朝中飛報卽便拏住搜出書信現在懷中請文爺一看便知飛娘在懷取出素臣慌忙接過却是兩封心頭突突地跳着開封看上寫着謀逕稟文白於本月十三日已入都矣自豐城至思恩復自思恩至京路途萬里按站亦須行三四月而彼兩月內已蕩平而回且猛如毒蟒詭如岑濬狡悍蟠結如大狗各負險阻而皆被屠滅於數日之內此豈猶人力可敵乃知謀前所獻質君劫母之計爲上策也景府當此時勢尙耽聲色諸臣晨叅久未得見必爲文白所敗惟視法王真人法力何如耳江西之師於何日潛發未得確音懸念之至彼得京中急信或未及預料家事便可取之若寄然亦當陸續接應全力制之論者以李郭苗劉爲鑒此不識敵人肺腑難與審變東宮文白性皆愚孝分羹之言絕裾之事斷不忍出李郭苗劉皆無謀之輩其敗固宜今

幕府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君母在握操縱自由紛紜之論庸足信哉西山根本之地宿衛單弱竊爲寒心便宜調河南少林寺僧防守并請國師護持倘文蹶而景安則仍如前議也謹稟

大將軍麾下

十月十五日巳刻單謀具

素臣約略看完急問熊姊所說家中危急可專爲此字或另有所聞飛娘道別無所聞因賊人發師家中無備必至震驚故特來報知素臣心略按定再細看那封詞意大同小異惟後面落款寫着厥爺九千歲卽陛下字

樣及囑速去結連安南日本耳素臣看完又喜又憂又怒又急憂的是單謀大有機謀怒的是九千歲卽陛下字樣喜的是西山根本之句急的是江西之師因向飛娘說道我向廣西已猜有此着令張順等分兵回豐城去但那時尙在懸揣所分之兵僅可持守今旣得此書全力之信必須添兵方好請問島中有幾位到此飛娘道文爺遠慮已經料及這便不妨事了聖駕現在山東島中况大元帥傳檄各島護駕故不能多着人來護龍島現請衛嬪子暫攝愚夫婦纔得同來鐵叔不能自來故遣舍妹來此素臣道旣如此要屈賢姊妹兩人赴江西救援熊姊可騎我黃馬去兩日夜卽可趕到令妹隨後而往豐城民情必能堅守再有韋傑等回去號名可以無虞但單謀旣以叔母爲上策而欲制以人臣賢姊至彼與吉於公商酌相機而行大概以堅守爲主必賊人實有間可乘方可出奇制勝然必

立於不敗之地斷不可稍存僥幸之見致悞大事總俟京中大局一定卽瓦解也外面義兵氣局何如曾否交戰有無勝敗此處兵將大半受傷又被邪術所困合宮之人如陷坑阱我只一人不能分身出去撥草尋蛇得其要領設法剷除可囑咐以神俟金硯一至卽令訪探妖僧道等於何處結壇作法報我知道我作一束帖帶與令其照帖行事但金硯不比熊姊天生正氣恐不能破此羅網而入今衍恩姊之說脫裏衫一件於前後心親筆硃書我名令其穿着或得到此卽萬幸矣飛娘道有文爺裏衫親筆硃字定得到此外面義兵半屬無紀之師有幾箇謀勇之士都受兵少沒攻城器具的虧幸喜他也空守不戰故尙未見勝負素臣寫起束帖脫下

裏衣寫好硃字交付飛娘飛娘便要辭去素臣道恩姊既入宮中無不見太后東宮之禮因領至太后房外令宮人奏知太后等聞有外應喜不可言忙傳進見并請素臣入房飛娘朝見過素臣細述前事并呈上單謀書信東宮跼蹐道國家多故累及太夫人都受驚恐寡人不安極矣飛娘此來可助先生一臂今爲太夫人而去寡人自難強留但不識定於何時額上硃書又屬何故飛娘方知額上硃書未去好生惶恐因奏知其故道見過太后殿下此刻卽行不敢遲悞太子暗暗點頭道素知賢夫婦忠勇爲國盡力今賢夫旣起義兵夫人又赴文先生之急當加優賞以酬勞德但匆卒中無以藉手奈何真妃忙解下身上輭甲賜之道物輕意重願夫人勿哂也飛娘拜受穿起輭甲卽便拜辭太后囑候水夫人太子亦作揖懇

托請安真妃亦斂衽萬福託候水夫人金安并問候璇姑安好素臣跪地

泣拜道老母之命交托賢姊矣飛娘道文爺休要把奴折壞奴此去自當

盡心竭力伏侍太夫人也拜畢同起太子真妃俱送出房飛娘戴上銅面

望空一躍寂然不見太子驚歎道古稱精精空空豈過是哉先生旣有預

備再有此等異人前往萬無他慮望先生寬懷勿爲憂念素臣泣謝而出

太子回房述知飛娘之去疾如飛鳥與太后真妃正在歎異只見宮人中

忽然哭喊說是地下有尖刀戳起脚底生疼太子道胡說現有被單漫在

當戶邪術怎能進房那知一箇哭起卽連一連二的哭喊太子定睛看時

果見地板之下尖刀東起西出宮人們避過這把踏着那把跌倒去便向

身上戳來初時尚短過後漸長初時尚少過後漸多滿地灑血滿房嚎哭

太子真妃忙上牀盤坐爲擁抱着太后真妃剛抱上膝卽有尖刀從牀下戳出虧抱得快沒有戳着房內宮人跑躲哭喊其聲震天素臣尙未至房慌忙轉身問故太子道先生快進房一救素臣掀開被單跨入房內刀尖齊滅宮人已小半受傷站立不住坐地哭泣太子道先生妖術如此利害被單當戶漫着又在地底戳起爲之奈何素臣道且把被單鋪在地下令宮人們都向被單上站立看是如何房中有七八十宮人兩條被單雖甚長濶却還擠立不下太子命有力者把受傷之人駝在背上素臣轉身回房房裏亦起哭聲急趕進去刀尖隨滅已有戳穿鞋底脚破流血者素臣急把搵補的紬帛鋪放地下復取太子及自己榻上棉被棉褥毡毯之類俱令鋪地每榻上被雖只有兩三條褥子褥單毡毯却有七八條所餘甚多想着太后房中背負不人終非長策文恩屋內終亦不免一面先捲兩牀被褥向太后房裏來那知走到半路只聽太后房中一片哭聲已是驚疑又聽得自己房中哭聲亦起暗忖此法不效兩房宮人如何兼顧再遠遠聽見外邊哭聲情知亦爲此故又氣又急弄得三尸直爆六神主正是

尊卑雖有君臣異
誼力還從性學分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六回

文白大名驅惡鬼

七妃小戲惹冤魂

素臣復聽自己房裏哭聲漸息便先奔太后房來太后聽見足聲忙傳旨請進素臣進房滿屋跑避的宮人方纔蹲倒在地素臣見兩條被單一條空着一條仍擠立着數十宮人太子道說也惶恐連日兩條被單摺立一處寡人叨先生之光竟認是亦可禦邪到今日一分開來優劣立見矣先生送來被褥若是寡人榻上的卽不中用若是先生的宮人快鋪在地宮人取看喜道這兩條被褥都是文爺榻上的慌忙鋪放爭先搶立剛把滿

房宮人緊緊擠站不須抱負素臣回房間起也是這個緣故是素臣睡過的褥單瓊瑛便沒尖刀戳起是太子的便要戳將起來因令眾婦女擠緊站立騰出四五條被褥瓊瑛細作牛腰大包如飛擗至文恩房內令內侍們鋪放擠站看着各內侍比宮人更加狼狽個個鞋穿脚破更有滿身流血之人甚是可憐因向文恩道今日太后房中及你這裏是箇箇不能動擡的了單監年高飲食之事須要你一人遞送我回房收拾飯食你可儘意安歇約俟飯好進來文恩應諾素臣回房替出婦女收拾早膳是日自卯至申俱沒動靜只苦了擠立之人脚痠腿軟漸至麻木便不敢走動一步偶然舒放被褥之外卽有刀尖戳起收縮不迭又苦是二便緊急不能解手苦苦哀告太子與真妃兩腿亦俱麻木因令文恩再求素臣素臣令

房內婦女仍向被褥站擠自進太后房中替下宮女太子因留素臣在房敘話遊衍其時一面令宮人搥捏兩腿一面贊嘆素臣德器勝已百倍卽

此被單一事灼然可見素臣道殿下言重臣何敢當以臣揣之皆由疑信不同之故故人心如日疑如雲霧邪如陰翳之氣心如一毫無疑卽如赤日當空無纖微雲霧遮蔽一切陰翳之氣當之卽滅臣當於島中見海市城郭隱見宮闕參差人馬紛馳兵戈襍沓一切怪異之狀亦如日來邪術種種奕幻不可方物一經日輪推起精光照射立時消滅若一有疑便如雲中之日不能消除陰氣矣心本屬火人心中之正氣便如烈火一般赫然難犯百物投之卽燼若爲疑所障便如布隔壘藏百物交侮其前不能燬滅矣先臣父及臣母俱不信邪臣在母腹受母胎教所得之氣卽已無

邪出胎以後幼聞義方長讀經傳崇正闢邪之志愈堅愈定時以滅除老佛爲念灼灼見確然無疑此心如赤日當空心之正氣如烈火燎原此邪術之所由不能干犯也若殿下則自幼尙喜看佛書屢經覃太監諫阻可見入邪已深後見其說荒唐始歸於正然前年蒙殿下召見尙以老氏爲不謬於聖道而佛教數千年不滅古今日天子至於庶人僕僕亟拜之故尙垂問及臣可見殿下之心不能無疑若臣矣疑有淺深如雲之有厚薄火之有藏隔殿下之疑雖淺不似雲之蔽日織布之隔火然已不能消陰翳之氣燬百物之形太后等信邪者深固乃如日掩層雲火藏深壑此驅邪之效不如臣者乃在疑信不同之故豈由於德之厚薄哉太子爽然道先生特不自居盛德耳然所言疑信之故則已如黑白之判然寡人此後惟謹識先生今日之言使疑去信生以求堅定其崇正闢邪之志而已

太后道東宮所云佛教數千年不滅自天子至於庶人僕僕亟拜之故先生前年是怎樣解說老身願聞其略素臣因把奏對太子之言覆述一遍復把老佛之認心爲性滅絕仁義無父無君惑世誣民害道傷化誑淫邪遁背謬支離之處細細剖說說到明白透快剴切確鑿之時不特太子極口贊揚真如心悅誠服太后驚喜領會卽正如及合房宮人俱津津矍矍聽之不厭太后慨然道老身女流身處宮闈不聞正論先姑太后等又多崇信二氏以致溺其邪說至老不悟雖常經覃吉勸諫因其言略而不詳兼以宦寺忽之遂認定佛理精微非其見識所及今承先生委曲開示此心一旦豁然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老身得聞道於先生先生不特爲

東宮之師亦老身之師也事平之後卽當焚滅經典拆毀佛堂放遣剃度女僧不復爲愚人邀福之計矣素忙俯伏於地贊頌勉勵道太后真女中堯舜撤茹如反掌納諫若轉圜者也但吾儒之道不如佛教邪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醫人治病以藥物拔去病根必以飲食培其元氣必俟元氣充足始無反復聖經賢傳乃培元氣之飲食也望太后日取誦讀細繹體味邪說自不能入矣太后急令東宮扶起素臣說道老身當拜謝先生怎反勞先生過禮先生真良醫也旣以痛切之論拔去老身病根復欲以聖經賢傳培補老身元氣老身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太平之日東宮師事先生老身師事太夫人常聞正論不起邪思老身之願足矣東宮見衆宮人俱已和活外面內侍想在痠麻最急之時因復求素臣出視素臣因同

文恩出去果然個個站得腿痠脚軟如開桎梏歡聲若雷素臣便去候問覃吉欲與攀話以便內侍們弛放筋骸流通氣血覃吉道前年文翁進宮吉因老病不能叩見在東宮前奏對之語懷恩曾向吉備細說知文翁乃古今第一儒者程朱之外不足道也東宮賢達文翁須扶助他爲堯舜三代以後賢君無一可學者以文翁之本領不止爲一代興治術當爲萬世開太平須把老佛之教除去方不負天生文翁之意一時之良相良將非吉之所望於文翁也素臣感激太息良久良久道老太監之言文白謹銘於心因把太后感悟之事述知覃吉大喜道覃吉進諫者久矣未蒙太后採納文翁一席之談卽便感悔雖聖人之神化不過如此剷除二氏不難矣韓文公所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此三事易爲所難者在明先王之

道以教之先王之道有一毫不明則二氏之根有一毫未援根不拔盡終必復發願文帝垂察焉素臣道此卽白與太后所言培元氣者是也敢不承教素臣回房一路想着覃吉之言津津有味慨然道學士大夫中知此意者鮮發此論者寡矣乃於宦寺中得之人顧可以類拘乎當以師友之間處此人耳一頭想着一脚跨進房來只聽轟雷一聲震得地板怪響定睛看時婦女們滾跌滿地阿唷之聲不絕問其緣故賽奴道爺進去了衆人立得腿痠大家商量變換活動先是一人肩背負一個空出地方輪流坐臥後是頑皮的人做起三人騎馬七人騎牛的把戲方纔正做了幾十個人的一條大牛忽見老爺進房心慌勢散便直倒下來滾跌滿地素臣大笑仍去伏桌而睡到得五更太后房中無數鬼怪出見有男首女身的有男身女首的有一身兩首的有兩身一首的有眼裏伸出手來的有

臍裏鑽出頭來的有提着頭顱頸中濺血的有破開胸腹肚內噴紅血的有肌肉腐爛蛆蟲鑽攪的有瘡毒臭敗膿血淋漓的有挺起陽物如騾驢驢屛的有搗開陰戶如牛屎馬牝的猙獍者口如血盆牙若鋸齒醜惡者面如藍靛髮若硃砂屍閃者閉眼落眉死臨侵地煞急者披麻拖舌怨氣冲天說不盡萬般怪狀千種奇形或從房頂攔下或從窗戶跳進或從地底鑽出嚇得衆宮人魂不附體發喊奔跑那些鬼怪各逞凶威有的用手來拏有的用腳來踹有的用口來吞有的用繩來捆有的撕衣扯袴有的揪鬚擣毛有的扳著頭便哨有的提起腳便撕衆宮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太子見太后端坐神色不亂無一鬼怪上前侵犯知是昨晚悔悟之故

便替出真妃令其救護真妃拔出雙刀望着鬼怪沒命亂斫砍頭頭落砍足足卸攔腰斫去便成兩段當頭劈下便是兩片身屍平倒鮮血亂噴宮中人有武藝膽量大些的見真妃得勢便也輪刀仗劍拚命砍斫頭足紛紛滾落腰身兩兩分開太子大喜吩咐宮人併力如得殺退妖邪個個重賞那知就這一聲令旨落下的頭個個跳起卸下的足隻隻飛起向宮人頭臉一齊咬打咬着的耳破鼻傷打着的骨疼肉痛那沒頭沒足的身屍仍是捉拏跳躍捷異常連腰斫斷的便截作兩段矮鬼當頭劈破的便分作兩片瘦鬼愈殺愈多愈狠如羣蟻打糧亂蜂攢蓋遮攔不反竄避無從更有千百小龍張牙舞爪長者尺餘短者數寸都鑽入袴管之內去抓那臀上之肉腿上之皮最怕是掉轉尾靶捎入臀牝中去辣痛無比

除了真妃其餘宮人俱蹲在地上極聲喊叫手中刀劍紛紛落地真妃忽然想起現在素臣被褥沒有鬼怪上去忙扯起來向鬼怪甩去甩着卽滅甩過卽生甩滅這邊那邊如故甩滅那邊這邊又起用盡氣力解救不來正在危急之時素臣聞聲趕至真妃也等不及太子宣召忙喊先生快來一救素臣急走入房一屋鬼怪無蹤宮人們袴管內的小龍想是逃向東洋大海去了太子道須得先生常在房裏方好但外面那種哭聲如何得分身去救真妃道如今只有求文先生硃書一法了宮人身上若得先生硃書名字定可解邪太子大喜道怎寡人竟忘記了宮人們快尋筆硯研起硃來眾宮人踴躍歡喜拏過筆硯將硃研醮好素臣提筆將宮人額上硃書已名太子道鬼怪小龍之惡慘毒異常若但額上一書恐不足鎮之

飛娘原說心背俱書先生名字還求於宮人心口一書心正則邪不敢犯望先生勿辭素臣道男女之嫌宮闈之地臣不敢奉命太子道急難之時又當行權且先生何人何嫌可避卽正妃心額尙欲求書孟子云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况宮人乎宮人已各解開胸前衣服素臣只得挨頭寫去宮人寫完太子并求正妃素臣伏地死不敢承太后道先生守禮親書或有嫌請先生醮飽硃砂遞與東宮代書則不妨素臣尊旨醮筆奏道前年臣在山東除滅五通曾於各婦女胸前書邪不勝正四字請殿下卽書此四字若欲書臣名則斷斷不敢太后點頭稱善太子接筆於正妃心額兩處各書邪不勝正四字素臣伏地俟正妃整衣後方敢擡頭而起太子拱揖致謝道非敢久辱先生長跪因恐不效欲如先生親書耳宮人可捧此筆



視隨先生出外速爲一救那哭喊聲之聲已到十分危急處了宮人面面相覷不敢出房真妃道有了文爺硃書又隨着前去還有甚邪鬼敢來犯你宮人方纔放心隨去聽着文恩房裏一片哭喊滾跳之聲素臣忙趕進去見惡鬼無數有望屋頂躍去的有望牆壁窗榻中鑽去的有望地板下縮去的千百條小龍望牆角亂竄立時盡滅內侍們方得住滾文恩方得住跳個個喘息不休素臣照樣書寫畢回到自己房中却見衆婦女齊齊站立被褥之上並無傷損抱的王子王女都把衣襟裏頭問起緣故阿錦道虧是玉奴主意說爺的被褥既是諸邪悉避我們只要守定了他斷然沒事因此鬼怪出現都你辯着我我辯着你併做一塊不離被褥那鬼怪只裝得凶勢不敢近前大家見有效驗便都立定主意任着鬼怪百般

恐嚇總不理他有害怕的便閉着眼睛由他跳舞後來鬼怪愈多愈惡又有無數小龍張牙舞爪滿地攙跳却總攙不上被褥漸漸的懶散下來聽着爺的腳步口聲便都向屋頂牆壁亂攙而去了素臣想眾婦女擠立一單終非常策亦不是守着這些女人過日子的事因亦在各人心額書名令其出去走動着是如何眾婦女出房走不多路即見過道內許多惡鬼蜂擁而至地下無數小龍攙跳前來嚇得捧筆硯的兩個宮人發聲喊轉身就跑被玉奴一把攔住道有了爺的砂書還怕甚麼那宮人道你們守着文爺沒喫過苦不知道那小龍的利害鑽人袴管抓得皮肉粉碎還在其次只把那尾靶向大小便一捎那種的辣痛連尿屎要捎出來哩玉奴道你既受他這等虧有了硃書就該報冤說罷舞起雙刀直奔上去鬼怪

小龍果然亂攙而逃眾人膽壯各持隨身兵器隨後喊殺沒兵器的也吶喊助勢把鬼怪小龍趕逐得五零星散沒命奔跑太后房裏宮人聞聲抖戰直到眾婦女進房說知緣故方纔住抖太后太子因命在房宮人各出走動遇着鬼怪即便喊趕刀劍斫着的便現出真形都是些竹木紙片紮成畫着諸般顏色的一經破敗氣力愈壯自此人不怕鬼鬼反怕人變做一個羊吞狼虎鳥攫鷹鷂之局了太子見宮中平定料想須彌山亦是假攝不能壓伏素臣之硃書因命正妃側妃各回原房合宮內侍宮人亦俱歸原處王子王女俱抱入內霄光仍畱高掛辟暑先行送還因被褥已經踹踏另換兩付鋪蓋仍至素臣房中對榻寢宿太子是晚與素臣商議道仰賴先生德力已不慮妖術侵害奈糧已告匱幸十五日合宮未食

連日驚嚇無心飲啜尙勉強得明日一日再過幾日便要一齊餓倒將如之何素臣道飛娘出去臣已囑咐熊奇一俟金硯至京卽令其探知妖僧等作法之所入宮報知金硯於今日必到今晚如打探得實明日卽可入宮臣便有剿滅妖僧之計區區飲食不足慮也太子大喜誰知不俟明日是夜四更金硯卽到太子喚至榻前殷勤慰謝金硯朝拜過稟知素臣道小的今日午刻到京得了老爺之令便到得法王真人所住的寺觀及煤山西苑瓊島各處打探並沒蹤蹟一更以後潛入景王行宮纔探出法王真人分居正心殿東西兩邊房殿中有石一塊硃書西山二字及許多符篆法王真人不住出來咒誦兩房內經疏符籙紙人竹獸奇異之物不計其數真人說連日所行俱是大法怎不能傷他法王說這移山一法任是

大羅天仙也解不來二十一道日包管清甯一宮俱壓爲平地小的見他說得利害要把豬狗血去破他那知他却純用穢血塗浸那石便不敢造次素臣笑道他日行邪術竟疑我亦有邪術故想把穢血來制我耳我寫一束帖你可速出宮去交付以神依計而行金硯領帖越牆而出次日一更以後金硯進宮說以神等已撤各門猛將精兵去攻朝陽門天生以神往景王行宮候老爺到彼行事素臣問知是楚王成之無外飛熊以神五員將領三千名楚卒島兵撫掌曰大事濟矣因密令文恩玉奴阿錦選兵一百在宮中高處瞭望見白太孫宮前有連珠信爆一起卽從東安門上南門朝陽門斬關而出放進外兵問至太孫宮前與我裏外攻擊軍令是個火字切記切記真妃賽奴領餘兵俟文恩等出宮後日卽擁衛太后太

子正妃進坤甯宮就食并保護皇后以防賊兵來劫軍令也是火字如我
兵到宮問明軍令放入切記切記自帶金硯摘取明珠飛出宮牆跳下宮
城竟奔太孫宮景王行府而來沿宮牆俱有堆撥兩人悄悄穿度到得牆
邊借着金硯肩頭一躍而上金硯隨後飛進同至正心殿簷脊邊見紅鬚
客伏在脊背忙拔一把寶刀付與同落下來法王真人正在殿中一同作
法素臣紅鬚大吼躍入法王忙掣錫杖真人忙舉寶劍兩顆頭顱已經落
地幾十個侍者手中俱擎着鼓鈸符籙並沒器械被這兩隻猛虎一蹙跑
不及的殺掉大半金硯見兩人得手把帶來的信燃放起點着火鼠各處
放火登時煙焰迷空素臣等殺到內宮宮門宿衛兵將各放箭努紅鬚客
把寶刀遞還素臣拔出自己佩刀與素臣兩把寶刀舞出兩團白雪格落

箭努如風掃葉衛士正在發抖忽地宮門大開火光中容兒提着人頭從
內殺出素臣等大叫逆藩已誅大兵已至九門已破你等還不投降衆衛
士發聲喊都跑掉了且道這幾日容兒在王府中做些什麼事來那日景
王與七妃飲酒說出天羅地網容兒好生驚懼後轉一念我老爺豈是怕
妖的人法空性空西天玄武都會與妖作怪遇着老爺無不破滅愁他則
甚我自養起精神幹我的正經因便丟下肚腸向宮人牀上放心睡覺天
明起來還不見景王出房只聽七妃極聲告饒暗忖這厮好本事怎鬧到
這時還不歇手直到外面諸將晨叅一替一替的催請方纔罷戰容兒候
景王出房卽入問視七妃癱化在牀滿眼珠淚紛紛而落令容兒脫衣入
被道總是小郎害我要奪做皇后弄得四手如癱要死不活容兒道娘娘

怎樣喫苦可說與小郎聽七妃道我乘他正在快活時節便向他說皇后之事他說正如是結髮怕人議論我便撒嬌撒癡的求告說那母以子貴及宣德正統爺故事他說你若要做皇后今夜要隨我擺佈不許拗我一點我便要他發誓他說你肯憑我擺佈若不立你爲后便如唐朝皇帝一般子孫世代做烏龜他便喫着丸藥用着安太師送的一尺多長的藥消息子及諸般淫器討過一冊春宮照式做事弄得下身由痠而痛由痛而麻由麻而木阿唷阿唷那知道皇后是這樣難做的容兒道娘娘不要說了說得小郎心疼王爺怎下得這般毒手七妃道你是知道的我是原是正氣的人不比別位娘娘不管麻鬍黑胖只揀雞巴長大的便收我却只用得你一人是愛你相貌心裏喜歡那比得那些浪貨誰料受他這等作

踐你把手伸過來枕一枕我的頭待我把臉貼着你胸前睡一覺養養神醒來與你商量容兒依言抱在胸前睡了一會醒來道小郎你手臂敢是麻了縮了進去罷我受王爺的虧怎樣打算也擺佈他一場出我這口氣兒容兒道娘娘每日甜甜的睡覺喫些人參補藥養起精神等王爺進來就合他說爺若不喫丸藥不用消息不戴淫器能贏得奴便算得爺真實本事奴便心悅誠服王爺是好勝的人包管上釣娘娘便私喫一九紫金丹弄輸了王爺這便可以出氣了七妃點頭到得十七一晚探得有景王入宮之信七妃私取安吉所進之藥擦在小指甲中吩咐宮人今日要與王爺比本事大家不許用藥你們若有獻勤的替王爺私用丸藥便和你不得開交宮人都道這個奴婢們怎敢奴婢們見娘娘喫虧也巴得比輸

王爺哩不一會景王進房果然中計連洩兩次伏在身上氣喘不休七姐正自歡喜說道爺如今伏奴不伏還敢再戰嗎七姐自說却不見景王回答覺着詫異忙候那口中之氣却是冷的慌忙抱放轉來竟是走陽而死了七姐嚇得冷汗直淋放聲大哭正是

一戶水師終復楚

兩片皮甲竟亡吳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七回

怨鬼捉奸逆藩伏法

青宮驗痣假子歸真

宮人中有知事的說道娘娘不是哭的事哭動了各位娘娘就了不得了快些接氣怕還接得轉來七姐便住了哭爬在景王身上嘴哺着嘴接了一會不見轉來七姐着慌又哭宮人止住道眼睛已經下來些了再換一人連接三次再取炭醋來打收一收氣敢便轉來娘娘快穿衣服哭動了外邊怕就有人來吵鬧光着身子便更喫虧說罷便把被單揩拭去牀上流的淫精七姐即便穿衣換一宮人上牀接氣一面討取醋炭却已驚動

合宮及各妃嬪陸續俱至喊叫一會不見轉氣便人人作勢個個發威正妃開口道旺跳一個王爺被他活活弄死探那妖精過來問他怎樣治死王爺的好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償王爺的命衆妃得不的一聲便蜂擁上前採頭的採頭揪耳的揪耳擣髮的擣髮撕衣的撕衣衆宮人橫身護救跪地求告正妃喝道王爺若接不轉來你們都是死數還敢插話嗎衆妃七手八腳七妃一人如何擺撥得開內中出尖最是三五兩妃揪住頭髮把兩鬢亂擣登時擣掉了許多又去扯裙扯袴要擣掉七妃的陰毛說總是這張騷戾害了爺的性命七妃蹲在地下兩手揩緊裙袴正在危急只聽景王一口氣回將轉來各妃向醋煙中定睛看時見景王眼已睜開方纔縮手七妃道王爺不是轉了氣嗎你們房裏怕沒會這樣來只悄沒聲

不驚動人罷了怎便這們凌辱起奴來兩足亂跳哭泣不止正妃便喚了兵說道氣是轉人已被你弄壞只要王爺好了萬事全休若有三長兩短你須嘴硬不得我是他結髮夫妻有你不着急的嗎各妃道我們與你無仇原只爲着王爺王爺好了姊妹們情意原在正妃一面傳請太醫一面上牀看問景王睜着兩眼總不說話須臾太醫診脈說是脫陽之症神氣虛憊須大補下去再看正妃見語鵲突病勢利害便不肯十分放鬆吩咐把七妃關在空房省得火上添油真個弄出事來日中服藥下去不見動靜派着二三兩妃一同守夜到得初更時分景王忽然嚎叫說都梁都昌兩王把樛指樛他看兩手時十指果然發脹一會又喊阿隋樛到雞巴上去了要疼死人了揭被一看只見陽物挺硬龜頭迸破膿血淋漓一會又

喊紮着雞巴點火來燒須臾龜頭發泡龜頭發爛喚疼喚痛總不絕聲一會又喊何氏茅氏來了擗頭髮了挖舌頭了只見自己把頭髮亂擗舌頭亂挖頭髮紛紛擗落滿口噴出鮮紅的血來又一會喊說太妃娘娘來了馬太妃也來了打了楞了夾子上腦箍了不好了也把土囊來壓了登時手足臂腦俱發出青紅紫黑各色傷痕喊叫一會便閉着嘴齣齣發響肚皮脹胖吸吸的動個不住嚇得兩妃渾身發抖請到正妃四五六妃及有名位的嬪御都叫了來擠了滿房的人兀自陰風凜凜毛髮俱豎正妃要請法王真人進來禳解一來怕破了作法的大事二來怕傳說出去名頭不好三來怕驚動城守的人離心解散暫且攔着只見景王大喊一聲壓殺我也便喊醒轉來停不一會重復叫喚如此一夜鬧到天明把各妃嬪

嚇得魂出攪得心空容兒躲在宮人房裏聽得聲勢利害想景王若死也是好事但老爺着進來只叫我騙信七妃潛在宮中等外面信爆一起殺出接應沒叫我把這件事來弄死他如今外面並沒消息怎敢回去景王一死必把七妃及宮人拷打倘牽出我來還是受他刑法還是逃走回去違了軍令便要斬首如何是好想到那裏渾身抖戰七妃待下人極寬因是寵妃手頭便益賞賚極厚本宮宮人個個感激七妃因與容兒私偷把宮人更加買伏宮人又愛容兒美貌都與調笑親熱打成一局故此兩人幹事不避宮人毫無忌憚此時七妃雖被正妃關閉空房並沒封鎖宮人們便時時進去問候送信七妃見景王冤鬼已到恐不得生令宮人把容兒叫來容兒進房跪地發抖七妃道你休嚇壞了一身做事一身當你可

乘空逃走我再不牽出你來只是你我恩情就從此割斷了我實對你說王爺是冷精不能生育的這王子是你所生你只看他眉眼可是與你一般你龜頭上有一紅痣王子龜頭也有紅痣王爺好了做了皇帝不必提起倘若不好被太子正了位去這一家就都是死數可憐見是你的嫡血怎樣設法救得出去也存奴一脈奴若埋在那裏你念我向日恩情到奴墳上燒化一陌紙錢奴在陰司裏就感激不盡快快逃生去罷容兒不說自己不敢回去却假說道小尼感娘娘深恩這事又是起的只苦的不能出頭若可以代得娘娘便情願代死還肯捨着娘娘先逃出去嗎娘娘倘若有一長兩短小尼豈肯獨活是要同生同死不做那忘情負義之人的七妃紛紛淚落拖起容兒抱住說道我的有情有義的哥哥雖故是你的

好心你却枉死則甚奴方纔說的要你照管王子存奴一脈切莫走那盡頭路兒容兒道各人頭上一方天知道將來照管得王子照管不得王子總要與娘娘同生同死的七妃辯住容兒頭頸嗚嗚咽咽的哭着道奴好不心疼總是奴害了你了當初不合與你相交你爲着奴拚命進來誰想救奴不得反送了你的性命可憐你此番進來沒得奴一點好處叫奴怎不心疼容兒聽得可憐也抱住七妃哭泣不止只見宮人跑來報信說正妃着人來了容兒忙躲出房原來是聽三妃之言三妃道看王爺勢頭多凶少吉我們不該攬這件濕布衫一夜嚇到天亮反便宜這妖精自在睡覺倘有三長兩短須不是他火上添油了不如交給他一人看守伏侍他快活透頭也該喫些苦辣王爺好了也只扯得個直若是不好便抽筋剝

皮替他出氣却脫了我們血海般的干係各妃嬪並沒真心爲主之人又俱嚇怕便都說三妃的話是正妃便把七妃叫來受托一番一闕的都散去了七妃又氣又急含淚上牀抱着景王呆想一會景王忽又見神見鬼喊叫求告七妃忙跪下地滴淚哀求道二爺五爺及各位娘娘奴從沒敢欺心背地裏眼淚不知流掉多少老娘娘奴沒趕上四時八節祭祀上墳奴也沒敢怠慢可憐見放鬆一條待命齋醮作饗多做好事趨薦着早昇天界說罷磕頭如搗把頭上油皮都擦破了一層只見景王自言自語道看未容婦面上咱們且去又道咱們交給那鬍子罷自此景王便不說邪話光叫疼痛七妃便替他各處撫摩用參末八寶散敷操傷處叫宮人煎下參湯一口一口的哺送到得夜裏竟有轉頭身子也得翻動疼痛也便

輕可也進些粥飲也不再見鬼神却只是糊糊塗塗的不能說話各妃俱不進房只着人來逼問人勢七妃負氣要等景王全愈了折各妃的嘴只區說尙未轉頭來人見景王糊塗便照着話去回說各妃便不來兜管自己去背地裏偷幹那不明不白的事兒到二十這日黃昏時候景王忽要穿衣登東七妃又怕又喜替他穿好衣袴攙扶解手解畢上牀竟沒甚事七妃喜極忙哺送參湯怕他喫力便聽他和衣睡卧不去解脫伏在頭邊一會見一落聰便去就容兒安息片響容兒見七妃疲乏抱在懷裏臉貼臉的偎了一會兩人都沉沉睡去宮人日夜辛苦也都伏在景王牀邊打盹忽地覺有響動睜開眼來

原缺半頁

進坤甯宮門首賊兵如麻幸內有準備尙未攻破大兵一到紛紛逃跑

不脫的都被殺死素臣請太子出宮擁至文華殿中陞座各兵將俱羅拜殿下太子設兩座於寶座之東堅請楚王及素臣坐下傳將領上殿令熊奇賽呂龍生文恩文容金硯列左班玉奴阿錦列右班命坤甯宮膳房備宴欸犒素臣道景王雖誅各門城守諸賊尙未伏法臣請率同諸將前去擒拏遲則漏網者多并添逆豎羽翼欸犒之事伏喫暫緩太子道先生勞極寡人尙有要話相商各門諸賊聞逆裔投首妖僧道伏誅天兵一至卽鳥獸散矣欸犒或暫緩先生不可復勞因命取酒親賜飛熊以神天生三爵令統本部及楚王麾下兵二千名去各城剿撫把領占竹元化兩顆首級交付并着去割取景王首級挑示號令三臣領旨欲行太子忽然想起叫把首級獻上向素臣道文恩入宮雖發於忠義之性然斷其嗣續寡人

心實不忍因訪問內侍說閹割以後若不按時脩割仍須長發但甚微細而不能生育必食活人腦髓方得如舊現在靳直這厮卽已長成人道由多食腦髓之故寡人因力禁其修割欲俟生擒逆豎令文恩鹽其腦而食之一可當百便可長還他人道今此領繆二賊亦無異逆豎其所食活人之腦亦屬最多故欲令文恩食之文恩忙跪下奏道此二賊雖惡究是人類奴婢非禽獸實不敢食其腦髓素臣道二賊之惡神人共憤無論其他只行那移山邪術要把合宮之人化爲灰燼這一件事上就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若殿下令我食之亦不敢辭况爲汝嗣續之計乎速宜謝恩被非人類只如食虎咬狼發忠義之氣而禡奸逆之魄何不可耶文恩聽說忽然義氣勃發慷慨謝恩太子令取大椀斟滿熱酒文恩拔出佩刀在

兩頭顱門之上戳將進去腦髓便汨汨而出滴入碗內立時飲盡重複叩首謝恩太子大喜道將來生擒斬直當令汝就其腦鹽而食之將首級仍付與熊奇帶去號令自己出座親奉素臣楚王又賜文恩未容金硯玉奴阿錦各三爵然後將景王家屬帶上太子問那一個是甯氏內侍把三妃帶上太子拍案大怒道逆藩罪惡滔天你這賊人舌劍唇槍無風鼓浪逢惡導滯助紂爲虐馬太妃之死土囊還有你一臂之力內侍們先取下那條長舌來當下一人挽定青絲兩人捧着粉臉擠緊香腮一人踹住酥胸一人用兩指向白馥馥的咽喉用力一招一人把解腕尖刀向那櫻桃小口中輕輕一掠早把半截又香又嫩的舌頭割下舌根鮮血便直噴而出灑滴腮頰衣衫之上如紅雨赤霞斑斑點點內侍將舌獻上太子令斬訖

報來復問那一個是邢氏內侍又把五妃帶上太子怒喝道你這賤人於夫主病危之時還忍心與府僚通姦致死親夫也是決不待時的內侍們也綁出斬來須臾兩顆血淋淋的首級獻將上來衆妃魂飛魄散個個發抖太子又問那一個是雲氏內侍又把七妃帶上七妃原本嚇壞忽見容兒改換官服站立左班方知是太子差來內應癡心尙想僥倖及見三妃五妃凡帶上去的無不斬頭瀝血五妃因見致死親夫又與自己所犯相同剛斬五妃卽問着他帶到座前蹲跪下去轟的一聲那魂便向那腦門內直飛上三十三天那魄便向窟臀中直落下七十二地惟有伸頸受刑容兒想起向日恩情及那夜抱住哭泣的情意不覺兩淚交流冷汗直下太子看了一眼卽叫容兒兩人知是姦情發作愈加嚇壞容兒俯伏在地

不敢仰視七妃又羞又怕神走汗淋太子道寡人不負前言把這雲氏賞你爲妾雲氏自此以後當改邪皈正盡那妾婦之道不可再生別念了七妃是引頸待戮之人太子與素臣所言容兒並未知道雖恃有前功或可準折却斷不敢代雲氏求寬誰想毫不加罪反得賜婚真是做夢也做不到癡想也想不及的事這一種感戴歡喜光景真屬激切無比連連叩首謝恩幾乎把頭磕破兩人退下太子令將各妃嬪肘鎖發入高牆待皇上回鑾請旨正法把王子帶將上去太子一看是個五六歲的孩子眉目秀美異常忽然動起可憐之念向素臣道本朝會典反逆家屬罪止爲奴然太祖太宗以來俱照古法仍行族滅景藩梟惡更不比胡藍諸逆其嫡屬自應一概誅滅但此子甚幼貌復聰俊寡人忽然動憐可否給與其母隨

容兒撫養將來奏聞皇上卽發先生府中爲奴還是執法屠滅斬草除根的好素臣道帝王之世罪不及孥三代後族滅之法皆季世酷政不足論也本朝定律反逆子孫如年不及歲者皆與妻妾母女給功臣爲奴寬卹之典雖超越季代然尙未及帝王之仁政也殿下尙處青宮未便改律更制遠復聖帝明王之仁政亦何可復行族滅之法以傷如天好生之德乎甯氏邢氏本罪當誅其餘各屬禁錮候旨臣故不敢瀆陳今殿下因動轂鯨之憐而反以屠滅爲執法下問及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祖宗雖有重法由當時諸臣未克救正殿下則仍當守會典之常經爲奴乃執法非棄法但此子雖係叛屬究出天潢給臣爲奴不敢承命應請改給別藩府中太子拱手謝罪道先生正教極是寡人因逆藩滔天之極惡竟忘帝王不奴

之仁政非先生格心之訓則不忍之心漸將淪滅矣至寡人之欲給先生府中者正以其母之故亦屬不忍之心而不自知其昧於一本之義是宜先生之仁以教寡人者復以孝教寡人也寡人承訓當交彼嫡母暫固高牆俟皇上回鑾改給藩府七妃雲氏初聞太子之言滿心歡喜及見素臣推却欲交與正妃將改給藩府不特母不永不見面且恐正妃挾仇毒害生死關頭一時情急顧不得羞恥便跪伏在地連連磕頭奏道此子實非景王嫡血不敢混亂宗支求殿下開恩仍給與罪妾撫養太子詎問怎說不是逆藩嫡血有何確據快說上來雲氏只得把景王精冷不能生育之事說出太子喝問各妃嬪所言皆同因問是何人姦生雲氏招出容兒容兒免冠叩首說文容死罪太子笑道若果是你所生便可開恩但有何憑

據容兒只得將入府私通懷孕各年月日期并雲氏並無別有姦夫及面貌相似龜頭有痣之處一一供出太子把王子及容兒細看見兩人眉目口鼻宛然無二復令內侍領向僻處驗看明白來回奏道兩人龜頭果真各有赤痣一點太子道既經驗明則雲氏此子爲未容姦生無疑律應斷歸奸夫收養卽發與未容夫婦收領可也容兒雲氏各叩首謝恩內侍將景王各妃嬪帶去禁錮放散兵卒犒以酒肉各去歇息太子延楚王素臣至殿後用膳素臣叩謝楚王養病之德楚王亦叩謝素臣平苗誅逆之功各敘別後諸事不覺已至天明成之無外飛熊天生以神等紛紛回來繳令須臾各門起義諸臣及滿朝文武俱來朝見太子仍座文華殿傳下令旨各官俱照從前原職歸衙門辦事其景王監國所陞所降所特擢者概

準革職者復職發戍者召還監禁者釋放均以原官視事連世亦以原官
賽呂以京營叅將熊奇以京營遊擊各到官理事匡中謝遷歸翰林待詔
龍生以宣慰司同知銜管護龍島事况如日以宣慰司使銜督護海諸島
俱俟皇上回鑾另行敘功陞賞各弁兵俱發景藩財帛大加賞犒起復劉
大夏仍爲兵部主事戴珊仍爲刑部主事趙旦仍爲兵部郎中洪文仍爲
太常博士白祥仍爲戶部主事尹雄仍爲遼東衛都指揮使發文向山東
遼東飭知的飭知召取的召取文武各衙門有缺官者查明補奏馳驛召
還懷恩仍爲東宮內監景王身屍藁葬候旨脅從餘黨概行赦免一切僞
劄付首官繳銷闔府官屬內侍三日後審明等次分別定擬官民人等有
不從逆而被殺戮抄沒者應卹贈者卹贈應給還財產者照數給還朝事

已畢卽延素臣入宮跪地痛哭嚇得素臣俯伏流汗戰慄不已道殿下請
起殿下有命臣固赴湯蹈火所不辭也慌忙扶掖起來滴淚問故太子道
逆闖劫駕東巡皇上安危在其掌握墮其計則危社稷破其計則危聖父
兩有一危寡人罪通於天矣前者身在陷阱無能及此今幸仗先生威德
出諸陷阱置之衽席迎鑾一事刻不容緩先生有老母之虞當積勞之後
海嶽之功涓埃未報而卽欲屈赴山東心實萬萬不安然欲求兩全之術
非有鬼神不測之機旋乾轉坤之力者斷斷不能勝任除却先生不特無
望於今人亦恐難求於古者伏惟先生委曲鑒宥爲寡人一行豈獨寡人
感激無地上至太祖列宗兩宮母后皆戴先生之德永永無極矣素臣含
淚道逆闖以皇上爲質必不震驚聖躬是皇上雖危而安京城內闖黨什

四藩黨什一蟠結伏匿所在多是西山乃其巢穴奸僧爲之護持一旦有變蠱然而起如火燎原是殿下雖安而實危臣之愚意欲先發搗巢之師後議迎鑾之舉勞固非臣所惜卽老母堪虞復有飛娘等前往亦不暇南顧之憂也太子慟哭道先生之謀誠善寡人之心則不安逆闖近日一切詔旨皆出其口并不關白皇上逆蹟已彰豈復有所顧忌願先生撥謀勇之士以扞社稷先生親往迎鑾甯使寡人有意外之變不使皇上有意外之虞也素臣慨然道此殿下純孝之思臣敢不承命諸臣如劉健謝遷劉大夏洪文申田皆有謀略可托以腹心金品匡中文恩未容玉奴阿錦賽奴及廣中之林士豪奚奇葉世雄等十二將俱有勇力可任以干城俾其分守各門巡防內外林士豪更兼有謀其女難兒亦謀勇俱全宜宣入宮

中與玉奴等均列宿衛刻刻如臨大敵庶可無虞意外臣便專帶看龍生熊奇賽呂金硯四人前往迎鑾可也太子收淚而問先生此去須用兵馬若干糧餉若干於何日起身該如何號召素臣道逆闖所忌惟臣一人若使知臣往迎則在京賊黨必生覬覦在外賊黨必加備禦并以鬼物視臣慮皇上爲臣所劫或致起居不能自由爲害甚大今欲假奏報捷音致送寒衣請定還朝日期爲名將臣裝入龍衣箱內密令龍生等至前途開放秉夜易容先赴登州探聽皇上動靜偵察逆闖機密以定迎鑾主意除龍生等四人外卽護行兵將俱不使知只說臣因勞致病畱養宮中方於京外兩有所益至於兵馬到彼自有勇力之士如白祥劉如召施存義鐵面亞魯等皆可委任今只帶兵五百卽日便當起身太子大喜道知幾其神

先生之謂也當將白祥改受兵部主事先給行軍劄付至於劉如召等皆給七品冠帶俟有功受職卽命內閣脩表復差翰林官一員賞奏令龍生等四人領島兵五百護送龍衣內監四名通問皇上隨巡妃嬪到午後諸事俱備太子復取空頭劄二十道兵部火票十張交與素臣便宜填用跪遞三杯行酒餞送素臣入箱箱上四面開孔內設捲錢香閉以通氣息是日行至蘆溝橋駐劄二更時分龍生等悄悄開放素臣帶着金硯偷出營盤連夜趨行在路聞聖駕現駐萊州便向萊州進發於二十六日日中趕至萊州只見城外無數百姓聚着哭泣素臣上前根問百姓道我們這裏有一好官被斬太監把他全家都殺我們都是受恩的人在此哭泣素臣急問好官是誰百姓一頭哭一頭說道是萊陽縣人姓白名玉麟素臣大

叫一聲淚如雨下正是

大衆傷心皆爲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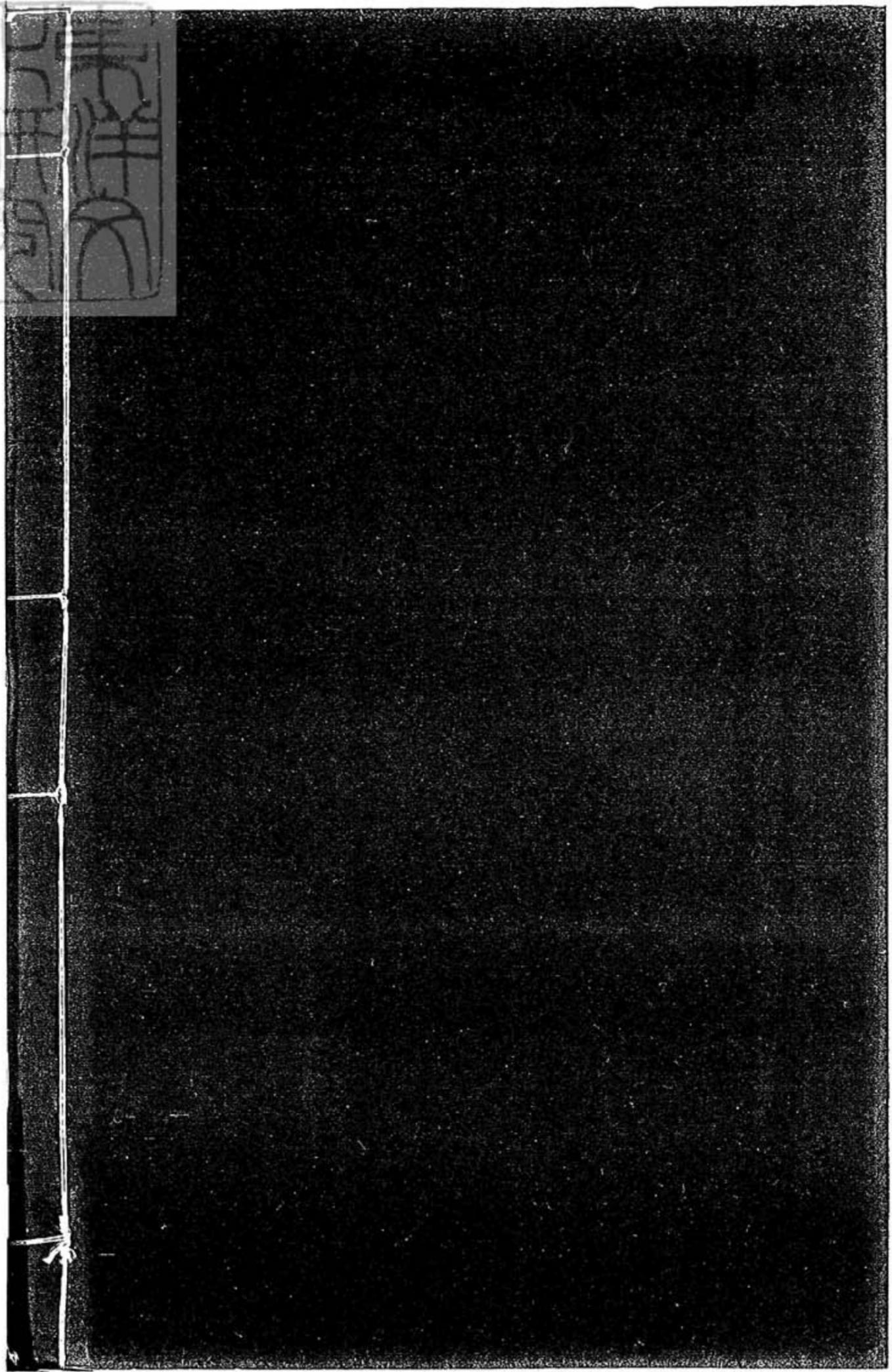
英雄揮淚只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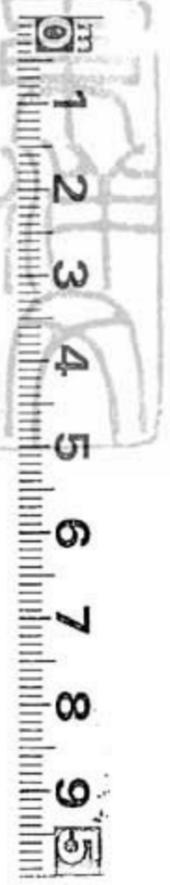


上海圖書館藏

三

所
圖
書





双紅堂
小説
88(45)

科2985

(45)

奇書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八回

真報讐指頭嚙血

假作惡鼻孔鋪紅

素臣急問行刑日期百姓說是昨日午時三刻素臣拊心大慟曰此天喪
余也金視道我們事大矣已無及且進城去再處百姓道若得進城我們
也進去哭祭白老爺了四城關門守得鐵桶在那裏容你進去嗎素臣問
不過決囚怎要關城防守昨日已經決過今日怎還不開城百姓道白老
爺被斬太監拏下又捉他全家都要處斬眾百姓箇箇不服只礙着皇帝
現坐在府十萬羽林軍駐扎城內把眾人禁住不敢動手斬太監也怕百

姓要反故此閉城防守今日還不開城想是城裏有人吵鬧或是怕人進去奪屍哭祭攪擾的緣故素臣收淚已有僥倖之念合金硯商議道民情如此此時尚不開城或者白兄尚未受刑這是時刻緩不得的我們須如此如此賺進城去相機而行因問眾百姓可有硃墨筆硯借用一用進城如白爺未死即可保全如已受刑亦可收屍斂埋百姓見素臣痛哭知是白家一路上人忙用手指道那村裏就是學堂我們領你去因簇擁進村到村館中素臣取出火票一張倒填年月開明人數應付等字用硃筆圈點竟向西城奔來守城軍兵遠遠看見便各彎弓搭箭金硯連忙搖手素臣高喊是京裏下來飛報軍情的軍兵便收了箭到了城邊用鈎索下來討看憑據素臣把火票夾入案內扯吊上去開門放進城上軍官道只文白一人

入京這幾日飛報就日夜不絕昨日緊報到了連囚都沒決成可不奇怪

對素臣說
素臣妙極

這火票已掛號打戳你到臧公公處繳銷今日已換了班不要

到汪公公那裏去瞎撞素臣心上一塊石頭方纔落地更不回言拔步便

走走的一座牌坊邊

讀者猶記
此牌坊否

見對面一人急急走來甚是面善想起是

成全伏波光景閃在牌坊脚下俟其走近叫一聲成全那人呆了一呆各

虛

心定睛細認低問莫非是文爺又變了臉色嗎小的是伏波不是成全活像

實事素臣悄聲答道正是你主母在這裏嗎伏波大喜道文爺就在這家了

門裏站一站小的去給一個信立刻同來說罷慌慌的去了素臣主僕跨

入那家門內想起這是又全妾焦氏母家只見裏面走出一人却正是焦

氏之父焦良素臣心敬焦氏見焦良面有淚痕亦是為米傷心不覺隨口問出令

愛安否

隨口極是此時非問候時也

焦良把素臣仔細認看說道爺莫非是皇甫按院

老爺的親戚嗎怎面色是這樣晦滯素臣隨口道病後變壞的焦良大喜

道蒙老爺厚恩刻刻感念請裏邊去坐好講話些素臣道我等一個人來

了進去你爲何事流淚焦良低聲說道白老爺全家性命只在早晚小人

們受他恩的那一個不着急今得文老爺來是他救星到了話未說完只

見伏波領着一個與素臣一般晦氣色臉兒的女人進門

涉筆成趣

素臣認是

飛霞焦良便請進內飛霞目視素臣

如繪

素臣道大約不妨我們且進去焦

良領到著裏兩間屋內

便於行刺

道此處僻靜儘好說話把外面衙門關上進

來磕頭素臣一把扯起焦良問素臣這位奶奶及兩位爺面前有話不妨

說嗎素臣道都是我一家人有話竟說我並不姓文

惟恐洩漏

你莫非錯聽了

嗚疑伏波稱呼爲所竊聽

焦良道按院親戚老爺幫着按院除奸鋤惡設立義倉救

濟百姓就是彈王的文忠臣老爺按院進京不多時就知道的青登萊三

府喫粥領米的百姓那一個不替三位老爺念佛

愚民以念佛爲報豈知素臣乃極惡此報

老爺憐念小的女兒每日多給兩分口糧也都爲着老爺加恩怎說不是

文老爺呢白老爺自必聽文老爺的話文老爺一出頭衆百姓愈加踴躍

只消打開牢門把白老爺合家放出來就是了素臣道待我問了這位奶

奶的話再作計較飛霞道皇上二十日駕到白爺同着登萊兩府鄉紳接

駕二十一日有旨單召白爺進見將白爺輒禁斬太監逼着把他兩妾碧

雲翠雲及二十餘名有武藝的家丁十餘名有武藝的丫鬟僕婦都寫書

去叫來後發兵去拏捉滿門二十四日解到昨日傳旨處決關動了合城

百姓每人一古香求代白爺性命把行宮及府前各處街道都擠斷了打
 搨不開又湊着京裏有甚緊報到來就傳旨出來停了刑却沒說改期那
 一日處斬我們的人現有許多在州兩處監裏牢頭禁卒一來感白爺的
 恩二來得我們及百姓的錢足了巴不得裏應外合放出白爺全家無奈
 白爺執拗說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特表玉麟不碧雲翠雲又說得白爺
 吩咐他們纔敢出監兼表雙雲方足劉伯伯及奴兩處勸說總勸不轉加
倍表把這事就搯住了昨日夜裏叫成全從城河裏進行宮去打聽至今
 沒有回來伏波方纔遇見劉伯伯說鐵二伯已領各島精兵三千過洋來
 約會奴去劫牢說不管白爺肯不肯且劫到海島裏去再處是鐵奴聽說
 文爺在此故急急趕來聽文爺作主素臣道白兄既不肯出監劫之何益



這事必須商通了做豈可用強因把京中之事略述一遍道白兄已奉東
 宮令旨原官起用出京時又改授兵部贊畫軍務現有勅書可憑只消尹
 嫂及虎臣分進男女兩監通知此信說我現奉令旨來剿除逆闖豈可反
 聽逆闖假旨而違東宮之令旨他見了勅書火票自沒疑心既沒疑心斷
 斷無不聽我言之理白兄既從則碧雲翠雲及婢僕中有武藝者無不盡
 力便添了一半兵將尹嫂們暗集兵目隨我到府中宣旨焦良可傳播與
 眾百姓知道到那時必左袒同呼我們依着令旨明目張膽而行氣勢百
 倍禁軍知有東宮令旨使不敢十分助力賊人之勢便減去一半此着雖
却是一料定頭此事之成便如反掌但萬萬不可說我在此一則使彼多方準備
 二則恐其赴信人都謀危東宮故也飛霞等俱點頭稱善素臣因令焦良

於次日平明至府前把景王伏誅太子正位欽召白祥之事張揚傳播鼓動眾心令金硯帶了勅書隨虎臣進男監飛霞帶了火票進女監各把京中之事備細說知令禁卒等死心塌地同為內應令伏波仍回原處俟成全一到即引來見我我便在此過夜候你們回音飛霞等得令而去焦良忙備晚膳自在桌邊侍立搬茶送飯百倍小心反逼其女至夜又備幾碟蔬菜送酒進來素臣道剛擾酒飯何勞復費使我不安焦良道小人蒙老爺施恩不特全我女兒之節救我女兒之命更反逼得真切連小人都衣食寬餘這後面幾間房子還是贏餘下來置買補筆極細一杯水酒怎報得老爺的恩只聊表小人之意罷了素臣飲畢收拾進去取出一張小牀鋪好鋪蓋送上面水候素臣洗畢叫了安置方扣門進去素臣因候飛霞等回音熄了燈

燭在暗中坐等因連日趕路勞乏坐了一會困倦起來伏桌假寐二更時

分忽然心裏一驚驚醒轉來此天幸也手勢一起叫聲阿唷覺着有物戳至喉

邊忙用口一咬却是一把小刀剛剛咬住隨手一格只聽大叫一聲跌倒

在地素臣大喊有賊讀者掩卷思之豈日間被人識破遣人行刺耶抑焦良假作慇懃密行首報耶即想至水窮山盡亦斷不

猜至苦貞孺人有此一報也去摸地下那人已不能掙扎却撈着頭髮定睛細看是個

女人模樣焦良持燭趕來喊道這是女兒怎跌死在此素臣大駭奇峰從天外飛

來讀者亦應大駭忙令焦良拍救拍了一會方纔醒轉焦良問之不答惟哭而已

素臣看手上時手腕已被刀劃破流血來阿唷之故目把行刺之事說知遞

刀與看刀上現出四個齒痕怕人焦良大驚道老爺是你我恩人怎忽起這

樣歹心不怕天雷打死的嗎因跪下去連連磕頭道傷了老爺貴手不妨

事嗎素臣道不妨但不知他刺我之故耳焦氏哭道你殺我夫主抄沒我全家是我仇人我特來刺死你與夫主報仇

故太息不已感其愚忠道小娘子貞烈之性世所罕有可感可敬先極力一揚但可

惜聞於識悖於理守匹婦溝瀆之小節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後極力一抑

全以朝廷大臣陰附大臣謀危宗社此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况

我彼時在皇甫兄署中佐理幕務皇甫兄代天巡狩若釋賊不討便為朝

廷縱奸養惡貽禍衽稷即屬不忠溺職我若不助他誅賊罪亦相等見無

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雀是我之勛按院以誅爾夫乃職分之所當為

所以彰天討也若以我為仇是仇君且仇天也先以公義責其不當仇即使我係路

人亦無可仇之理况我被陷在宅敬小娘子之守正憐小娘子之受刑被

救而出猶假托仙人之言以免小娘子之凌辱又全正法後即發歸爾父

以免小娘子之為奴至小娘子不肯改適自刎道旁復用藥敷傷撥醫調

治免追身價捐銀養膳以至小娘子之命與節不得視為路人矣何忍以

白刃割我之頸乎後歷數私恩以責其不當割又全之待小娘子酷忍極矣而小娘子

毫無怨悔守節不變更欲為之報仇此貞烈之不可及也此即開手之一揚而實指之

而忘君臣之大義狗叛逆之凶徒平時無脫簪之諫苦口之諍既伏天誅

猶以為冤欲甘心於為國鋤奸之誼士此愚昧之不足取也此即開手之一抑而實指

之古來忠臣義士以公義而廢私恩者史不勝書妻妾之於夫主不過子

女之於父母子女不可狗父母之惡以仇君妻妾獨可狗夫主之惡以仇

君乎君不可仇則代天誅逆之人亦不可仇明矣使小娘子身為男子心



在朝廷處職分之當為遇窮凶之亂賊將縱之乎抑誅之乎如欲誅之必

不至仇及下官而欲剗刃於區區之頸矣此更使設身處地尤極明切古人云得一知

已可以不恨下官之憐小娘子者切敬小娘子者真亦小娘子一知己也

方纔若非睡中心忽一驚已為小娘子所殺殺下官何足惜獨惜傷天下

有心人之心而長天下無情人之智私恩不足動者知已足以感之故復綴此一啟君臣之義不

明亂逆之謀不戢為可憂耳仍歸到正意小娘子其熟思之焦氏總不做聲忽

地立起身來就搶桌上那刀此一搶奇中之奇素臣愈駭不得搶在手中焦氏一

把抱住喝道不得文老爺這一番說話頑石也該點頭怎你還迷而不悟

焦氏大哭道女兒取刀實欲自刎無顏復生人世矣文心之變乃至於此素臣道若

如此說又矯枉過正矣白刃可躍中庸不可能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若又全

在日小娘子痛哭諫諍之不聽自刎以明志冀其萬一之感悔則忠於

夫者即忠於君此重於泰山之死也今又全已沒徒懟下官之直言此屈焦氏

然正以格其死念棄父母而不顧死輕於鴻毛竊為小娘子不取也焦氏哭道奴

本愚婦見理不明只認出嫁從夫便以死為君父君惡如紂被囚者尚有

天王明聖之思則夫雖不淑為妾者不可有怨懟違逆之念矣特以婦人

之義從一而終桑濮之風國人所恥所不改者一身之節此外捶楚困辱

甘之如飴為子即孝子為臣即忠臣不可但議其愚也自以為能盡妾婦之道老爺既殺奴之

夫主奴便認定老爺是仇人據迹而論原是不錯所以給奴養膳一毫不敢沾染幾

年來都是靠着針指度日若接湊不來便甘心忍餓補出一事真其愚不可及足以感雷而泣

鬼奴手無縛雞之力方纔出來行刺原自僥倖萬一則報夫主之仇不幸

則畢一己之命以為必如此始有面目見亡夫於地下讀之泣下沾襟今聞老爺

正論方知夫主之罪當受極刑老爺之謀乃為國靖亂細思往事痛悔前

非不特恩將仇報致傷老爺罪不可追而縱夫為惡得罪朝廷坐視鸞弓

之射曾無涕泣之言忘君忘夫猶以忘夫自責至性之厚極矣尤屬萬死莫贖此實自怨

自艾而有輕生之念也老爺既說死輕於鴻毛不當棄父母而不顧本非

臣直言奴又何敢不畱此殘生以事父母但奴受老爺格外垂青專指知

不知感激反來行刺致傷老爺之手心實痛之嚙此一指以償奴罪償下

說到那裏便以口嚙指索臣慌張喊阻已嚙下一指滿手流血暈倒在地

寫激烈人可敬可怕恰值飛霞從空而下驚問其故素臣說知飛霞忙在身邊取出

刀瘡藥來撕下一幅衣襟代其敷紮喚醒轉來哭泣怨悔不能自己素臣

道小娘子所秉者天地激烈之正氣終欠和平此進狂狷於中行也還須以學變化

之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方得為孝嚙指自殘皆不孝也頗聞小

娘子博通經史此必隨氏之言以後當取四書小學孝經等書體貼玩索則自無

激烈之過矣焦氏拜伏於地願受教誨素臣令焦良扶掖進內好生安息

因問飛霞進監之事飛霞道翠雲碧雲知文爺到此說白爺自必聽從但

有外應即從內殺出不須候白爺吩咐信素臣者深省得糾纏洪夫人等俱喜出望

外專待救援女禁們說已奉密旨限着要討氣絕虧着知府吩咐還緩在

那里明日黎明是必前去救放不一會伏波領着成全來見西監同音中夾人成全便

不呆說斬直於昨日接到京中緊報說景王已殺太子復登位燕民心俱

向文爺不可駐劄當移駕人島一面差官員進京講和要割三江兩廣江南

江西浙江福建湖廣雲貴九省地土與太子分南北朝把白爺之事交給

都督王綵東廠臧甯斬直已於昨日逼着皇上偷出水關前赴困龍島去

了素臣失驚道困龍島後面與護龍島一般俱是天生石壁猿猴不能攀

躡山根怪石嵯呀船不能近前面與屠龍島一般雄關夾峙只一水可通

曲折而進若攻其後無路可攻若攻其前又無從扈駕恐危聖躬如何是

好結撰一個國圖鴨蛋以呆想了一會金硯已領虎臣到來不及寒溫卽

說道白兄看了勅書纔信文爺實已到此欣然應允禁卒們說東廠限了

今日夜裏要討氣絕知府吩咐暫緩要候內衙有信耳再行下手看知府

的意思甚有轉頭若京裏差官逕到府裏去宣讀東宮令旨便可公然放

出不必搶劫如召不敢許他候文爺作主金硯道他們原說可行則行若

不可行便照從前原議

同一入監通信而女監辭略男監說詳女監別無他男監另有商量此回信有遲速之故也而女禁

不及男禁之見識於理既合文章亦遂極錯綜變化之致方是奇書素臣道兼而行之可也因問城內現有

島兵若干虎臣道男女兵卒共有五百名素臣因令暗派兵目一百名襍

在百姓中接應男監令飛霞領男女兵一百名接應女監派一百名於東

市口埋伏護送派一百五十名於東城門接應除成全伏波外選五十名

精細善走跳識水性者在城打探軍情從水關遞報知府若奉令旨便明

公正氣開監釋放護送出城若不奉令旨便強行開監奪門而出總候我

出堂定奪各人得令而去須臾天已微明素臣帶着金硯竟望府前而來

只見攔街塞道俱擁滿百姓素臣擠將過去到了府堂便把鼓亂擊人叢

裏擠出衙役前來喝問素臣說有東宮令旨衙役飛報進去一片聲傳請

說堂上人多嘈雜請內堂去宣讀素臣拔步請去宅門內早有兩人鞠躬而迎素臣看去一個烏紗金帶是太守服色一個紅衣金襴是道官服色看到道官頗覺面善走上堂階知府便請令旨素臣取出勅書道回奉令旨速傳白祥出監跪接以便口宣那道官道請問尊官名姓現居何職素臣聽着口聲忽然想起道足下曾與千人傑同會一面還記得沙河驛旅店中臨別之言否若非版正便如雷劈道官定睛一看慌道恐有密旨請裏面去把素臣金硯讓至密室中屏退從人跪將下去道小道卽元克悟也向那知府說此卽征苗大元帥新誅景王之文大人知府亦卽跪下素臣奴手扯起道不必多禮只把靳監舉功略述一二先開放白祥出來再講別事克悟道靳監已挈皇上入島這知府何仁雖也承奉靳監其心實在朝廷靳

監不能信任故着小道來監察供應行在小道因與他聯絡爲陽儒陰釋之計故得暫時保全白祥性命今奉令旨自應卽時釋放但不通知靳監便須明與別調以後便不能暗爲朝廷出力了素臣道靳監入島我正愁無一通信之人不必與彼別調本院出去宣布東宮令旨卽可釋放白祥出監你二人可假作阻撓俟白祥出獄後卽稟知廠衛說奉有東宮令旨發到內閣勅書職等要奏聞皇上請廠爺鈞旨奈差官凶惡百姓附和公然打開獄門釋放男女各犯事出倉卒救護不及伏乞發兵擒拏并將勅書繳送便不疑你二人了我此番出京惟恐靳直知道多方設備單謀在內另起干戈故易容而來你們切不可走漏消息何仁打躬領命克悟忽把自己鼻頭用掌一拍鋪出血來塗了滿面好急素臣會意便一路囑罵

紐結出來署內家丁不知緣故一齊擁上更是晴合道被素臣提起一人

略略灑打紛紛撞倒喊哭跌撞亂成一片文生情情素臣把克悟扭到宅

門外方纔放手使眾共見大聲咄叱道使眾共聞奉着東宮爺令旨都敢違拗咱親

到監裏提人看你敢攔阻嗎金硯亦隨後喊嚷竟望府監中來堂上擁滿

百姓已聽焦良傳播之言再知差官擊鼓進衙便都踴躍歡喜專看玉麟

開放出獄今見差官發作大家都不平道太守大似東宮爺嗎怎敢不遵

令旨更有島兵在內鼓掌說咱們都跟這兩位爺去打開牢門放出白爺

有東宮爺做主怕這沒臊子的咬掉咱們雞巴嗎趣一唱百和其聲震天

監門外設有擋木此因百姓擠開之故被素臣一手一根紛紛扯斷監門口搭着行

纜有百十個兵丁看守亦因百姓擠開上前吆喝被大勞一逼再有素臣虎臣飛

雲等神獅猛虎在內便如糞蛆亂攪都向牆頭壁角處滾跌而去登時打

開監門禁卒們俱已開放刑具島兵中有力者便去背負男人現禁了鬘

僕婦中有本領者及飛霞帶來女兵便去背負女人素臣金硯在前虎臣

白祥及二十四名勇健家丁護送男犯飛霞翠雲碧雲護送女犯四面島

兵擁着各奔東門走至大市正值巡防兵將見反了獄想要擒拏怎當得

素臣神勇擋着便死帶着便傷復有埋伏下的一百島兵在背後脇下亂

殺出來便只辦着逃走那箇還敢上前奪人湧至東門門口四散埋伏的

島兵已先動手把守城軍殺死占住城門城上兵將聞信趕來被素臣等

截住殺得七零八落抱頭鼠竄畱下金硯囑咐幾句然後押在後面按隊

而行何仁依着素臣之言飛稟厥衛并說克悟與差官爭執致被毀面撕

衣必有毀而撕衣方不別調臧甯大驚忙與王彩商議一面飛報斬直一面發兵擒拏

王綵道景王已殺東宮正位文白神勇事未可知白祥係東宮所拔道勅

命雖無御寶有東宮寶押勅書是真我們還該拏不該拏小人見風使舵山角活肖臧

甯道此時騎虎之勢我們還想投順東宮嗎言投順亦必不信跟着厥爺走還討

得出富貴曲中姦狡小人心事王綵連聲道是忙點起三萬兵馬趕出城來直追到

海邊方纔追著王綵令駝將趙武出馬白祥提刀出戰鬪有十數回合趙

武氣力不加回馬便走白祥不捨追將上去王綵揮出兩員裨將趙武復

勒回馬三併白祥馬步異勢王綵復揮精兵數百四面圍裏白祥如何支

架得住衝突得出碧雲翠雲率領二十四名家丁十六名女兵百餘名烏

兵奮勇殺入王彩揮出三五百名神臂弓軍士齊發箭弩飛蝗般射來碧

雲等沒盔甲當抵不住俱被射回素臣令虎兒護衛男人飛霞護衛女人

手舞寶刀從箭林中躍進殺條血路救出白祥竟奔中軍求來王綵為擒

賊擒王之計那知王綵南征北討是個慣家只做不知讓素臣趕得較近

揮起令旂四面軍兵一齊圍轉王綵揮大捍刀領着數十員健將力敵素

臣白祥仍被趙武等三將攢住幾百精兵團團圍攏碧雲等又被神臂弓

射定不得上前虎臣飛霞奉令保護家口不敢突入重圍素臣連日勞乏

右手着傷身無片甲又沒匹馬盡力衝突雖是殺傷無數兵將却因王綵

軍令嚴明沒一個敢於退縮幾番衝突不出心甚着忙至素臣着忙王綵之慣家可知王綵木暗

指王越張綵張綵文弱王越故是南征北討宿將想那家口中有立着還怕風吹的女人抱着還

要乳喫的孩子怎當得大兵踹踏因奮起神威大吼一聲直殺出來兩把

寶刀風馳電掣紛紛頭落片片肉飛禁軍個個魂飛健將人人膽落堪堪
 突破重圍忽破海口一枝兵接應上來却是妖僧邪道洋盜鹽梟領着膠
 州以下沿海島兵蜂擁而前更加圍得鐵桶亦是島兵却非鐵桶險得怕人素臣精力已
 竭怎當這枝生力雄兵聽得一片哭喊之聲伏筆知是家口俱被踹踏一
 頭想起國家顛覆聖駕孤危東宮在險老母被兵萬箭攢心我這一身是何等
 關係奈何畢命於此乎不覺長歎一聲泫然泣下至此而不泣者便無人
心可謂英雄無淚乎

正是
 鵲啄鷹毛難展翅
 蟻攢龍甲怎飛空

總評

焦氏行刺夢想不到惟夢想所不到方是奇文然使但欲出奇而不
 能貼合情理便屬庸筆妙在細按焦氏血誠實有此情即實有此理
 也實有此情此理而為旁觀身受及讀者意想之所不到方是奇文
 素臣太息一段明白剴切足使頑石點頭不待言矣妙在句句是可
 感可敬而又可惜不離乎開手之兩言也非焦氏不足生素臣之感
 起素臣之敬亦不足致素臣之惜感之敬之而復惜之乃不禁反反
 覆覆有此明白剴切之數百言也然則惟焦氏乃可刺素臣惟焦氏
 乃可得素臣明白剴切之數百言

焦氏忽地立起就桌搶刀尤屬夢想不到不特素臣愈駭焦良喝責
 讀者亦遂吐舌不收文章至此直是造化弄人
 焦氏以夫為君父一段意見雖屬愚忠而一片血誠可使六月飛霜

三年大旱讀此而不淚落如雨者便是全沒心肝人

焦氏前在李宅已如荷出汗泥亭亭靜植讀至此回則更加糞壤中生出千年芝草神光奕奕不數姚黃魏紫秋菊春蘭也非媿母不形王嬙之美非侏儒不形僑如之長合前回讀之更覺精神百倍

書中寫賢媛者不一而足至於素臣母妻諸妾可謂觀於海者難爲水矣乃復寫一焦氏以見造物者之奇幾與香烈娘娘同香而並烈矣可但惜其愚而不生感不起敬也哉

前後爲玉麟巴急中間忽攔入焦氏行刺一段如橫山截水隔斷魚龍而素臣此夕居停焦良明早傳播直至島中進女猶借焦氏爲繳價之局與正文更宛轉關生也此爲天造地設以出奇取變之文

克悟忽拍破鼻頭最是好看而家丁不知緣故以致喊哭跌撞則文生情情又生文愈極空靈矣若但報差官用強而無毀面撕衣之實事靳直何能釋然進奉美女豈無疑心忌宜素臣會意卽與扭結讓罵也滄海樓救駕固當敘克悟拍鼻之功

王綵臧甯商議一段曲盡小人情事而王綵欲看風使舵臧甯知騎虎勢成非曲折從小人腸肚中穿過者不能道其隻字

無臧甯一論則王綵不死心塌地專助逆闖王綵非號令嚴明則禁軍必不敢十分助力如素臣所料矣豈有海口一戰之苦爭惡鬪百倍聲勢邪而欲寫其號令嚴明必先寫其南征北討是個慣家此又先立表後測影之法

哭喊之聲讀者既茫然不知其故素臣又料是定家口被兵躊躇孰從知爲另起一頭從天而下之救兵邪伏筆至此奇矣化矣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九回

三萬雄兵不敵糲糲荆棘

五千長線可推角股勾絃

素臣正在萬分危急忽見西邊禁軍紛紛散亂哭喊聲響漸漸逼近暗村

這哭聲不在東而在西

在東方是家口被兵躊躇

陣勢攪動必有緣故遂重整神威舞

起雙刀迎着喊聲望西斫去西邊兵勢已亂攔擋不住素臣喊叫如雷跳躍如虎人人辟易便直衝而出却見漫天塞地都是民兵當頭的尙有刀槍後面的便純是耬頭釘耙棍子扁擔哭的哭喊的喊海潮一般直湧上來素臣見迎頭有幾條好漢殺人如砍瓜切菜頗不費力遂復轉身當先

殺入喊道我便是京裏下來的差官白爺危急好漢們都隨我來那幾條好漢便是從前起義的頭腦見差官提出玉麟王綵發兵追捉倡率滿城百姓趕來救護的點清民兵來應見素臣勇捷非常愈加踴躍號召民兵奮勇殺入素臣隻身一人尚不可當何況添了生力勇士無數民兵禁軍勢亂心怯便顧不得王綵威令紛紛逃避素臣復救出玉麟領着眾好漢向神臂弓軍士背後衝出一陣攪殺登時散亂海面上轟天大礮擂鼓吶喊鐵甲包匹馬當先領着三千島兵殺上岸來素臣等合兵一處重復殺轉把三萬雄兵趕得七零八落王綵被素臣一刀削掉半股金甲嚇得伏鞍而走手下健將緊緊保着望西逃去僧道凶徒見大勢已失亦各逃生軍兵見主將已逃各顧性命被三千生力島兵發狠趕逼整萬亂頭百姓吶喊助

威倉卒聚集未經戰陣故發喊俱帶哭聲今既得勢心定膽壯故成吶喊也 勢如山倒自相踐踏死者無算素

臣見敗兵已遠向眾好漢致謝道我們俱上船暫向護龍島歇息不敢再勞義師各位好漢趁此時不及查拏可保着眾百姓回去各散甯家玉麟垂淚再三慰勞看着民兵退去然後轉身飛霞虎臣已料理各家口上船扯起順風篷剛到半夜已經至島檢點大眾玉麟臂腿俱有傷痕碧雲翠雲男丁女丁及島兵中各有受傷之人幸喜俱非要害各取傷藥調敷洪夫人及二妾并一千柔弱老幼男婦俱虧飛霞虎臣領着島兵防護並未受傷飛霞備起便席各自飽餐玉麟致謝素臣敘述別後諸事便商議迎鑾之策大家都聽素臣號令素臣道古來名將亦必參用眾謀何況素臣請三位各發一議弟當參而用之玉麟道欲破島易欲全皇上難愚意欲

困住靳直以大兵直搗錢唐擒獲靳仁全家然後破島則彼此各有所挾不至危及皇上然後遣舌辯之士割地講和各歸所質待彼獻出皇上再作滅賊之計庶可兩全素臣點點頭如包道依着咱的主意不要顧這昏君的死活只顧殺進島去剿除這闖賊奉仁明的太子做了皇帝文翁做了宰相把天下治得一統太平就是了倘若不敢殺這昏君就請回去做個太上皇喫碗現成茶飯若殺掉了便把這沒瞭了的當了豬羊活祭然後凌遲碎剮替東宮爺報冤出氣素臣變色不應虎臣道孟夫子說的好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我若以皇上重彼愈肆無忌憚百計需索不勝其誅求還要弄出變故來莫若以社稷蒼生爲重仿着景泰時於少保的主意立太子爲帝但遣官通問遙尊爲太上皇四面用兵防守割這一島

與之則百姓無君而有君社稷無主而有主方不墮逆闖之計彼待計窮

力竭真心要獻出上皇求免一身之死全家之戮不妨與立盟誓給與鐵

券免其屠滅不識文翁以爲何如

糕店中人乃有此等見識議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

素臣慨然道

如包之論非不直截然非臣子之言虎臣之謀大合權宜却非東宮之意

惟白兄所謀似得兩全其道而遠水不救近火亦東宮所不樂聞東宮此

心如焚如溺急欲出皇上於水火刻難緩待弟出京時跪哭於地那一種

迫切之念真可動天地而泣鬼神如包無論矣虎臣之議止可施於兄弟

而不可施於父子

留還少保地步使素臣當其時必更別有經濟

止可施於唐肅宗宋高宗之父

子而不可施於東宮之父子即白兄之謀亦東宮所斷不能待必須在十

日半月之內先保得皇上出險然後滅賊方合東宮之意若先一用兵則

已置皇上於鼎俎即傷東宮之心讀此便知漢高之罪上通於天此其所以難也虎臣道

困龍島之形勢文翁所深知如何得先救皇上出險不要說十日半月即

經年累月也是煩難極力反逼遠逼素臣神謀近逼如包賭話玉麟道一用兵便傷東宮之心而

又刻期於十日半月竊恐良平復生孫吳再見亦難為此謀也更加一逼十分勢足

如包道依咱看來却是不難包管着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島玉麟虎

臣都駭然道怎你忽通了神嗎且請問救皇上出島之法素臣亦欣然問

計素臣何至憤憤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大舜之智好察近言如包道咱有何計是文翁自己說來你

們沒有聽見嗎玉麟虎臣愈加詫異道這更奇怪了文翁會說甚計來如

包道文翁在豐城只半日便招安了亂民到上林只一日半夜便坑殺四

個毒蟒在桂林柳慶思恩只一月便復了三府十六峒及四川的岑濬到

潯州只五日便破了大藤峽合力山府江進京去只一夜便誅了景王殺

了法王真人平了九門賊黨不是文翁自己說出來偏你們沒聽見嗎咱

故此料定不到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島你們敢與咱賭掌嗎管情是

我贏你輸此段之妙難說難言已見總詳遂不更說素臣大笑道該笑我亦笑倒誰料你也會說頑話

兒的如包發急道發急更奇奇更妙咱敢說頑話咱實見得真見得真妙極文翁若不

信咱可起個毒誓井與素臣賭誓奇妙乃至不可言說老天爺素臣慌忙止住笑道快不要

起誓如今若不是礙着皇上單講破島便可應你的口了只苦着事在兩

難如包還要爭執還要爭執奇中之奇玉麟虎臣帶笑勸止連伏侍的了鬘僕婦都

忍不住笑將起來如包氣得只顧摩肚給寫鐵丐追魂攝魄說那怕他把皇上藏在

鐵櫃裏文翁定有法弄他出來不特奇妙且出神入化矣連你們都笑着咱麼被玉麟等強勸

故不得爭執而摩肚畢竟氣不甘
伏故怪及下人而自言自語也
素臣道大家休笑可知是開堂大笑天已大明

把席撤去罷了鬟們撤過席去洪氏領着四妾出來拜謝素臣黑兒白兒

奢摩他精夫大憐及了鬟俱出叩見黑兒一手攙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

白兒抱着一個周歲的孩子素臣定睛細看說這兩箇都是天生之兒你

看這大的眉目不像龍兒小的眉目不像熊姊嗎委婉曲折引玉麟細認

道大者七分像爺三分像娘小者七分像娘三分像爺可見是兩人公造

的曲折洪氏等都紅了臉素臣急問乳名急字下得奇緣洪氏等發黑兒

道大哥叫感子二哥叫念子說是感念文爺的意思玉麟道俺的男女也

該叫這般的名字素臣道弟並沒與兄作媒從何感念玉麟道文爺雖沒

作媒生兒子的方法却是文爺教導的洪氏與四妾登時頭紅頸赤訕訕

的進內去了素臣道弟幾時教導生子之法累尊嫂們俱發訕而去要罰

吾兄妄言之罪玉麟道文爺不說寡慾多男在家與太太每月只同房一

次嗎俺依着文爺之法不特小妾們連連生育拙荆久不受娠也生一女

豈不該感念文爺素臣問別後添有幾位令郎令愛玉麟道妻妾各生一

人惟翠雲得一子一女共添了三男二女因吩咐都喚出來替文爺磕頭

須臾攙的攙抱的抱都環向素臣叩拜素臣逐個看去男如玉樹女若明

珠伏結姻個個秀潤可愛笑道各人秀美之致非似尊嫂即似尊寵而或

於眉目或於神氣俱帶吾兄奕奕之概所云公造信不誣也曲折因問如

包虎臣之子相貌何以如包道三弟所生是與三孀子公造的咱生的是

咱獨造的蜿蜒便活像他老子他老子何人奇話是一小像鍾馗要像他

娘母一毫也是沒有的咱便不提乳名就叫做小鍾馗素臣不信說畢竟

有像娘處逼出伏筆反面如包道真個一毫不像若不是他肚子裏裝着產門裏

鑽將出來便要疑咱與別個婆娘偷出來的伏筆反面素臣等俱大笑眾了鬢

俱脹紅了臉只待要笑如包道也還虧只像老子不像娘若反了轉來咱

就疑心到底有說咱是烏龜咱須合他辨不清楚哩伏筆正面而脫穎而出却毫不犯實此為靈

妙素臣正呷一口茶熬不住便噴出來玉麟撫掌大笑虎臣合眾了鬢俱

笑連感子念子合玉麟的六個男女都格格的笑個不住極奇極平引出正脈妙筆神來

如包道這又奇了怎這點小孩都笑起咱來素臣道我們皆因話而笑眾

孩子則因笑而笑你莫怪他他並不笑你也如包道文命說的不錯前年

况大元帥破了屠龍島得他許多奇怪之物事屠龍為斬首窟穴故多奇物咱們弟兄

分了兩隻晝夜不眠的海鶴忽出海鶴毫幾隻傳言遞語的鸚哥一隻擊

虎的神鷹四隻神犬日神犬亦擊虎者一個磨墨的小猴還有許多料哥

海鶴是主餘物是賓料哥是賓中之主那料哥不但會說話對上鸚哥還會哭笑一會子笑起

來笑得暢快連咱也笑那不是因笑而笑一會子哭將起來哭得淒慘連

咱也哭那却是因哭而哭本以因笑而笑憶料哥以料哥出海鶴都先出海鶴然後歸到料哥再加之出因哭而哭總以滅

其針線又明修棧道素臣因如包提着况大元帥忙問日京近事再以日京蓋之而趁手即伏居夷之意則

暗度陳倉虎臣道斬直景王一心篡弒把洋內齋堂劉公竹島福山之

采桑島沙門岬吧三山芙蓉巖磯皇城皮島等島都改作叛亂名字頗疑洋內

並無屠釣生扶等島名况大元帥收復之後便反了轉來如護龍生龍扶

龍等名俱取護衛生扶之意如今屠龍島已改作安龍島釣龍島已改作

攀龍島了安龍島北去直至遼東有十六島陸續歸附了元帥現轄有四

十五島只二十七島未平元帥嘗說虬髯公為扶餘國王李藥師東向酌

酒遙賀俺只要全收了七十二島便也要文爺東向酌酒賀他現今各島

造宮室定制立學校開井田設義倉驅逐僧道拆毀寺觀要在島中開

創出三代以前世界日京為素 臣蒿矢現在這島大相國寺不是已改建學宮有

許多島民子弟在內讀書每日都有養膳龍嫂子還冬夏做衣服時節買

菓品給那先生學生穿喫嗎此暗做鳥 皇后事元帥說大丈夫得志蠻貊可行何

心華夏是日京話 是日京性大約要仿孔子欲居九夷之意不回故土的了伏 筆素臣

微笑不答因值飛霞出候問道尹兄近況何如已奉東宮恩旨復還原職

了飛霞道復職之事奴尚未知他在盤山仍是從前光景但沒有權禹作

惡兼得况大元帥常時書札往來指示兵機縱橫古事學識較前似有長

益他每以套虜為慮令奴私帶女兵向各邊探看形勢為指揮而籌國如 此已不可得况盤

山乎宜入素 臣之藥籠也依着奴家愚見必得仍復東勝方足控扼胡人上表尹雄此 表飛霞而遠

伏搜套近起南 征北討妙極文爺若滅了斬賊東西大定自必南剿倭奴北驅元逆先 南北東 西字而

若仍守着延綏恐無以制套虜之猖獗耳素臣擊節道尹嫂真女

中丈夫也但以愚意看來還不若修復三受降城受降三而據險國初棄

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後復棄東勝而就延綏則止有一面矣前

同皇甫兄巡視九邊曾密定修復仁願遺業之策補出 不意尹嫂亦已看

破延綏不足控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長駕遠慮 經生橋舌飛霞細想一會道真個

東勝止據兩面之險便有顧此失彼之慮不若受降三面據險以一面禦

敵操縱在我掌握

屢以三面兩面一面等字引起鐵丐之四不通風

且使胡人不能入套尤為得

算文爺之見高出奴輩多多矣如包道咱從前叫化時節

如包屢提前件便非終於乞丐

者南征北討東盪西除巴不得四面開通如今廝殺起來又只好留一面

何如也把這一面也堵住了四不通風更得自在

請君入樞四不通風更得自在

你看這

一面窗子剛被風吹開就有灰沙刮將進來可不是連這一面都堵住了

的好眾人

不覺失笑有鐵丐欲賭掌引素臣笑起至此笑而止總為素臣狂笑作波黃河九曲而後入海文法盡於是矣

精

夫便去關窗喊道這樣大風還不下來只顧在雲裏鑽些什麼一面說着

一面把腰內紅袖汗巾向空招颺雲中兩隻海鶴

海鶴若不見前此處便嫌突出

長嘆一

聲直落下地精夫便去抱鶴素臣忽發狂喜撫掌捧腹大笑不止

神手鬼手技至

此如包道是咱這南征北討幾句說得不好累文爺腸子都差不多笑斷

以後咱要學說大話不提那一本書了

隨手一蓋

玉麟道文爺必有別故你這

幾句話雖故好笑何至於此

隨手一揚

眾人也都猜想不出素臣狂喜之故

無從猜思

却因擺飯上來便隔斷了

隔斷得好留一團圖鴨蛋在

飯後素臣令取生絲絞索

兩條每條各長二千五百丈圍圓一寸須連日連夜趕造飛霞忙令島丁

攢辦却也猜想不出作何用處素臣復喚成全伏波密令如此如此二人

得令而去至晚大排筵席款待素臣玉麟并合家眷屬婢僕及三千四百

五十名男女兵卒亦俱賞犒裏邊是洪氏及四妾坐客席飛霞做主人外

邊是素臣玉麟坐客席如包虎臣做主人玉麟欲令男優在外女優在內

各演樂府侑觴因無行頭只可素串素臣道君父在險非為樂之時可令

諸僕婢奪稍擊劔以示同仇之義

陰以練兵

玉麟稱善裏面洪氏却久慕奢摩

他精夫幻術待黑兒白兒等舞了一回劍便令精夫等試術行到障眼一

法把合堂婦女都驚異駭歎稱奇道怪不止爲滄海樓掛影外面初更席散裏面

反直至三更方散素臣一聽睡醒忽見牀前跪着兩人睜眼看時却是奢

摩他精夫伏地而泣席散即來素臣道我知你意但現非其時却正要你用你兩

人功成之後決不負汝也陽圖鴨蛋兩人不致再言素臣問那兩鶴怎見你把

汗巾一招即時飛落精夫道那鶴本知人意再是奴婢兩人豢養收放故

一招卽至素臣又問那鶴如此高大背可騎得人嗎精夫道力量大着哩

人儘騎得此兩問衆人未問素臣大喜此喜衆人未知道夜已三鼓速去安息罷兩人答

應出去次日清晨素臣令立一五丈的木竿於內殿前作升木之戲說道

立教自身始當從我升起因兩手拉竿左右互換而上直至竿未放開一

手良久良久復換一手良久良久然後卸下看着無不喝采次及玉麟初

上竿時手勢尙速未至一半手勢卽慢再上數尺便愈遲慢素臣道不必

上了可快下來玉麟一手一手的落將下來離地不及一丈便自跳下面

紅頸脹的說道虧文爺叫住的早若勉強再弄上去一失手跌下便要跌

死怕人怕人次及如包如包道白兄且不能上去咱的身勢愈重手勢愈

笨是要告饒的了違了文爺的令爬在地下打幾十尙棍罷是鐵素臣道

原是頑耍素臣能者從之不能者止怎說起打來次及虎臣雖也上得竿

未却是喫力不能放空一手次及飛霞翠雲碧雲三人相仿雖不能及素

臣手力結實却甚伶俐毫不喫力然後了襄僕婦能者挨次而上比出奢

摩他精夫爲第一上下如風不特左右手提掛并在竿尖上豎蜻蜓推紡

車諸般戲耍把眾人都看呆了喝采不迭兩人之下便算黑兒與飛霞等三人不相上下其餘玉麟家丫鬟有四名盤山女兵有十二名都比黑兒爲細比虎臣爲優素臣復令東西兩頭立木橫貫一索爲走索之戲素臣却不能走只用手拉掛索上自東至西復從西轉東來回多次方纔放手玉麟如包俱辭不能虎臣能而不速婦女內能升木的便都能拉索其等次亦復相仿惟奢摩他精夫二人不特手拉並能足走顛起落倒賣出諸般解數人人喝采個個稱奇素臣看去與翠蓮碧蓮相仿因吩咐大家習練只空着便頑不是上竿便是挂索以熟爲主只除奢摩他精夫不必再練令其教習眾人復令於古城內多立木竿東西亦架木橫索傳齊各島盤山兵將及玉麟家健僕輪流演試玉麟家僕比出六人盤山兵目比出四人本島比出四十二人各島比出五十人共一百人亦令每日演習令玉麟如包虎臣輪替監督不許張揚開去自今日始不許別島一人私進外護到三十日日中金硯至島送上克悟密稟上寫着

沐恩神藥觀提點元思百拜謹稟

文大元帥老大人閣下思蒙不殺之恩受立功之訓身雖附逆心實勤王一切有益於國之事無不委曲圖成藉以稍報涓埃今於本日平明接到斬直密諭知

聖駕現駐滄海樓止斬直家婢數十人給示左右其餘

妃嬪宮人內侍俱移送絕龍島封閉止給飲食不通候問現着思採選

美女四名進御秀女八名添備掃除之用娼婦二十二名分送大

法王西天佛子國師真人等做法器鼎器定限五日內起送臧汪
二監及兵部尚書陳芳都督王綵俱入困龍島護駕止留一員正
將兩員裨將三千禁軍在府城守城門已開出入無阻其餘兵將
分派各島及乍浦錢唐等處防守俱限即日起程緣奉傳諭一切
謹飛札稟聞伏惟

絲鑿附請

金安思臨稟曷勝感戀激切之至

成化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辰刻具

素臣看完喜形於色因與玉麟商議在了鬢內選出兩名飛霞隨身一個
使女阿繡相貌與阿錦相彷彿白兒共四名要充作美女進御另選次等

者六人做秀女碧雲等俱道這些了鬢却會起解囚禁阿繡亦帶進城去

過倘被看破非同兒戲素臣道阿繡是易容進城去了鬢等於二十四日

解到即入監獄夾襖在許多了鬢僕婦中又是囚服垢面哭泣愁苦之容

今忽膏沐裝飾起來便迥乎不同了况我有易容丸在此令其臉泛桃花

光彩照人包管一些也看不出碧雲等見識得雖似有理却還不甚相信

大家懷着鬼胎素臣復喚出奢摩他精夫二人問其入島始末曾否在乍

浦膠州一帶賣解奢摩他道收婢們一到崇明洋面就收入靈龜島聽見

芙蓉島島主最愛諸般跳耍肯山重賞便搭船向萊州大洋裏來正值這

島招納各處客商耍戲就先到這裏並沒在乍浦膠州一帶賣過解法素

臣道這便不必用藥了因復在白家了鬢盤山女兵內挑出六名各與一

丸粉紅丸藥進去沐浴薰飾如包道文爺前年也把這粉紅藥兒給咱塗面好不難看怎還把來塗許多了頭不怕皇帝老兒嚇壞嗎素臣道紅白之藥遇細皮白面則助嬌遇精皮黑面則助醜你不怪自己的面孔反怪起藥來如包只不肯信那知各了髮洗刷出來洪氏替他簪插齊整遍體綾羅渾身蘭麝面上搽了丸藥玉腮粉面泛出柔柔桃花美者容光飛舞居然漢殿明妃其次者亦婉戀多嬌不數小家碧玉把如包看得快活拍手大笑道真個奇怪莫非文爺使甚神通怎變得一個也認不得了認不得則

放心碧雲等俱道連我們自己的了髮都認不清楚加一倍到了壽生人

眼裏那裏還看得出這會子纔得放心玉麟道俺却還有不放心處筆如

漸直那厮好不好滑雖故托信元道亦必細加盤詰說是那一縣那一家

更推班籍貫聲倘被盤詰出來事便決撒恁說放心的話大是情理虎臣與洪

氏等都被這一席話說得口呆眾人亦俱害怕人人失色反逼素

臣笑道我已早料定了這書上都開寫明白因吩咐白兒及白家六個了

髮道你們都說是李又全家了髮按院釋放出來有父母家屬的都繳了

身價領了去了剩下我們十餘個沒親屬的便當官變賣虧着三姨娘家

氏把按院賞給他的養贍繳了官價便都跟着焦氏在他父親焦良家內

住着伏侍三姨娘家此番官府選中了我們九人仍發原價收回送來的當

初又全家口造冊達部只妻妾有姓氏其餘歌姬僮婢只開總數你們不

須另捏姓名只把自己名字說上府中送去是必另取佳名你到那裏自

知各人牢記就是了白兒道奴婢等現是七人恁文爺說是九人素臣道

還有兩個在這裏因喚奢摩他精夫近前密囑子些言語然後說道你兩

個雖是外夷在此年久口聲與黑兒白兒相仿補完也是李又全家了滄

只替你題兩個名字奢摩他可改為春燕精夫可改為秋鴻南通北達切定二女須

把原名擱起絕口不題原名中國所無故須擱起又喚阿繡及盤山女兵吩咐你們三

人要認作主婢俱說是靜海縣人阿繡便認作何知府的女兒或是姪女

你兩個便認是伏侍他的了鬢何仁的家事到那裏自知只聽着何仁教

導就是了這些說話都寫在書內你們十二個在船裏便先演習到府中

再演習一番便不至錯悞至焦氏的年貌事情又全的人口房屋金硯悉

知天造地設船裏去考究明白切記切記白兒等俱各應諾虎臣等俱各放心

王麟撫掌大笑道支爺神謀妙算真服死人又全是斬直一跳板人更沒

疑忌何仁籍貫靜海靜海與天津只隔七十里口音相同怎算得這樣周

匝素臣把修下的書交付金硯吩咐連夜起身如此如此到海邊僱車竟

送入府衙去便了金硯等各去準備素臣令飛霞等製造輓兜與四個用

又勒又細又軟又輕細帛雙層密行四角各設熟銅鈎圈一個周圍一寸

六分中寬一寸三分飛霞等依令去製備成全伏波回來繳令素臣密問

明白復喚春燕秋鴻囑咐畢即令成全伏波多備繩索并帶一根長竿同

下船去立刻開行次日日落至困龍島後二十里外停泊乘夜移入成全

等探明石磧之內真個山石屈曲回抱船藏其中甚是隱密補完素臣令

成全帶着繩索從船邊下海屈曲而行至島後觀日銅柱陡壁之下立住

把繩頭拴縛自己腰內拏着長竿盤上大桅另用繩索綁縛湊長起來那

長竿便直透出沙磧外去素臣頭結明珠晦日非此便看復盤上長竿之

未把眼光看準銅柱之首定了測表將腰間繩頭解下與成全扯直便把

桅接長竿作股繩作絃用弦股求勾法算出自船至銅柱下陡壁之脚為

勾共五百四十丈自船至陡壁皆亂石危復令伏波持繩頭立於磧內船

邊把船放出磧外海中仍上桅竿定了測表將繩與伏波扯直仍用弦股

求勾法算出自船至磧計九百丈再用重測法測出銅柱高一千六百二

十三丈除去銅柱約長三丈以高一千六百二十丈為股兩測共一千四

百四十丈為勾以勾自乘股自乘兩數相併得四百六十九萬八千丈平

方開出弦數二十丈有奇此勾股法若有儀器測量便可用角較省力矣暗忖絞的兩條絲索儘

是數用心中大喜即便收拾竿索藏過明珠轉船回島遇着順風剛到日

出已望見外護誰料忽然狂風大作海水起立把船兜底一浪直掀轉來

船中所有都沉海底成全伏波是在海裏睡覺慣的只因浪猛至極不敢

起來其餘海師外水也都撈着板舵各逃生命獨把一個不識水性的文

素臣掉入水晶宮裏與老龍王去講究三角算法絕無蹤影了正是

擎天玉柱平空倒 架海金梁着底沉

總評

迎鑿之論惟鐵丐第一直截第一便易亦第一悖逆第一不可行以

一用兵即置親父於鼎俎即傷東宮之心也然使漢高處此必曰替

哉此論可謂先得我心夫一用兵而即置鼎俎實未置諸鼎俎也太

公則已入鼎而伏俎矣尙忍出分羹之言幾於進以薪而速之焚授以刀而使之割况未置諸鼎俎而肯爲此全之計乎故同一論而出於鐵丐則爲莽夫之言出於漢高則固無妨於豁達大度也噫

鐵丐云不到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島是已明說後文也然尙屬渾括至藏在鐵櫃則竟喝破木籠對面掛畫矣而能使讀者一笑置之絕不覺其手揮目送之迹方是妙手空空

不到十日半月之說奇矣尤奇在發急賭掌而更發誓且摩肚也自此則閱堂一笑起而烏龜之說復至滿堂大笑并連小孩俱笑兩番大笑引起南征北討之小笑然後陪出素臣之狂笑衆笑爲賓一笑爲主笑者賓也所以笑者主也但寫笑則笑之不已者此書竭情盡

致之妙而總爲一笑埋根也讀者但知笑所當笑而不知笑其所以笑則亦猶感子念子等小孩之因笑而笑已耳

日京本性脫不了一個虬髯公而立學校開井田逐僧道拆寺觀要開山創三代以前世界則薰炙素臣而得力者也朋友講習之功顧不重歟然此特爲大人文國蒿矢黃河之源始於濫觴斯言猶信

修受降城爲控御元孽上策東勝已不足據况可時延綏乎介溪棄河套而殺曾銑夏言每思往事輒爲髮指

素臣狂笑以鐵丐一蓋卽以玉麟一揭隨以擺飯隔而斷之不蓋則太露不揭則太滅不隔斷則非露卽滅無引而不發之妙矣此三筆缺一不可

三國演義寫祭風一回云只欠東風素臣迎鑾至測量已畢回舟望見外護則并東風亦不欠矣乃忽遇狂風而架海金梁竟至直沉到底讀至此鮮不以爲文章家離字之訣至問其何以離之故則雖集普天下錦繡才子窮日夜之力以思之鮮有能通其奧窔者文至此乃出於神而入於化

若但借爲離字訣則素臣遇風亦可不遇風亦可兩字而生扭成文此一切稗官所爲而非此之所屑爲也此書既寫素臣遇風則必有斷斷不可遇風之故夫至測量已畢并東風亦不欠矣何以斷斷不可不遇風此所由集普天下錦繡才子窮日夜之力以思之而不能通其奧窔者也文至此乃出於神而入於化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人字卷十五

第一百十回

五日長號生者幾幾欲死

六人同夢死者奕奕如生

成全伏波兩人候浪略定探出水面只見海師外水撈着板舵掙命不見素臣望那船已順水淌去兩人着急吩咐海師等得命卽往外護報信我們趕船去也海師等望着島口趕來正值島中設立的救生船開出

此亦日京

新慌忙救起外護汛官問知緣故大驚失色這文大老爺可是死得起的

你們還想性命嗎把大索將各人運鎖飛解進島玉麟正待往古城監着島丁等升木走索忽聞此信如天雷劈腦叫聲哎喲跌倒在地家僕一面

招救一面飛報進去洪氏及諸妾趕出前殿哭喊灌救如包虎臣聞信跑
出大叫反了反了死也死也橫跳一丈豎跳八尺的放聲大哭筆力足以達之玉

麟醒轉慟哭無休洪氏等想起前情及此番一家性命俱虧他一人救出

傷心滴淚哭泣不止白家男女僕婢感激救命之恩亦俱啼哭有前回之

回之哭一笑即笑之不已一哭即哭之不已竭情盡致奇文至文飛霞哭了一會說道伯伯們不是哭的

事成全伏波既去趕船莫非合在船裏或被別船救去倘有生理就是已

死也要打撈屍骨回來棺斂設靈祭奠慢慢哭泣不遲玉麟道尹嫂之言

有理俺不諳水面上事只好到外護去望海招魂鐵兄劉兄可快去撈屍

如包虎臣點起善泅水兵各架島船分頭去了玉麟趕至外護望着大海

茫茫暗忖素臣不識水性豈得生全因問汎官船翻轉來可有留得住人

的事他們此去有濟沒濟汎官道別的船翻轉還有被水塘在艙內萬一

之事翻的這船是要餓風穩快揀的沒遮攔的船無一切蓋板坐如何留

得住人本屬萬一而此大海之中不比內河這打撈也只免肚痛的事連

也沒打撈處怎天沒眼睛把這樣一根擎天玉柱平空就拔倒了說罷眼淚便

掛下來汎官如此玉麟熬住心痛問道如此說該替他招魂纔是汎官措

淚答道這是第一件事趁着魂氣未散招了魂設個靈位便有依傍日後

還鄉也得受享子孫的祭祀玉麟忙叫人趕回討要素臣衣服飛霞道文

爺只有隨身衣服都穿了去虧着秋鴻說身上裏衣袴子都油透了把島

主的衣袴去換了來為教練這走索的事洗在那裏還沒漿好情事黑兒

快去掣來黑兒取出存下袴子把裏衣掣去招魂而回玉麟要在大殿設

坐飛霞道文翁前年偏殿裏都不肯坐因正殿供着龍牌說是天威咫尺還該設在殿後情文相生洪氏等俱道我們早晚都要燒炷香哭拜哭拜在內

殿便益許多情事逼真因在內殿正中安設靈座飛霞道這件裏衣披在椅上

不像模樣該着他官位趕做公服罩在上面方好洪氏道我們全家受他

救命之恩也該戴幾日孝玉麟道朋友原有免服師則心喪三年文翁雖

友而實師更救我全家性命斟酌其間當如親兄一般替他持周年之服

這面前也要孝幔四面須圍孝帷桌上須設立神牌側邊須安設靈牀這

且待劉鐵兩兄回來如今先趕做公服我們把色衣除去哭拜一番安了

靈再虛東宮因不敢自專獨遺素臣之故已解一半沒陞文翁官職若敘起他的功來

封侯拜相還嫌輕哩如今却只好做青圓領白鶴補服鞞花銀帶可不屈

着也說罷紛紛淚落飛霞等各除花朶簪飾脫去色衣趕做圓領補服說

祭安靈玉麟設鋪在靈前守靈洪氏道只怕忒過禮些玉麟道他救了你

家一百多口性命還怕過禮嗎孔子歿弟子皆廬墓三年子貢還守六年

怎忍他獨處此冷殿之中說罷大哭洪氏淚下如雨悔得要死玉麟以師待素臣故

守靈其先說救全家之命者為洪氏言之也洪氏之悔則專為救命之恩次日黎明天生以神至高一進內殿

忽見殿中設有靈座猛喫一驚因影燈影着看不清圓領褶子紗帽放桌

上是漆黑子更不看見大哭道必是你姐姐死在江西了兵凶戰危本有死理怪是

一路來迎接的人都驚慌張智報吉不報凶故作那等形狀不驚慌張智便與素臣之

死不合妙在即借以疑飛娘一筆作兩筆用何等靈活以神亦疑是飛娘放聲大哭鋪上驚醒玉麟

掀開被頭直立起來天生急問你妹子是幾時死的怎敢褻瀆大舅伴起

靈來玉麟大哭道並不是大妹是文爺的靈座天生以神都嚇得渾身發

抖此二人豈容易發喊道怎文爺都會死起來死有何會不會却寫東宮

翁二人同受東宮之重托而來故即接此句天下大事去矣豈特迎鑾不成社稷亦不能保兩人跳踊號哭

把飛霞等一齊驚起都趕出來哭做一片必然兩人一頭痛哭一頭根間

玉麟帶哭而說天生道只怕還有救里且待他兩人回來便知確實口裏

雖如此說心裏慘急仍哭泣不止曲折玉麟問飛熊怎不同來以神道我

兩人憶着文爺先趕來的他們還離好幾站路哩東宮爺滿眼只看着文

爺一人若知道這凶信便要急死一命就是兩命哩玉麟道文爺死了江

山便保不定天下何日太平一命便千命萬命也沒有數哩老天老天怎

下得這等毒手由一命兩命直推至無三人重複大哭初四日一早如包

虎臣回島說船隻被成全伏波撈住沒有文爺在內復向各處打撈並沒

屍首也沒有救起人來的事只有崇明來的一隻商船說在海洋裏打起

一屍上半截已被海魚喫盡仍放下去怕已流到琉球日本去了立疑塚

半截更無眉說罷大哭玉麟天生以神亦俱跳哭不止洪氏飛霞等無不

痛哭流涕男婦婢僕個個哭得皮虛目腫飛霞忽想起成全伏波忙叫進

來喝問你兩個是海鬼出身怎遇着風浪便不顧文爺性命況且那日島

中並沒有風怎離島數十里就有大風敢是貪圖富貴投順了靳直謀害

文爺快把實情招出來得個爽利死法兩人大哭道小的們把文大老爺

看做天老子一般敢起歹心那自怪風就只在船邊發起一發就把船合

轉合船人便一齊落水並不是平常海洋風那浪就如百沸湯把人滾轉

你我不能相顧數語繪出元陰姥神通若遲得一刻半刻小的們也緊護文大老爺

不致傷命了小的們不能救護文大老爺情願受死若說有背主奸謀實

是冤屍天生問駕船的島丁何在飛霞道汎員鎖解到已下在監裏天生

要提出來一同夾訊玉麟道他們歹心腸決然沒有的成全伏波若是背

主也不回來了北辨更明但失於救護罪亦不小且把他監着俟赴信况大元

帥該死該活等他來定罪罷飛霞依言將二人一併監禁發放出去金硯

自萊州府回來忽聞凶信滿地滾哭大慟無休牽動合殿之人又是一場

大哭玉麟根問萊州之事金硯道塔已造到尖頭斬直把元道認作心腹

並不疑心知是又全家了鬢併何仁女婢更加歡喜都送上滄海樓去了

小的在困龍島守着信飛趕回來要報喜信與老爺怎反得了老爺的凶

信說罷又哭玉麟道古人稱孝子者都說善繼善述文爺就如俺們父母

一般比師比親兄比父母進而益上文爺雖死該依他心事做去若救得出臺上他在九

泉之下也得瞑目便勝如日日哭泣只不知他是怎樣算計金硯密稟道

老爺吩咐小的把悶香分與春燕秋鴻是要他二人做內應老爺做外合

但那島內嚴密真個蒼蠅飛不進去裏外如何得通只老爺肚裏明白小

的總猜想不出飛霞道文爺令打絲索作升木走索之戲又去島後測量

銅柱定是要把那絲索縛在銅柱之上大家攀援而上但這絲索如何飛

得上去飛了上去又如何得縛在柱上疑碧雲道只飛不上哩飛了上去

自有春燕們來縛解翠雲道春燕們日夜來守銅柱嗚咱們又不能常去

守候一疑○兩疑皆極元妙處參透兩疑方得繼志述事虎臣道既有這些緣故大家便可發想如

包道咱是没想頭也不能上索只好留在島中替文爺守靈天生道這事
各人慢慢想去且先買白布做孝衣孝幔發訃到京裏合豐城縣去稟知
况大元帥等他來做主補文爺未了之局他的機謀雖不及文爺却比俺
們強遠敢想得出文爺的主意把水太夫人們接至島中供養一來免了
逆閹之禍二則把他五位公子撫育長成也盡俺們相與之意玉麟道京
裏合豐城且慢給信去怕嚇壞了東宮苦壞了太夫人况大元帥却是緩
不得的要待他來做主飛霞道盤山也務必先赴信去他若不得奔喪也
好設一靈座朝夕哭拜於是忙忙的買白布做孝衣設靈牀立牌位發訃
音玉麟等俱如孝子孝孫洪氏等俱如孝女孝媳晨夕上饗晝夜悲號恨
不將身替代金硯穿了粗麻布衣在靈前陪跪陪拜陪哭着地鋪草陪著

玉麟等守靈

日著地則玉麟等尚有板木架墊

如包哭得正狠忽發莽性把豎立的竿都

拔掉了連繩燒燬併討絲索要燒說道不是這上文爺怎得掉死在海裏
虧得虎臣勸住說這絲索必有用處現候况大元帥來做生想着方法討
要起來如何趕辦得及如包方纔歇手

此段之妙難說難言已見總評故不更說

接連幾日內

外上下諸人有的夢見素臣仍如生前一般豪興講論古今開發忠孝有
的夢見素臣升木走索躡捷非常有的夢見素臣咬呀切齒怨氣冲天有
的夢見素臣幘頭蟒玉已作天神有的夢見素臣蹈浪翻波驅除水怪紛
紛說出一說一哭再提想他生平作事精忠純孝卓識奇謀正性慈心俠
腸鐵骨大家提一件哭一件想一回哭一回真箇哭得木偶傷心石人下

淚探聽應在此時正是

景公雖生猶死 夷齊雖死猶生 人盡可生可死

誰能不死只生 獨有素臣一死 頓教萬姓難生

女盡銜哀哭死 男俱發念輕生 方識忠賢短死

勝如佛老長生 佛老終身必死 忠賢千古長生 喚醒一切痴迷及厭厭泉下人

初五日夜裏天生焚香禱告文爺在生何等靈爽怎死後全沒響報今夜

三更願付一夢把身後公私之事備細指示交代俺們好替你逐件做去

禱畢把鋪移到側間靈牀半邊鋪下去睡 又換筆另寫却為飛娘一抱而設 虎臣道文爺

常說人死則魂升而魄降形復於地氣歸於天恐未必有甚響報 此道玉其常

麟道文爺曾合大妹說香烈娘娘秉天地之正氣不至磨滅把伯有為厲

來比方說生而為人歿而為神確鑿可信何況文爺忠孝義勇得天地第

一等正氣又遭枉死其志不伸其氣如何得散 此言其變 必是先進京去或到

豐城響報與東宮及水夫人知道故此我們尚未得有報應如包道咱便

想與白兄何等相與三弟又是至親怎沒托一個清清頭頭的夢 對連日亂夢說

被白兄這幾句話提醒便明白了但他死處與這島逼近怎不給咱們一

個信兒再到遠處去以神道文爺的難及處就在這等輕重緩急上分別

得清咱們好煞無過是朋友他肯不先奔君父的嗎他此番是為皇上而

來連豐城的事都丟在腦後必是先趕進京響報東宮纔到豐城去哩玉

麟道三弟說話一些不錯此時水夫人怕還沒得響報哩他相好的朋友

他位比俺們高相與比俺們久的狠多要輪着俺們正還早哩 四人俱論響報而或

徵其言或探其意或疑其捨近求遠或決其先重後輕 四個人坐在鋪上 錯綜參伍俱有至情至理而天生求夢之心爽然失矣

流着眼淚議論歎氣活畫天生一心要睡却睡不着聽着諸人議論想是

輪不到自己把要做夢的念頭懶散下去却反昏昏沉沉的睡意生來了

天生正在似睡非睡却值飛娘自江西趕回來因以夜深便把馬留在城

外關廂不領鑰匙越城而進飛上前殿只見後殿燈燭輝煌微聞哭泣歎

息之聲心裏着驚忙落下來掀帘一看只見白帷白幔兩邊掛起露出大

蠟一片白色中間設着靈座供着神牌旁邊鋪上坐着玉麟等四人登時

冷汗直淋毛髮根根豎起想定是丈夫死了連設疑塚便夫婦俱入疑城

不覺擗踊號哭而入寫嚇寫苦已到極處不虞回未之並不啼哭天生正

有睡意忽被驚醒便直趨過來飛娘猛喫一嚇一個回念趕上抱住是飛娘

天生急道慢裏有人快去靈前拜了文爺飛娘方知天生尚在趕到靈前

看着牌位放聲大哭暈倒在地此已較甚於夫死矣以神天生慌忙喊招

醒來飛娘道咱揭帘一看見供着靈座鋪上坐着哥弟小叔只認是你死

了替你守靈忽見你跑過來咱還喫了一嚇認是顯靈誰知死了的是文

爺這文爺都是死得的嗎他生的什麼病幾時死的玉麟等俱哭道若是

生病而死俺們也得伏侍醫藥盡點子心他也得有屍骨還鄉可憐是在

海裏連屍骸都沒處撈獲的了飛娘爬起定睛一看果真沒有棺柩便止

住哭可見前問是帶哭而說說道你們休要瞎猜咱說文爺怎便會死原來是假此

喝也於此時裏面驚動洪氏等一齊哭出見飛娘不信大家都狐疑起來

妙入情理天生道俺是後到見設有靈座也疑心是你死了哭將進來據他們

說來千真萬真咱纔信了你且把文爺不死的緣故說將出來飛娘道只

沒有屍骸便知道文爺沒死包管隔幾日有個旺跳的文爺走將出來正

却是你們連屍也沒着怎把文爺當做死人玉麟把素臣落水之事述了

一遍道俺們初時也原未全信因各處打撈都說沒撈救過落水之人一信

文爺不識水性二信海又是沒底的三信豈能逃出性命此總一向只商船上撈着

一個死屍被海魚喫掉上半截仍丟下海去不是文爺是誰四信連日不是

這個便是那箇都夢見他或是成了神或是踏着浪頭驅除水怪五信亦且

到今許多日子若不曾死有箇不回來的嗎六信因此都認定文爺已死已

發訃到安龍島盤山去了只京裏合豐城怕嚇壞了東宮苦壞了水太夫

人倘沒敢訃聞大妹怎信得文爺不死快快說出的確緣故來比天生問故加出快

字的確字非快則急斷肚腸非的確則究解不得痛苦也飛娘道東宮聞了凶信真要嚇死太夫人若

聞這信却定不苦壞他也道是假因向虎臣道三叔的令妹劉大姑娘飛

以虎臣為叔叔之妹宜稱姑娘就合咱講來說那年連公子設計假傳文爺的死信他當

時就識破說從古只有短命的聖賢殺身成仁的聖賢從沒無故橫死的

聖賢文爺那等為人那等相貌是斷不會橫死的此証之璇姑已驗之言你們也想

天生文爺這人不特為皇上為東宮還為萬世百姓要他除滅佛老開出

堯舜禹湯時的世界肯把他半途而廢還是這樣慘死連屍骨都不得還

鄉嗎此本之自己據埋之見海魚喫的知是誰人屍首一破過路的船就救了人那裏

撞得湊巧給你信兒二破路途遙遠風水不便或有別的事故怎定得這幾

日必然回來三破遭風漂沒的人隔了十年二十年家裏披麻帶孝立主進

祠都算做久故的祖宗忽然還鄉的還有此更接上一破而極言之怎見得不識水性

掉下海去便沒救活的事破四你們做夢都是亂想更作不準破六怎便赴

信到各處去唬嚇人總東一句下更據昔証今并逆探後日文爺一生風

波不少經一番危險便做出一番事業就如那太陽蝕過一回便發一回

光彩素臣有赤日之祥作者特借飛只就他到山東以後的算事不提以前

前男女上下在又全家幾乎送命便除滅五通收復三島免了咱們禍害

舉起義會幾年來救濟了無萬生靈無萬言不止萬數也在這島回去幾乎翻船便

誅了又全權禹貶了景王國師醫好了皇上真妃皇子的險症把九邊土

氣都整頓起來壁壘煥然一新在苗峒中下了七盞便招安了豐城亂民

平了廣西全省救了東宮危難殺了景王法王真人及五虎八彪許多亂

賊如今掉下海去眼見得就要剷除靳直叔姪迎復聖駕輔佐太子幹出

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句句直說後事而不怎便說他真個死了糊這紙棺

材來嚇人咱只愁着臨了來做那原道一篇文章不愁日前反愁要除去

幾千年的大害開出一萬世的太平怕還有一番死去活來的危險替他

擔憂并直說到聞獅聲發怪病一回若說如今便死咱情願賭這一顆頭

給你們看你們敢與咱賭也不賭極表飛娘下更借眾人被飛娘一席話

都說得神飛色動口呆八字不連不連故妙如包除下孝巾把孝衣

一卸捲起落腮鬍子哈哈大笑活繪鐵丐嫂子你就是仙人早來兩日

也罷把咱們都哭昏了只認文爺已死誰知道文爺旺跳的活着咱好快

活痛哭無休之時忽有大笑快四五日沒嚐一片肉喝一杯酒連豆腐青

菜都喫不下肚居親喪如此便是孝子今日定要喝他一醉袋他一飽的

了好嫂子你纔是文爺的知己文爺是獅子象王你便是虎豹咱們只好
算那地驚蟲兒奇語是鐵丐語被文爺一脚就踹死了咱好快活一頭說一頭去

捧那靈牌道快些燒掉了罷休蹭蹭着文爺活繪鐵丐天生一手奪住道

二弟怎這樣莽撞你嫂子的話雖故有理却也還是猜想真個旺跳的文

爺走了來嗎倘或死在海裏信飛娘之言故你燒掉他靈牌該得何罪鐵

丐眼白洋洋放下手去活繪歎口氣道依着大哥說來文爺又還有死的事

咱這孝服還脫不成哩玉麟道據大妹說來文爺生死未定酒內雖不便

喫也喫不下去且把這哭泣停止着人往下游乍浦崇明福建各內地洋

島去打聽確信要緊天生便如飛派人去了玉麟因問豐城之事不因飛

而暫止哭泣何飛娘道咱是前月十九日到豐城征苗諸將二十日纔到

浙兵於二十一日纔到豐城民心感激文爺一呼而集人人多出死力為

頭的吉於公足智多謀韋傑易彥武藝過人文爺的不舅沈雲北父子東

阿的女俠碧蓮翠蓮家將韋忠錦囊了鬘小躔都有本事不言張順天絲

故因文爺吩咐堅守故總不出戰以後處處帶定素臣吉於公到縣便依

着文爺密令搜查奸細第一訪得從前作惡的知縣受了靳仁偽職做他

內應便把知縣拏下下在監裏從前作亂此仍請二衙權主縣事知縣兩

縣丞兩主縣事皆這一着棋子便破了賊人之膽賊人用妖法來吵鬧次拏禁

不由朝命大奇用妖法極是利害也依文爺之言多用擠筒擠出猪羊狗血便破了法二

十六日妹子纔到二十八日吉於公說賊師已怠用文爺在柳府破毒蟒

之法分一半兵從進賢縣界上抄出賊兵背後重疊埋伏乘夜放火燒營

內外夾攻賊兵敗走

破毒蟒先斧次箭次火今則先火次斧次箭次火今則先火次斧

埋伏的斧兵

先起俱是長砍斧大斫刀在夾林裏單砍馬足次是弓手俱是硬箭藥弩

在大河沿攢射人面臨末長槍快馬踹踏殘兵把二萬人馬一夜一日便

殺掉九停剩下一停接着後兵三萬重復來攻吉於公說賊人遠來疲乏

見前兵大敗必然膽怯該趁他腳頭未定出其不意挫他銳氣說也學文

爺破岑濬之法令咱姊妹碧蓮翠蓮做頭陣張順錦囊天絲做二陣雲北

父子做三陣韋忠小驪做四陣韋傑易彥做五陣或左或右做五處埋伏

吉於公領兵假退入城賊兵如長蛇一般迤邐而來咱們聽着號礮一齊

發作都在他陣裏左邊衝過右邊右邊衝過左邊攪得賊兵雪亂城中兵

將奮勇殺出賊人大敗直退去五十里外下寨

破岑濬用三伏此用五伏亦稍變換

又兼用

文爺大藤峽之計

於公止隨軍一次乃能心領神會觸處皆通宜素臣之寄以重任也

紮着草人四面擂鼓

吶喊乘夜劫營嚇得賊兵只顧放箭收完了他的箭援將下來一陣狠射

射開營門殺將進去令咱姊妹合碧蓮翠蓮專取賊帥割了首級挑着號

令賊兵無主各自逃生我兵在後追襲再湊着處處民兵邀截差不多殺

到廣信府地界方纔收兵

過廣信府即浙江界已屬浙仁

剩不得一二千帶傷人馬回去

這兩陣殺死無數妖僧邪道洋盜鹽梟還把一尊西天佛子嗎尼一位南

嶽直人魏少陽

一見一未見

俱踹作爛泥而死太夫人說賊人經此大創未敢

再來皇上現在山東危險已極勸咱姊妹合碧蓮翠蓮回來勤王咱戀着

太夫人合田氏太太們本不肯回却因勤王事大不敢違命纔騎了文爺

的神馬連夜趕來妹子們敢還在江南地界上哩洪氏道錦囊說的太夫

人合太太姨娘們俱是賢聖又是天仙大姑娘看去可也有些裝點飛娘道錦囊的話一些沒有裝點還只說得大概那細微曲折如何說得出來

更折進一步 文字秘訣 太夫人不消說是女聖人了太太合劉大姑娘便是女大賢

其餘便都是女賢人若說相貌除了太夫人德重了去便滿屋都是天仙

丫鬟內紫函冰絃晴霞若真有仙人便是雙成飛瓊一輩子人罷了咱這

粗魯形狀夾將人去真娶醜死却虧他救了文爺都把咱當了親人劉大

姑娘又有三孀子一脉 不言虎臣女 與女較觀也更是親熱纔把咱身子存住那太夫

人不須開口只見了他便把矜才恃學粗浮鄙吝之念俱消化盡了再一

開口教訓指點真使頑石點頭滿心發亮肚子裏不知是麻是癢是鬆爽

是快活文爺還有英氣太夫人溫潤栗然四時之氣全備就與那論語上

說的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一色總是世上的人若不是一見太夫

人便虛生人世總是摩寫虛神如 讀孔子世家贊李又全吳鳳元妻妾那等不堪之人俱

變做端莊婦女張順夫妻合天絲也不是從前小家樣子氣象都變轉了

此乃實指其效 却仍是虛摹紫函冰絃秋香晴霞年紀都二十以外了劉大姑娘說幾

遍要擇配遣嫁都痛哭流涕的願終身伏侍太夫人秋香不願招駙馬的

話也是真的四而夾寫兼 實錦囊之言咱初聽錦囊的話也只信得八九分如今纔知

道是句句真言更有說不出來的所在那裏還用裝點呢玉麟等視素臣 已如天之不可

階升至此乃 更舉頭天外鐵丐道嫂子莫再說罷把人都聽死魂靈兒撥到豐城縣去

了妙妙是 鐵丐語咱這又蠢又醜的人怕嚇壞了太夫人咱若會變情願變一隻

雌哈吧狗兒去替太夫人守着房門不希罕做這鳥主哩奇談快談是 鐵丐話也玉

麟等一堂男女俱滿心奇癢爬搔不得出神呆聽忽聽雌哈吧之說不覺都笑起來痛哭流涕之時忽有哈哈大笑者此更滿堂俱笑移情變氣造化在手纔把飛娘的話頭打斷了

飛娘因問文爺何日到此所做何事玉麟把近事說知道他來救了俺合家性命誰知他反掉入海中鐵丐大叫不怕不怕光是文爺已不得橫死

何況還有這聖人一樣的大夫人嫂子說還你一個旺跳的文爺包管你不錯罷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到了午後外護來報方島主坐於福建島船現在收

口鐵丐大跳大笑道笑至此而絕文爺來了快燒掉這牌位罷是鐵丐是天生

道你怎生知道鐵丐道福建島船正迎着上來文爺正淌下去不是剛剛

湊着似乎有理飛娘道船上若有文爺汛兵有不報的嗎此更情理休要瞎猜正說

着有信已同方有仁進殿天生等齊出迎接要哭訴他素臣之事那知兩

人早已知道先開口道文爺靈位設在何處我們進去哭拜了再與各位

敘禮玉麟還認是至島而知因道前幾日俱把文爺認作已死故此易服

設位朝夕哭祭直到昨日夜裏大妹回島侃侃鑿鑿說文爺必不橫死故

此時反在疑信之間有信哭道昨夜文爺托夢說他已死於海未了之事

要我們替他補完諄諄囑咐因附耳說道并投有迎救皇上誅滅斬直密

計說此島有一神樓最為謹密須到樓上與各位說知臨時他在陰空顯

靈護佑必定成功我驚醒轉來還以為夢寐之事不足憑信誰知施兄所

夢相同加一倍可信後船還有聞人傑林平仲劉牧之朱無黨都夢見文爺所

囑之言一字不錯再加一倍更信怎還說文爺沒有歸神嗎讀至此處猶

活者必是玉麟等聞言重復擗踊嚎啕飛娘却並不啼哭豈至此猶執旋

臣必不橫死邪細思 忽地一頭撞去撞在殿柱之上滿頭鋪血撞死在地
其故莫急看下文 以前不特飛娘決素臣不死讀者亦知素臣必不死至此不特飛娘知素
臣已死即讀者亦無從認素臣爲不死也不死必有不死之法試令普天
下錦繡才子窮日窮夜 廢寢忘餐盡力思之 正是

但論素臣焉得死

若聽有信斷無生

總評

諸人之哭若一直敘去儻侗寫來便成鈍置次看其參差重疊拉襖
縱橫之妙有獨哭有兩人哭有數人哭有無數人哭有一哭者有再
哭三哭四哭五哭乃至無數次哭者而於其中夾入洪氏等之哭喊
則爲玉麟天生以神之大哭則爲飛娘成全伏波之哭則爲冤屈飛
娘之擗踊嚎哭則爲天生於參差重疊中更極縱橫拉襖之勢豈非

絕世奇文

寫諸人之初聞信而哭或跌倒在地醒而慟哭或大叫反死橫豎跳
哭或滴淚哭泣或感激啼哭或渾身發抖跳踊號哭或滿地滾哭或
大哭暈倒各按情理無一雷同非物物而雕刻之也此爲化工
鐵丐發性燒毀木索是女媧補天神手不許別船進島之令雖因慌
亂而疏升木走索之戲雖因痛苦而廢然竿木具在繩索儼然探者
回述即起斬直之猜想一著猜想便有預斷後路之事故假手莽性
之鐵丐拔而燒之以滅其迹非補天之五色石乎尤妙在補而無迹
使人茫然不知其故但以爲鐵丐之莽性則又但繡鴛鴦不度金針
細意熨貼滅盡針線之秘法

當哭之不已之時而飛娘忽然住哭情之變卽文之變迨說出緣故鐵丐更哈哈大笑情之變變極而根乎至情文之變乃變極而發爲至文不徒以襍色見長也翻手爲雲覆手卽雨其斯之謂乎直說聞獅發病一回而於此時作猜想語實處皆虛呆處皆活滯處皆靈伏筆至此神矣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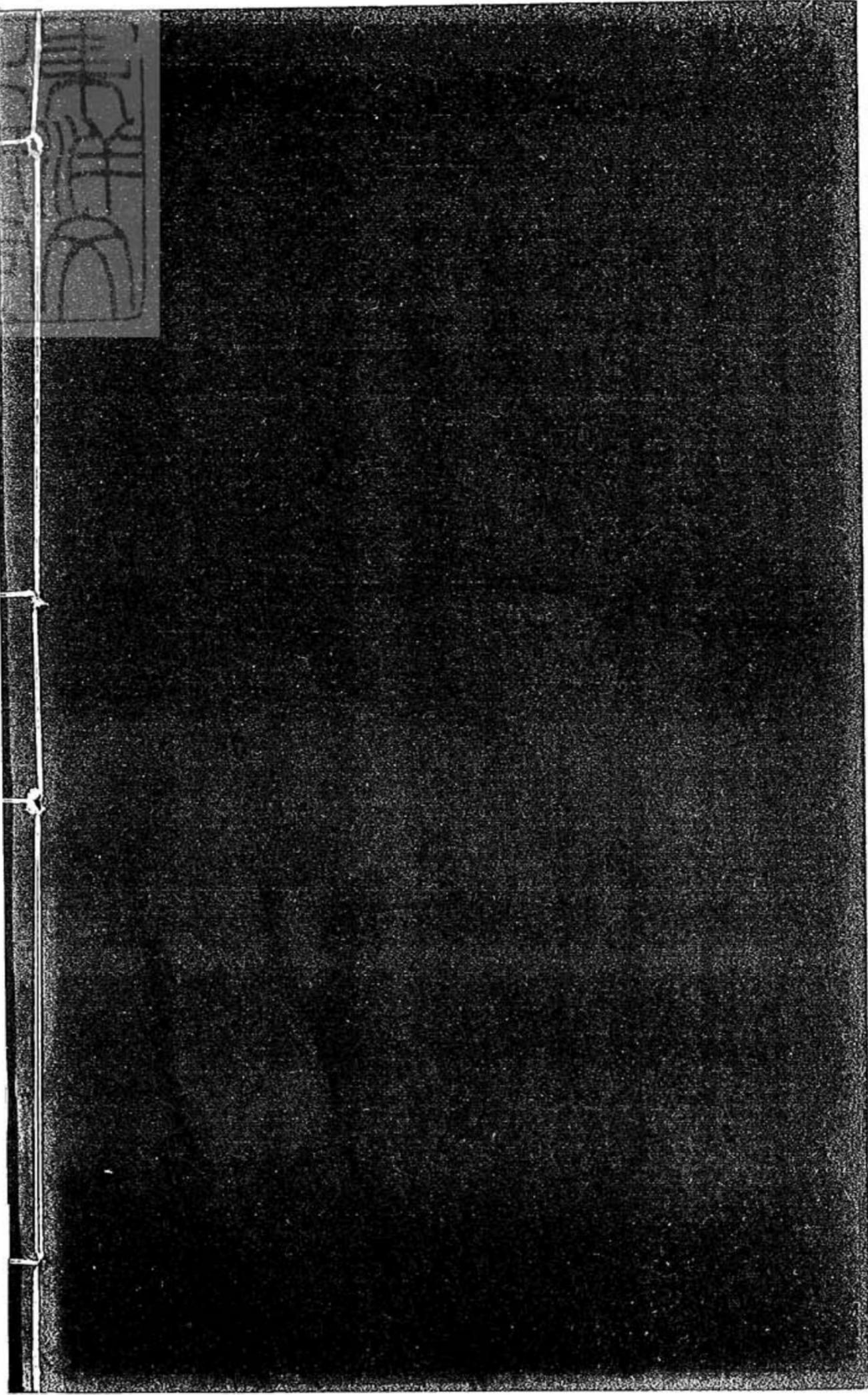
寫吉於公用兵居然素臣一小像而處處不脫素臣至搜查奸細一著出自素臣密令其制勝處全在於此否則方扞外兵而內應猝發雖於公亦何能爲

豐城之戰不從飛娘口中說出則必另起爐竈敘述戰事墮入水滸等按下且說之惡套斷亂無文矣然非飛娘一篇快論止住衆人之

卽無從細述其事并有閒情問及太夫人等而暢言之也若必勉強敘述旣非情理亦無由使痛苦諸人出神呆聽而雌哈吧狗之妙設亦無從出口卽出口亦不致滿堂一笑以大翻連日痛哭之局也唐詩云欲作池西廊先理池東樹豐城之戰池西廊也飛娘快論池東樹也欲敘豐城之戰而先敘飛娘快論作者之微意也此無人知亦如唐詩云耳

素臣爲全書之主豈有半途而廢之理然讀至六人同夢則此念便成冰炭若但斷爲必不至死而不能究其何以不死之故便是隔壁猜劈面相毫沒意智人

所入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紅雙堂

紅雙堂
小説
88(46)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間字卷十六

第一百十一回

忽顯靈文素臣真符假夢

怕上天熊飛娘死抱生人

眾人慌忙拉救虧得撞偏了些在柱上蹉過把左邊半個額角擦破拉了
 一道口子擦出整片油皮急取傷藥敷口包紮起來坐在地下仍不哭泣
 天生覺着勸道你有夫有子虧你捨得跟着文爺同去嗎是天方纔若不
 是咱手快撈着你一片衣襟帶了一帶這命還有嗎補筆飛娘道滿天下人
 只靠着文爺一個咱眼睜睜地要看他做出掀天事業來誰料他真個半
 途而廢咱還要這命嗎兩個兒子有你撫養再不就交給妹子你愛娶便

續上一個不愛娶便守着咱做箇義夫咱有甚捨不得以神道文爺勸大

姐嫁人娶生男育女接續父母氣脉你拗着他做不孝之女陰司裏怎好

樣去見他是以神話飛娘道咱若沒遇父爺如今還是女兒有這感子念子來

接那氣脉嗎若光想接氣脉古來也沒有忠臣義士了咱有甚見不得他

玉麟道古來女子只有死君死父死夫沒有無名而死的大妹怎不明道

理胡做起來是玉麟話飛娘道古來為朋友死的狠多文爺是咱明師益友開

拓咱心胸增長咱見識感發咱良心咱就合他做個刎頸之交也沒背着

理來有信道文爺說禮記上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是漢儒附會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即父母已死也不應許友以死正論宜大沒妹聽見

過嗎此雖不定是有信話而有信係飛娘義兄無不解勸之理飛娘道皇上非文爺不能救東宮非文

爺不能安天下非文爺不能治君即文爺文爺即君咱的死友便是死君

玉麟道文爺一死世事可知俺也幾番要死因想古來孝子俱以繼志述

事為孝咱們把文爺看做父母一般該完他未了之局大家在這裏參想

文爺救駕之法要補完忠他心接太夫人合家至島供奉避禍撫育五位

公子長成補完他孝心慈心如今幸得文爺夢中指示正該齊心合力了

他心事大妹此二字不連下文是特呼而埋冤之怎在這要緊關頭反與文爺搯別着不肯

為他出力他在九泉豈得瞑目是玉麟話飛娘要死玉麟也要死飛娘

飛娘以死報素臣而玉麟以飛娘之死為搯別特呼而埋冤之曉人不當如是耶飛娘然後放聲大哭道大哥道

幾句話提醒了妹子了且完了文爺心事再處咱們快些上樓去罷天生

方纔放心入情之筆領着有仁有信俱至神樓飛霞碧雲翠雲因急要知救駕

之法料想同着做事終須見面便不顧有仁素不認識都上樓相見有仁有信把夢中之言如此如此一一說出一一說出即如此如此飛娘道真

有二千五百丈長的絲索嗎碧雲等俱說早已打成飛娘一陣心痛復又

暈倒奇而確天生道這又是怎樣飛娘哭道咱再不信文爺會死如今連索

連鶴都在夢裏告訴二哥們這死不是千真萬真了惟千真萬真方見此書之千變萬化怎

不教人痛死大家聽說都哭將起來有仁有信亦哭泣不已真屬千真萬真飛霞

道高低遠近都隔了十多里咱們想不到那鶴便再算不出這絲索到銅

柱邊的法兒如包道文爺那日大笑不止誰知是為這個緣故不是精夫

招下鶴來列人俱改稱秋鴻如包葬性故尚稱原名文爺纔笑的嗎應筆玉麟等俱恍然大悟翠

雲道咱前還猜想絲索就到銅柱邊怎得繫牢銅柱之上這鶴倘或飛不

到銅柱邊去也是常事文爺托夢是怎樣說來有信道文爺說他若在時

自有別法如今只消托夢與奢摩他精夫叫他來守候拴縛有信不知二女改名故仍

稱其原名翠雲道這就是了這鶴一見他兩人便直撲將去便不怕不到銅柱

邊又不怕不縛得牢了飛娘道文爺各處托夢怎獨不到這裏托一個夢

兒敢是誰惱了他嗎有信道文爺怎得有工夫為怕斬直謀害皇上不離

左右的護着聖駕咱們若不在那裏經過也還不得有夢哩飛娘點點頭

道這纔是精忠咱們早些救出皇上也得文爺鬆一鬆那魂靈只今夜就

去罷要到那初八則甚有信有仁俱道文爺却諄諄囑咐的是初八夜裏

虎臣道他定的日子自有緣故嫂子休要拗他如包道他在亮裏咱們在

暗裏嫂子怎只顧與文爺搯着前勸時少此二人故於此補出飛娘道不搯着罷了咱也

只為死守着皇上的苦惱又巴不得早見他一刻的面兒

寫飛娘如繪

眾人下

樓敘述別後事情玉麟便仍往古城督練島兵

古城竿索未燒故不云仍立鐵丐莽性止燒前殿竿

索探聽者亦不到荒僻之古城情事俱合

飛霞等便仍立起竿木督率女兵升木走索并遵素

臣前令吩咐外護汎官不許別島一船停泊

可謂屁出掩賢孰知反虧此屁出之力

到了初

七日臨夜便依着素臣夢中之言派玉麟如包領二千兵攻困龍島前面

派有仁以神領一千兵在浚水洋停泊一則阻截絕龍島救兵一則攔殺

困龍島救兵派有信領兵五百俟救出皇上保護回島派虎臣亞魯領兵

一千在本島至困龍島一帶洋面巡防接應

此一技似乎落空而素臣之慎戰即於此見斯有勝無敗

之策派本島將弁領島内存兵內外城守

慎之又慎

派天生飛娘飛霞碧雲翠

雲金視練索的婢僕女兵及島兵一百六十名俱潛赴困龍島後約會金

面吼等迎救聖駕破滅逆閹俱於當夜先後起身限初八日一更天各赴

各處

須知如許派撲乃絲鶴銅柱俱在天生等船於日落時已至島後外

洋下碇定住候至一更統近石磧見先有一船停泊忙取白號帶扯起那船

也扯出白號帶來便望那船放去帮在一處聞人傑等四人過船與天生

等厮會過說道文爺夢中原說今夜有雲無月當於二更起手

人傑謊也緣現在無

月故作是言如今重雲密布月色無光俺們一候二更便可起手天生等依言

靜候約莫二更抱出兩鶴足上各繫一繩放起

力量大著

盤旋一會忽地向銅

柱邊飛去停了一會鶴便飛回扯那繩時已扯不動遂把繩緊緊拴扣在

將軍柱上將白號帶周圍招颺一轉各人脫去長衣單畱緊身輒甲飛娘

正待上索忽地背後搶過一人兩手拉繩飛身而上飛娘看那人身影竟

是素臣忙說文爺顯靈引路咱們快些上罷亦飛身上去素臣顯靈特於飛娘眼中看出

以天生等雖極關切未若飛娘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之誠懇也隨後便是天生聞人傑跟上林平仲等三

人不能上索有信派着送駕不須上索飛霞碧雲翠雲忽見素臣現形心

裏未免膽怯形出飛娘誠懇因飛娘踴躍而上便也放大了膽向那條索子蟻附

而上有信等俟金硯黑兒及各婢僕女兵上完即止住島兵令俟皇上下

船後再上皇上一到即須直下不便等候故也飛娘手勢比素臣更快緊接素臣仔細審視

竟與生人無二忽又疑心素臣之死是假痴心通肖但有信等豈肯捏此大謊

又何從捏此大謊他兩人也哭掉無數眼淚豈有假的事愈疑則愈信乃見奇巧絕倫

不可逼近了他怕陽氣衝散了他陰氣因把手勢放慢上過幾百丈見素

臣兩脚交叉搭在索上仰着身面用手抽扯暗忖他既是陰靈便可一飛

而上怎像喫力的樣子搭起脚來回轉一念道是了他怕眾人不能上故

在索上教導方法愈疑愈信奇巧奇倫因也搭轉兩脚覺甚容易穩當大喜道文爺

陰靈叫你們搭轉脚來快依着他穩快多着哩愈疑愈信背後的天生那條索

上的飛霞便都交叉脚兒并逐遞說下照樣抽扯不到半個更次素臣已

站在銅柱邊飛娘飛身即上見精夫在前引路飛娘亦未知改名秋鴻故仍稱原名到滄海

樓下滿地倘着內侍兵將俱昏迷不醒闕香之功素臣便去堵住樓下總門防備

賊入截搶揮飛娘等上樓單把聞人傑留下飛娘等躡足上去奢摩他持燭迎

接見地下躺着內侍宮人亦俱昏迷不起走入中間阿繡白兒等擁着皇

上屏息而待苦哉險哉飛娘等跪下悄悄磕了幾個頭天生便把皇帝背負在

身以龍負龍了鬢女兵中有力者便把原送去的美女秀女除阿繡白兒不須

背負外細餘俱各負一人跪下樓來到得銅柱邊把帶來的輓輿鈎貫在

索先把皇帝放下候將至船後將餘人放下這却不比上來的費力這十

多里地不須半刻已直卸下船了得心應手何快如之天生等奔回樓下便要殺那

宿衛軍士素臣忙搖手止住一殺便喊哭聲息驚動賊人令春燕領天生圍人傑飛娘

飛霞碧雲翠雲去劫殺法王真人令秋鴻領自己去誅斬直二人各在衛

士身邊拏過刀劍細分領而去飛娘不捨素臣緊跟在後飛娘違令是到總拚一死

一個獨院門口地下搭着帳篷許多將士防守秋鴻騰身上牆素臣隨後

亦上飛娘便也飛身而入院內亦有守宿內侍蹲着打盹躺着睡覺三人

且不管他踢開房門齊奔入房斬直正拜抱着皇上乳母保聖夫人熟睡

此豈暗指客比素臣把兩人頭髮扯散并提下地一脚踹住胸前飛娘忙道不是

斬直是有膽子的素臣道正是他喫了活人腦髓長出來的秋鴻快取索

來斬直嚇得魂出保聖夫人號叫乞命斬直認識素臣知是顯靈故至魂出不能叫喊保聖夫人不識素臣

故能號叫入情入理至靈至功之文飛娘一刀已到陽物削斷鮮血直噴斬直膽子必用飛娘削斷方為韻事

斬直大喊一聲暈死地下秋鴻找着九龍絲絛此斬直備用上物以此細之極是把兩人

雙雙捆起房內及牀前牀後守衛的內侍宮人雖也掣力拔劍上前救護

却是從睡夢中驚起怎當素臣飛娘勇力刀飛頭落血濺滿房院內院外

內侍軍將一齊奔入素臣飛娘秋鴻五把刀劍如風雨一般直驥出來那

裏攔擋得住樓下島兵陸續殺至登時血屍滿地素臣把斬直兩人交付

島兵吩咐不許殺掉迎着喊殺之聲飛奔將去只見許多和尚拚命與天

生等死鬪素臣大喊一聲直殺入去飛娘隨後殺進兩人在內一攪勢便

散亂有認得素臣的更自魂飛魄散顯靈之功天生聞人喊聲如雷寶刀銅錘

風馳電捲飛霞碧雲翠雲亦俱奮勇從外砍斫登時把大智慧佛西天佛

子大國師國師禪師善世覺義等如殺猪宰狗一般嚎叫一聲齊入涅槃

而去善哉善哉快哉快哉春燕當先領素臣等復奔真人丹室真人等已作準備丹

室四面轟雷閃電赤髮藍面的鬼怪金盔金甲的神將剪尾咆哮的猛將

張牙舞爪的孽龍一齊發作把天生聞人飛霞碧雲翠雲嚇得失色倒退

婢僕女兵島兵人等渾身發抖素臣忿怒噴目大喝舞起寶刀直劈進去

飛娘寶劍緊接殺入飛娘篤信素臣不管是真還是假得死得活緊緊跟接不肯放鬆膽氣血誠俱較天生等過勝金硯

大喊都是假的認定是假妖法主破仗着老爺陰靈怕他怎的快殺上前去天生等

見龍虎鬼神被素臣刀鋒所及紛紛倒落都是紙片再被金硯一喊便大

着膽各舉手中兵器吶喊殺進登時神將無蹤鬼怪絕影雷無聲響電沒

光芒此與宋史宋子賢事正同並非平空結撰真人師徒中刃着劍哭喊連天奪路跑出被白

家婢僕盤山女卒各島精兵層層截殺骸骨人人屍解是真屍解魂靈個個飛

昇是真把一千真人高士正一演法提點至靈如董狐剝兎一般釋氏棄父母滅

子孫故走猪狗老氏除正一外尚有父母子孫故云狐兔作者不肯一字之苛擅入人罪連尿管屁嚇極之故都化作一道

怨氣冲天而去了妙哉妙哉快哉快哉金硯在廊房尋着火器放起火來煙焰薰天

響聲震地陳芳王綵在睡夢中驚起亂點軍兵指揮救火島前玉麟鐵丐

見島內火起各使風篷如飛趕至奮力攻打王綵又亂慌慌的撥兵去接

應火裏跑出焦頭爛額的宮人內侍宿衛軍兵皆斬直紛紛哭報文忠臣

顯靈因顯靈故稱其心中所稱謂而不敢斥言文白厥爺已被活捉活捉二字雙關法王即大智慧佛國師真

人高士俱被殺死陳芳王綵魄散魂飛除聞人傑五人外總無一人疑及素臣不死五日長號之功如是

軍心大亂各思逃竄素臣自內殺出勇不可當威不可犯滅字指顯靈說便都發

喊逃跑王綵疾忙上馬也想逃走被素臣趕上魂不附體顯靈之故急揮一刀

用的力猛斫在空處直撞下來王綵慣家何至斫空直撞顯靈之故如是如是島兵連忙捆縛素

臣率領天生等斬開城門殺上關去立時攻破放入外兵素臣復轉身來

走進前殿空中一根大樑劈頭打下猝不及避急望空處一躍此空字離去聲

地丈餘妙字奇字飛娘緊跟素臣刻刻留心認定素臣功成欲去亦即躍起緊

緊抱住同落下地妙情奇情妙文奇文奇峰天外妙手空空素臣失驚道恩姊放手怎不避男

女之嫌竟抱起我來飛娘大哭道文爺生時咱尙背着何況已死你若帶

不得上天去咱便自刎而死魂靈兒總要跟着你去的念之念堅決如此素臣方

知其故急道我並不會死恩姊快請放手飛娘如何肯放道你騙咱放手

你好上天去咱甯死也不放你至素臣自說未死而猶不肯信有信一謊之力如此素臣着急道我

現有形有影有肉有氣若真死了恩姊還抱得住嗎得此一辯乃知飛娘之抱且不放真屬下

天愚而飛娘於天生大喜大笑後如猶必摸肉候氣方敢放手有信一謊之力至於如此我叫有信們來說謊是有大

緣故的慢慢的告訴你現須搜滅餘黨乘勢剿除休要悞我大事天生忙

把素臣臉上捺摸身上揣捏大喜大跳大笑向飛霞等高喊文爺現是活

人真個未死快活快活阿唷阿唷咱好快活快活中忽夾入阿唷阿唷何不類也緣大喜大哭大跳高

喊快活致有跳喊閃氣笑得肚疼耳非此書不能下此四字非老人亦批不出此四字之妙

笑歡聲如雷飛娘騰出一手把素臣面上摸去諸人信素臣死飛娘獨不信可也至諸人信臣活而

飛娘仍不肯遽信則非人情矣然必如此方是血誠方是飛娘腸肚真覺皮肉温和口內熱氣直噴方纔把

隻手一併放落咬着牙齦說道好狠心的爺幾乎把咱的性命白撩掉也

繪出素臣入內天已平明令人救滅餘火先着金硯收拾御寶龍批及一

切緊上用緊要之物次令玉麟如包春燕秋鴻領原攻島島兵一千五百

名分頭搜滅賊黨招降禁軍查封財帛米糧次令聞人傑天生飛娘飛霞

翠雲碧雲及白家婢僕盤山女卒并走索島兵百名從島後下船同林平

仲等三人至沒水洋分兵令方有仁同聞人傑林平仲劉牧之朱無黨五

人願船原兵星夜去攻乍浦令以神同天生等領沒水洋兵一千去攻襲

龍島俱授與密計各人得令而去即入斬直房內見金硯細一大包趨至

打開看時是一顆皇帝奉天之寶一顆皇帝之寶一顆皇帝行寶一顆皇

帝信寶一顆活命之寶一顆勅命之寶

王綵云這勅命雖無御寶不解何故讀至此始恍然真是水洩不漏

者一顆御前至室寶一顆敬天勤民之寶一顆天子行寶一顆天子信寶

一顆天子之寶一顆皇后之寶大怒道此賊安心篡弒把祖宗相傳十七

璽就帶了十一顆出來皇后現在宮中怎連皇后寶璽也偷帶出來此必

保聖夫人所為可恨可恨因復緝去都是龍批鳳誥劄付文憑兵牌勘合

等物却不見有逆黨箋奏來往密書附逆簿冊因將各寶及批誥等物開

造清冊包裹起來復遍加搜查把仰承地板四壁梁柱俱行打撬並沒蹤

蹟因翻轉牀柅見四邊檔木甚厚用脚一踹方纔破敗四檔俱係中空內

藏緊密奏啓因命金硯得過火盆看一紙燒一紙看一冊燒一冊將景王

安吉趙芮王綵陳芳汪甯冒神功武國憲郎如虎等密書及附逆諸臣花

名草摺俱行燒燬

諸奸俱有罪贖可按脅附更屬可原燒燬得極是

看到一書是倭奴關白的書

信藏在袋內又有兩隻漆匣封着封皮一條是真人封的一條是番字看
 不出想是領占竹所封揭去封皮四面無痕不知如何開法用手打碎見
 每匣一人赤身仰卧一人宛如東宮一人宛如自己一顛門兩大陽兩耳
 一口一心兩乳一臍兩手彎兩腿彎一陽物一糞門俱用細釘密釘背上
 硃書生年八字不覺大笑巫蠱等術止堪發一大笑而已并投諸火然後出房至夜玉麟

等回來繳令呈上漸戢收降封貯各冊素臣命金視將各寶并冊隨同玉

麟撥兵一百護送至護龍島恭繳同着鐵丐派兵分守各城關水口已畢

同鐵丐派兵者為權理島事故取出倭書令將膠州登萊洋面各島相去里數東西南北

方向何處可以下碇何處可以藏冊何處險惡何處平安一一說出用筆

開寫看過即復畫一圖註明某處伏兵若干某處伏兵若干臨期如此如

此令鐵丐牢記在心方纔就寢鐵丐道這沒臊子的好受用己長一睡下去連身上都淹不見了又輒又溫好不快活這島看日出是一奇景五更

起來率性快活他一快活也補補連日哭想的苦處文爺你怎下得這狠

心別的猶可只大嫂子險些不送了性命素臣道這是我不是了也不誑

到這般地位等他們齊在一處待我表白省得零零的苦訴我被那上索

上苦了廝殺時又傷了些力此時夜深五更又要起來看日補你的苦且

睡了罷鐵丐不便再問也便睡了真令讀者急斷腸子一交五鼓春燕秋鴻叫醒二

人請去看日鐵丐道怎這等早秋鴻道遲了便看不及奴等隨皇上看過

故此知道鐵丐還不肯信被素臣催了起來春燕執燈前導秋鴻背着一

大包皮衣後隨鐵丐道各人都穿有皮袄要他何用秋鴻道停會冷得要

死嚇得要死快活得要死

奇話然天台山蓬萊閣觀日亦俱小具此意况海島中乎這些皮祆還嫌少

哩鐵丐道胡說文爺合咱也是芥菜子膽兒怕海鬼來喫了去嗎秋鴻道

俺爺自然不怕鐵爺怕起來方知奴的話真鐵丐道你看咱怕不怕無故

是日出罷了咱在島裏沒曾見過有這許多瞎話到了觀日臺秋鴻道爺

們須兩手把定這銅柱上橫檔

然後知觀日臺設立銅柱之故

忽然害怕起防掉下海去

鐵丐喝道叫你不要胡說怎又放出臭屁來好好的怎得掉下海去素臣

道我們依他挽住擋子妨甚麼事待沒有怕處再怪他不遲四人在臺候

了片刻忽見海中直推起一輪紅日剛推出水面便直落下去既落下去

復直推起來丟上落下跳躍個不住各島邊有一個的有兩個的有三個

五個的都與日一般跳上落下登時海中便有千百個紅日此去彼沒騰

綽不定動盪無休

天台看日亦有虛影無此各島千百日影

鐵丐大驚失色

怕回問素臣只見

素臣等身長數丈腰大如牛面色青藍變成鬼怪大叫道文爺怎麼了秋

鴻笑道鐵爺怎有些怕起來了鐵丐道不好你們都會幻術的串着文爺

弄甚鬼怪來嚇咱了素臣一手攀着銅擋一手去拉鐵丐怕他真個掉下

海去鐵丐忽見長鬼伸着釘耙般的五指去撈他急喊文爺你在那裏快

救咱一救

怕極

鬼怪來擒咱咱死攀着銅柱

不打

沒手去攔他哩素臣道是

我的手怕你掉下海去拉住你哩鐵丐道好文爺你休弄戲法兒嚇咱咱

以後再不敢說大話咱這會子的膽比芥菜子還小哩

句句招承

春燕秋鴻俱

笑得肚疼鐵丐道好文爺他們都在那裏怎只聽見他笑聲素臣道這是

虛影我看着你也是又長又大鬼怪一般的日影跳盪得這樣好看怎白

鬧掉了工夫鐵丐按定六神騰出一手去摸那釘耙樣的大手却原是小

而溫和的人手方始住嚇去看那千百個紅日跳上跳下海水直鋪而起

與那些紅日吞吐激射實是奇觀又復大喜大笑起來那知己看得快活

那千百個紅日不約而同忽地都向海中一落萬丈直淹下水底去更不

起來奇極極登時天昏地黑天將亮時先有兩眼睜暗對面不見光影久看

忽然落下愈覺重復害怕道又這樣兒不好莫非要混沌嗎太陽已起怎

又落下去竟不起來了秋鴻道起的不是太陽是太陽的虛影故有這許

多把手內皮袄替兩人各披一件道停會太陽纔真個起來逼起寒氣就

冷不可當哩鐵丐已覺有寒意便不敢強嘴句句任他披上須臾一會冷

似一會秋鴻連披上三件皮衣上去還覺寒冷復又討要天台看日山頂

衣加添但不秋鴻道依着鐵爺一件也不須帶這會子還愛得嗎該還

忙又披上一件搭護方不覺冷只苦得滿面如浸水凌一片冷痛把頭縮

在搭護毛裏說道臉上冷痛太陽又不起來咱們去罷非鐵丐混帳必如

春燕道兀的不是太陽出海了嗎鐵丐擡起頭來見海水大沸如煎熬熱

油一般飛濺而起澎湃有聲來路有果見露出一點日尖比硃更赤比錦

更鮮正海中各島如螺如蚌如髻如髮皆成紅紫之色塗脂點絳映着深

碧的海水四面激寫所謂牡丹雖干波萬浪之內都影入日尖血色滴滴

可愛千百億日尖一出寒氣即收各人加穿的皮衣便一件一件脫卸下

來漸至半輪忽發奇彩日輪之上射出數百道光芒俱如赤線每道長百

千萬丈不等閃爍如電變幻不測映入碧波之內飛舞上下五色備具是

觀之不足玩之有餘素臣歎道此天下奇觀也書記所載各處觀日之景俱不足言矣素臣之不嚇不疑亦由看過書記所載春燕道各處或是看遲或是離遠或是

方向不準看了側面又沒這島的飛崖銅柱直出海中今日這日亦比皇上賞看不同以前虛影還不相上下這會子發出萬道光芒像與海龍王

鬪寶一般分外精彩想是特地放出毫光來與爺看的素臣有赤日之祥固宜得此異彩真好造化也又停一會金輪俱現光芒愈足加倍鐵丐狂喜大叫幾乎失

足落海喜到極處春燕秋鴻看得心花開放雖不敢叫笑却吱吱格格的两張小嘴再合不攏來見過者如此方是特表素臣素臣亦覺所見迥異所聞歎賞不已連素

臣亦不料至此方是特表赤日之祥直至離海一二十丈光芒方漸收斂素臣急欲見駕不敢久留即下臺入內囑咐鐵丐權理島事自帶春燕秋鴻下船路遇虎臣

亞魯令去絕龍島接應天生等事平之後如此如此兩人得令而去素臣於四更至島忙取清油滅水擦洗假容薰浴過了穿戴起靈座冠服便把

前殿龍牌撤去設了御座與玉麟在廊下待漏有信係自身功册未呈故不便俟朝春燕等入內奏聞五更三點皇帝臨殿素臣玉麟山呼舞蹈畢傳旨白祥退班宣

文先生上殿素臣摳衣而上皇帝賜座島中並沒錦墩就把靈座前拜墊鋪上紅毡回映成趣席地而坐皇帝道朕妄想長生惑於僧道邪說復信任宦

寺專權亂政以致身辱國危追悔無及不得不認罪非真有悔心賴皇天赦罪祖宗垂祐誕降先生為國家剿除奸逆撥亂反正豈惟朕父子感激自太祖太宗

實嘉賴焉傳聞先生凶信朕運日哀苦知大事已去斷無挽回不意先生從天而下出朕虎口生死而肉骨之古人有云祭則寡人請自今以後國

之大事一切委之先生乞先生將近日之事詳悉奏知朕當傾耳以聽素臣惶恐辭謝因把病在長沙聞有恩旨以後救駕以前諸事逐一奏聞皇帝又驚又喜極口贊頌卽傳旨拜素臣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俟回鑾後再定分茅之賞素臣苦辭不獲只得謝恩皇帝道先生所進美女朕已御過陸氏何氏俱封貴人當帶回京餘俱仍還先生此番救朕出險所有諸臣功績可分別等次開造一冊朕將親覽素臣領旨皇帝退朝素臣知皇帝現往天生正寢卽收拾左右兩院爲阿繡白兒行殿將美女秀女仍撥去伏侍皇帝在白潘兩家了纔內選出八人分撥兩院伏侍何陸兩貴人一面趕造功冊擬撰詔旨令白祥賚赴萊州委官分往山東各府宣布并與何仁兄元思準備回鑾一切事宜擬手詔勅知東宮令金硯星夜入京以慰太子憂念到得晚來奉旨宣素臣入見東西設席延請入座素臣汗流浹背跪地力辭皇帝道古來君臣常宴原有此理何況先生素臣死不敢當皇帝令把西席移上五尺素臣只得就坐皇帝道聞先生量極佳今日當爲臣盡歡素臣不敢作假一面問答一面浮白飲至八分方敢告辭皇帝令斟兩大爵着兩貴人捧勸素臣忙跪接而飲皇帝道卿等皆先生舊人豈可立奉反辱先生長跪阿繡等本欲跪敬因未奉旨恐有不便故俱立奉今一聞旨便俱跪下素臣奏道兩貴人已經事皇上臣白昧死謹辭皇帝道以先生之功卽朕親跪以奉亦不爲過况三品女官耶素臣無奈只得速乾讓兩貴人起立然後平身皇帝又親捧一大爵出席賜飲素臣要跪下去又奉旨着美女扶掖住了不許跪飲素臣只得又立

飲一爵那爵可容三升素臣已飲至八分如何能連受三爵如李白在沉香亭上一般兩足交叉只顧站立不定皇帝命美女等扶定喚過春燕秋鴻說道救駕之功除先生外當以二女為最彼曾受先生之記不能再事他人泣求於朕朕已許之今特賜先生為妾媵兩貴人可撤朕席上寶炬送先生歸洞房與兩女成婚素臣酒在肚裏事在心頭忽聞賜婚早嚇出一身冷汗

方是第一等却色 正是

已知君意如流水 却仗皇恩作泮冰

總評

不信素臣會死以飛娘為第一至飛娘亦信其死而欲以身殉則素臣之死更無疑義矣既被提醒催促上樓急欲了其心事而一聞絲鶴之說仍復暈倒加一倍簇寫不特曲中至情更見素臣之死千真萬確略無纖毫疑義也文章至此直是造化奇人

素臣一躍離地丈餘飛娘躍起抱住同落下地妙極神來之筆非特奇情奇事撰出奇文也非此便須素臣白述或飛娘識破皆必呆鈍且齟然削色落勢矣天生喜跳大笑玉麟等圍着跳笑飛娘咬着牙齧何等花色何等聲勢而靈活如水中月魄盤內珠光豈非神來之筆

飛娘欲殉素臣以頭撞柱至此復緊緊抱住同落下地而天生毫不見嫌寫豪傑胸襟濶大如此然正以表飛娘之素性素臣之素行寫看出日奇出色令人心花怒開暗者歌而悲者笑矣尤妙在夾一葬

撞之鐵丐以科諱之使色外有色奇中有奇而反逼正文非無端科諱可比則又奇而不詭於正方是第一奇文

看日者表素臣赤日之祥也使四人俱未見海鳥日出又何從知爲赤日之祥妙在鐵丐固屬見慣素臣未見而書記所載久已傳聞至春燕秋鴻則更於此島隨駕見過而皆歎爲希有其爲赤日之祥始無疑義春燕之想是特放毫光與爺看的此一句點睛迴看前後設色看彩處俱如爪舞牙張破壁欲飛矣豈非絕世奇文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間字卷十六

第一百十二回

滄海玉堂雙珠歸母

白衣閣老隻手擎天

素臣俯伏奏道臣昔年悞行受記已爲擇有年貌相當之婿亦係救駕有功之人一名成全一名伏波皇上旣念二女之功應使得所臣已有一妻三妾分沾餘潤豈可獨占全枝彼原說必臣破體方可適人臣今承恩命請卽爲設法令其樂從便了皇帝道二女守彼國之教甚堅恐非說辭可轉如能樂從卽遵先生之命可也因命宣成全伏波入見素臣尙不知其監禁承應兩貴人的了鬢奏知二人現在監中皇帝道旣係有功之人怎

反下監了髮將前事奏聞皇帝道如此則二人有罪於先生無功於朕何云救駕有功素臣道臣欲救聖駕出島差二人至島前島後晝夜沉伏伺候察探島前只一水可通被逆關於關口密排鐵柵柵上皆有鋒刃關前數里水底佈滿蒺藜觸着鋒刃蹈着蒺藜即皮破血流二人沒至關前兩足盡破幸其水性熟諳已極尙未傷命此一事前文全未敘明於此補出因島前無縫可鑽復至島後探視於水石衝擊刻死刻生之所探出石積可以藏舟臣方得前去測量測量之時若非此二人下海屈曲泅沒亦不能勾弦確數何從算出丈尺知絲索之敷用與否此一事雖見前而不知其難如此此二人實從萬死一

生中拚命圖功俾臣得救駕出險臣實深悉其勞苦困憊之極故稱有功之人至臣之落海因老蚌索珠且報臣友被圍之信落海之故先應一鮮一爪發於倉

卒鬼神亦無所施其巧况此勞苦憊困之人乎以臣之故幾致其喪身於海豈反有罪於臣惟陛下憐而察之皇帝慨然道春燕秋鴻隱形至觀日臺探信以藥迷悶衛士及逆關心腹內監宮人使先生之計得行成全伏波沉沒海底拚命捨生使先生之巧得施先生之發蹤指示固難而韓盧東郭之勞亦甚矣當速召來重加封賞素臣道此二人既久禁監獄自必污穢恐冒觸天顏伏乞皇上賜以灑沐然後召見皇帝道灑沐之後暫令錦衣花帽入見俟封職後徐備冠服可也當即傳旨提監沐浴薰塗前來見駕龍目一看見二人年紀俱未滿三十相貌魁偉大喜道真屬年貌相當可稱佳配成全封澄江將軍配以春燕伏波封清海將軍配以秋鴻俱食四品俸給事先生府第春燕秋鴻俱封義勇淑人先生可即為說法以

便完姻春燕秋鴻想成全等不過盤山小卒並未畱心觀其容貌

曾見過故云

甚是疑慮今見欽賜官職相貌魁梧暗暗喜歡却不敢悖本國之教未免

懷着鬼胎鶻鶻突突的隨着素臣入房素臣并喚成全伏波進房正色而

言道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爭在有廉恥沒廉恥故無一定配偶人

惟有廉恥故能不事二夫你等如在本國而遵本國之教已屬寡廉鮮恥

與禽獸無別今在中國而仍遵本國之教則廉恥全無更不如禽獸矣我

若依你邪說先破汝體然後賜婚不特無顏以見同伴諸女亦何面目以

對成全伏波乎汝等既受我記卽當從我之命既入中國卽當從中國之

制將來得奉皇上威靈風行海外用夏變夷還要把你大秦一國俱秉中

國婚姻之禮不止全你兩人廉恥將并汝通國之人都從禽獸中提拔至

人類中來汝四人可依我言速就各房我在此中間立候討出喜來同去

覆旨卽作成全伏波代我破體可也春燕秋鴻被素臣口口禽獸觸動羞

惡之心又想素臣既相必除佛老所去變易本國之教亦必是真且令成

全伏波代其破體便不算全然叛教只得聽從成全伏波討出喜來素臣

領同繳旨皇帝大喜卽命四人在御前先拜天地次拜皇上次拜素臣然

後夫妻捉對兒交拜撇御前寶炬送歸洞房春燕秋鴻之喜還是有限只

成全伏波二人纔離黑獄卽解紅裙幸免極刑翻膺上賞這一喜直到盡

情江邊掠燕海上驚鴻澄江直欲翻江清海將爲攪海矣

艷麗雅切

次日

清晨素臣放出海師水手各加賞賚正值立娘同碧蓮翠蓮回島豐城之

事素臣尙未細問飛娘

略問大概

於此補出三人把前後戰勝及水夫人命其勤王

之事素臣大喜致謝卽撥兵一千令其赴乍浦接應投與密計三人連夜去了日中賜出素臣冠服傳旨道朕自進此島卽令兩貴人趕製至今方得完備勿嫌遲慢也素臣感激謝領春燕秋鴻打開錦包看時是

朝服全副內七梁冠一 赤羅衣白紗中單青飾領緣一

赤羅裳青緣一 赤羅蔽膝二 赤白色絹大帶一

革帶玉飾一 玉佩二 黃綠赤紫絲織雲鳳花錦大綬二

青絲網玉紱環二 白襪二 黑履二

常服全副內烏紗展角帽一 團領仙鶴補緋袍一 大獨科花

緞絲緋襯袍一 玉帶一 皂靴一 軟底皮鞋二

素臣卽將朝服包好把常服穿着至行宮門口謝恩常朝正着常服卽請定回鑾

日期皇帝大喜道朕歸心如箭只恐孽氛未靖今文生云可歸朕放心卽

歸矣因傳旨擇吉於十七日朝見有功諸臣十八日回鑾次日平明天生

等回島繳令天生道以神等在淺水洋已截殺困龍島敗兵一船俺依文

爺密計令小妗子碧雲領一船伏絕龍島左翠雲領一船伏絕龍島右俺

們在大洋候着三隻敗兵船逃來被俺們圍住先放走一船俟他進島島

左之船便跟着進口又放走一船島右之船又跟着進口俺們絕併力殺

掉了一船統着大兵攻島島左島右之船俱是困龍島島船又用了困龍

島旂幟服色夾和敗兵船內守島兵丁慌亂之中不及辨別一齊放進隨

後大兵卽至裏面兩船一齊發作俺們是有記認的只揀賊兵砍殺他們

沒記認不知誰是困龍島的兵誰是護龍島的兵自相廝併心慌勢亂俺

們內外夾攻頃刻攻破神機妙算取若探囊走索的島兵各處放火碧雲翠雲領着

女兵把封鎖的嬪御宮人一齊救出咱夫婦令以神衛嬪子分頭搜島現

獲陳芳臧甯汪彬趙武及靳直之弟靳廉留以神在島鎮撫虎臣亞魯已

奉文翁之令去招降各島俺們先撤兵回來報捷素臣大喜將嬪御宮人

都送入內領着一千男女朝見皇帝仍坐前殿男女分班嵩呼拜舞此時

已有錦墩設在御座東旁宣上素臣賜坐東班是玉麟天生有信成全伏

波西班牙是飛娘飛霞碧雲翠雲春燕秋鴻皇帝問功冊有名之金硯黑兒

素臣回奏金硯係臣之僕已奉手詔進京勅諭東宮黑兒係龍生之婢未

敢朝見皇帝道文子與僕同升僕婢何害金硯有十餘日行一萬七千里

之功太后東宮之幸生逆藩之授首皆其功也可封為飛虎將軍食三品

俸給事先生府中黑兒係貴人之姊可即宣入以受國恩素臣領旨將黑

兒宣入朝畢站立右班之末皇帝降旨陞白祥為兵部郎中仍監督大恩

倉龍生以副總兵兼宣慰司同知仍管護龍島事施存義以守備提補飛

娘為神勇夫人飛霞為英勇夫人碧雲翠雲為靈勇宜人黑兒為奉恩君

食四品俸以救出嬪御俘獲逆黨進素臣為武英殿大學士陳芳臧甯汪

彬靳廉同先獲之靳直鳳氏王綵各打四十御棍趙武免打俱監候回鑾

處決諸臣謝恩退班十四日飛熊解到龍衣賫奏翰林官一員洗馬連城

皇帝見太子表文宣素臣入行宮再三勞謝道前日令先生陳奏功績朕

已驚歎為古今未有今觀東宮所奏方知先生尚未道其十之一二虛處

添毫先生真隻手擎天者也四字為素臣鎮國定評東宮云一切貳官閒職不足以

神手

神手

第一卷書 卷一 百十一回 問

溷先生貳如各侍郎副少之類擬晉先生內閣兼吏兵兩部請朕聖訓獨

素臣之故然後全明讀奇書可性急耶其進先生為文華殿大學士應加宮保及五等之爵

俟回鑾再定是日畱在宮中細問一生事蹟及父母兄嫂妻妾子姪婢僕

瑣悉之事至夜賜宴盡歡而散此時未入讒言素臣方得與連城相見連城再三

謝罪素臣道人孰無過改過不吝乃老先生之盛德前事何足掛懷因喚

大憐出見云此尊婢也今日歸趙矣連城問單姨之事大憐招出聶元連

城切齒素臣道邪道作孽何所不至特辯之不早耳歸罪連城探本之論聶元前在

此島已為龍夫人所誅勿更念此婢之舊惡也歸結單姨一案連城唯唯謝教十

五日如包以神回島朝見奉旨加鐵面遊擊將軍兼宣慰司僉事仍管生

龍島事熊奇以叅將題補兩人謝恩畢將天生等約齊同至素臣房內根

問落海後事及假傳死信之故素臣從頭說出原來素臣那日落下海去

即落在一座白玉堂中一張白玉榻牀之上極奇只見一個年老婦人纓絡

纒紛向前斂衽素臣忙下牀答禮老婦道前遭龍厄藉相公福庇以二女

奉侍今當見還金面吼有難相公當往救之孽龍已為香烈娘娘收服妾

可無慮但恐野性難馴不日來見相公乞相公受記一番便與妾冰釋前

嫌感激不盡素臣恍然忙在袋內取出雙珠遞還道承老嫗贈此神物救

我之難成我之功正思圖報若果見孽龍自必囑咐令其解釋前嫌金面

吼現有何難當往何處救之老婦道相公不聽見喊殺之聲嗎素臣側耳

一聽果聞喊殺連天心裏着急忽然驚醒原來是夢奇極靈極那有甚白玉堂白玉

榻却仰臥在一片大蚌殼內慌立起身只見前面船隻被這蚌風馳電掣



激起大浪一齊翻轉船上兵將紛紛落水將近一隻船邊蚌殼平空一起把素臣擲落那船船頭那蚌便沉入海底絕無蹤影那船已將翻轉半船俱水人盡嚇壞忽見半空落下人來頃刻風恬浪息便按定心神向前細看失聲驚喊莫非是文爺嗎這面色怎如此晦滯素臣睜眼看時認得是方有仁方有信忙答道弟正是文素臣聞人兄如何不見老蚌云有難故因不見而急問有仁等大喜道聞人二哥就在前船有仁等被圍至急虧這大浪把一面冲破正想逃走今得文爺從空而下便可殺上前去素臣問緣何被圍是何兵將有信道是斬仁的兵將雖壞了幾船兵勢還盛水勢一定必更合圍靠文爺的威力且殺了賊人再細細告訴罷素臣便不再問知是斬仁兵將故抖擻神威拔刀在手有仁忙令撥轉船來素臣一眼看見金面吼虎踞對

船船頭大叫聞人兄今日纔會快快轉船殺賊金面吼大喜大笑忙令海

師振舵兩隻船上各家丁壯久聞素臣殺夜叉誅山魃的大名兼且從天

落下越發認作天神人人膽壯個個心雄忙忙振舵轉船直衝上去不待

知必勝寫得與會淋漓賊船上呵呵大笑道若沒那陣怪風都做了海鬼了怎敢回

來送死把旗一揮四散的船都攢攏轉來素臣令眾人照舊廝殺選幾個

有勇力能跳躍的各持短兵隨我而行有信在本船揀出十幾名緊跟素

臣背後須臾各船圍上兩船內照前各持長槍大戟互相擊刺素臣揀着

最近賊船大吼一聲平空躍上手起兩刀已把當頭兩個殺人不轉眼的

兇和尚連頭帶肩膀做四段就那紅血中直滾進去拖着刀的非死即傷

背後勇士陸續跳上如一條長蛇直擲入艙殺條血路看着那兩隻賊船

較近復跳上去如猛虎突入羊羣任憑咬嚼殺過這船跳到那船殺過那船跳到那船紛紛頭落片片肉飛頸血直噴屍身平倒金面吼看得興發也吼一聲跳入賊船手中銅錘雨點般打落賊人筋斷骨折一片哭聲我兵將領及有勇力能跳躍之人無不爭先跳砍亦如小虎一般咆哮剪撲猛不可當登時把賊人十幾號船隻百十個和尚道士大盜兇徒一二千慣戰水軍十停中殺掉九停素臣因有正事不離其宗跳回本船招呼金面吼等下來放他各逃生命去了金面吼等一齊上前相見叩謝援救之恩通出姓名方知福建六雄除飛熊解衣在路現在五雄俱集內中林平仲劉敬之朱無黨三人尙是初會素臣看其相貌都是魁偉持戰之時亦甚勇敢賸忖六雄之名果然不錯因問此處是何洋面今日何日有信道這是

乍浦洋面今日是十一月初二

點清日期

素臣好生驚異因把自己在廣以後

之事說知六人俱拜伏於地道文爺真天人也金面吼復謝失迎之罪素

臣因問日本之事

水洩不漏

金面吼道靳直結連關白俺便交結舊臣中之仇

恨關白者奈關白夫妻二人俱有萬夫不當之勇

伏筆

惡黨頗盛一時未得

其便俟我朝興兵問罪可作內應耳

應前作忠之言

素臣記在心頭伏筆見是順風

忙令扯足各道風篷一面叩問被圍之故有信道自皇甫按院解散義民

白兄離職閒住存義便把自己合兩家家口寄頓飄風島至閩去看袁兄

聞皇上駕幸登州靳直必有逆謀天生等自必勤王因文爺在廣征苗故

邀同聞人兒們前來幫助

如此方不媿素臣之友

不料船至甯波洋面被尋龍島島

賊出來劫奪一個賊首爲聞人兒所殺敗將下去糾合附近島賊前後截

殺飛報斬仁又添了許多兇惡僧道圍得水洩不通正在危急忽被風浪
 冲開一面又從天上掉下文爺真是五行有救素臣道我已定下救駕之
 法今忽添六位英雄大事可成矣當與六人縱談今古開發忠義指示兵
 機六人中除有信領略過趣味餘俱聞所未聞如食江瑤柱一般津津有
 味日夜不厭初五日將晚已望見困龍島忽見島口有帆影招動素臣留
 心細看見一隻小船逆箴着風如飛而來即令本船截住休教走脫金面
 吼立在船頭恐丁僕不能制海師振舵迎湊丁僕外水各持鑊鐵戳鈎的鈎戳
 的戳登時拉住素臣急命海師轉舵望外洋開去防困龍島瞭見奴奪小船內鑽出
 一個道士手持紋文古劍口中正自念念有詞發素臣一躍而上將刀隔
 落古劍劈胸一提挾在脅下金面吼等一齊跳過有幾個動得手的俱被

殺死其餘無用之人便都網住丟在艙內把船掉轉帶在船尾素臣把道
 士挾過船來背剪綁起將刀攔在頸上喝道你這妖道姓甚名誰往那裏

去報何緊急用何邪術行這逆風船兒有一字虛言即砍下頭來道士慌
 道大王饒命容小道實供小道姓于名人俊是江西人在龍虎山學的五

雷天心正法並不是邪術道家之正法即儒家之邪術素臣喝問既在龍虎山學法認
 得于人傑嗎可知現在何處人俊沒日子應道于人傑是小道胞兄現在

錢唐縣裏素臣道我在沙河驛釋放他他說以後改邪皈正如今弟兄兩
 個一個跟着斬直一個跟着斬仁助紂為虐他罰誓死於亂箭之下怕眼

前就要應他毒誓了人俊渾身發抖亂磕頭道原來是文爺顯聖怪是小
 道行法不靈解在文爺在亮裏怎還不知小道們心蹟小道們都依着文

爺生前之命陽儒陰釋暗爲朝廷出力

認定素臣已死其故在後

素臣喝住道你怎知

我已死如何行法不靈快實說來人俊道小道行逆水法有神將守護若

非文爺顯聖神將豈無響報

豈知素臣是專破邪說者

王綵兵敗入島禁軍中有認得

文爺的說文爺改了面色假扮差官靳監不信說文爺現病在京王綵說

曾見過文爺貌實相像只面色不同必是是容之故况差官勇不可當除

了文爺斷沒這等本事靳監方纔信了害怕起來先是奉皇上住在滄海

樓有美女奉御內侍宮人伏侍一切供應還像個局面及聞此信說文爺

倏在廣西倏在北京倏在山東如神如鬼倘被劫去皇上關係非輕將皇

上圈禁木籠柵內柵外令勇士日夜防守後聞文爺死在海裏與心腹謀

士計議說文爺已死再無能至此島劫駕之人可否放皇上出圈小道竭

力懇懇說皇上錦衣玉食安樂慣的若久圈禁必致傷生便失去重質太

子必致死報仇天下謀勇之士尙多大事還未可料况且送龍衣的早晚

到來也不便在圈裏朝見莫若仍送皇上至滄海樓令美女宮人照常承

應以安其心適其體不至憂鬱成病方爲萬全之策心腹中也多有主議

此的

讀本可聽故主此者多

遂擇定初七長生之日奉皇上仍居滄海樓要着人往

錢塘知會說文爺已死速添兵去豐城捉拏家屬恐聞信潛逃因連日逆

風小道有逆水行舟之法便討了這差要去與家兄商議向深山中隱姓

埋名逃生避亂並沒一字虛言只求神靈鑒察素臣親解其縛大笑我雖

落水並未會死怎就信以爲實這逆關終是愚蠢之徒人俊擡頭把素臣

細看喜形於色

真情畢露

道文爺當真未死皇上太子天下蒼生俱可得生矣

一生則無不生 一死則無不死 初傳文爺身死不特眾謀士不信連斬監也說是文爺用

計要咱們懈怠好來劫駕吩咐木籠內外勇士須分外嚴密防守後來紛

紛信至差着黑探黑夜入人家內 緝探日黑探往護龍島連探兩次知道死信是真纔

商議放皇上出籠原不是一味蠢愚呢素臣道護龍島疑我已死或是招

靈設祭戴孝哭泣焉知非我之計怎見得死信是真反覆逼出 諸人血誠人俊道說

也可傷護龍島內設位戴孝是不消說了只那白祥鐵丐諸人男男女女

如喪考妣一般成日成夜的哭泣都是不顧性命的樣兒或自夢中哭轉

或因痛哭嘔血或至水米不沾或至昏暈不醒豈是假裝得來的監裏的

海師水手不怨受罪只恨那日救護不及死有餘辜自外護至內城無人

不流涕悲泣說天沒眼睛把一根擎天玉柱平空拔倒天下何日太平聽

說崇明商船上撈起文爺屍首上半截已被海魚喫盡那一個不痛哭流

涕咒死咒生還有指着天亂罵朝着海亂喊要抽掉龍王的筋剝掉龍王

的皮後半尚有承訛之事前半精誠所至可斬監探聽得確實纔信文爺

之死是真纔想放皇上出籠小道暗中也知流掉許多眼淚哩素臣滿

面涕流局外且濛濛 下何況素臣暗忖我反虧這落水不然如何向木籠中救駕此實 天意

忽然想起急問探聽的人除此以外還有何見聞人俊道探聽兩夜止見

內外哀毀哭泣怨恨傷心並無別有見聞素臣暗喜急問何故暗喜何故 草蛇灰線匣劍帷燈

因定了主意主意仍前但 加說說耳問此是何處海師說是困龍島後外洋素臣令

人俊坐原船回浙囑咐如此如此但恐同船洩漏人俊道不妨斬監心腹

俱被殺死所存者小道之徒僕及海師外水耳自有話吩咐他人俊去後

令有仁有信坐一船至護龍島須如此如此哭而說謊自同聞人傑等向困龍

島後放來至一無人荒島把船泊住初七日夜裏攏船近島素臣上了脚

船沿石岸而行屈曲至石磧之內爬上石磧在一最高峰上斫去松樹一

棵日裏悄悄探望隱隱見銅柱上畫有一道白圈喜動顏色慌忙下船復

上原船仍回荒島初八日天色一黑即開船至島後近石磧與銅柱相對

之處泊下素臣安睡船底候天生等船至縛定絲索突然跳出拉索上臺

成此大功素臣因鐵丐等根問在眾人前把這些情節細說一遍鐵丐大

笑道咱原說不消十日半月便救得皇上出島如今可信咱的話是真明

到底糊塗到底飛娘道文爺叫二哥們來說謊是怕走漏消息這也罷了怎臨上

索的時節還不說明累咱驚心弔膽死跟着你怕你飛上天去不得問你

許多要緊事情抱住落地更有此故素臣道那時正在赤緊關頭可能再說閒話一

亦且使大家知我顯靈成功可必人人踴躍二你只看那日賊人但見我

面便已嚇壞不能交手王綵那厮好不耐戰也都驚慌失錯把刀亂擄直

撞下馬三不是總虧着假死的好處嗎此故已明飛娘道咱們只認文爺已死

故此哀痛二哥及有仁明知文爺現在怎也是那樣哭法天生道這事咱

也不明先問過二舅說一則文爺吩咐要假裝得像二則見咱們哀傷之

狀心裏感激不知不覺的眼淚直淌出來此故亦明不用素臣代白更極變換生動素臣深致

不安道文白有何德能蒙諸兄嫂逾分傷感恩姊更復性命以之前在海

中間於道述文心痛之極於道止概述未分別出等次飛娘幾平送命則於述鐵丐此蓋渾言之耳也出過許

多眼淚然使沒有那種激切之狀逆闖必不能信皇上焉得出籠是文白



此番得成救駕之功皆各位血誠所致是實話非謙辭白之落海即皇上出險之

機更確實斬賊着人至島連探並未看見竿木繩索素臣尚未知燒燬故亦指為天意而前遇於道

忽然想起急問此中又有天意今皇上專指為白之功重疊加恩清夜自

思實深惶恐耳鐵丐大叫道咱們是為朋友而哭那些路上的人怎也哭

得發昏素臣落海哭者甚眾特無閒筆以另表之耳於於道鐵丐口中補出妙極老蚌討珠纜下海去與老天

什麼相干怎把自己的功勞都灑派開去文翁的大功便分半個天下也

不多此下尚有話被眾人阻止素臣嚇慌忙起身一手掩住鐵丐之口埋冤道聖駕在

內怎是這樣囉哩鐵丐還要分辯是鐵丐而執傘之局已定矣天生等亦俱阻止方纜

住口玉麟道文翁說有天意原是不錯俺們若不是哭昏了便守定文翁

原令不許別島一船私至外護怎容得奸細入探奸細不入探則斬直不

信皇上豈能出籠入探而并見竿木繩索諸人演習之狀必更設法防範

預斷這條後路恰好鐵兄遷怒說總為這上纜去測量纜送了文翁性命

把內殿所立盡行燒燬上下男女人因痛苦不過無暇演習而連探之人

又適在痛苦最甚竿索已燬之時豈非天意但天意亦為文翁至誠所感

委曲默以成此大功耳探不得不探不得作者苦心經營於鬼神所不及知之地非此表白不幾茫然於其故耶這一

段話把諸人都說服了不是說服諸人是提醒讀者翠雲道奴到底疑心春燕們既不

能日夜來看守銅柱文翁又不能常去守候怎約得時日定準咱們去放

鶴可的湊來縛索上柱呢素臣看着春燕秋鴻道這是我與他兩人先

有暗號那日成全伏波探海回來說島後石磧內可以藏船石磧上最高

一峰有一棵松樹記認原是我吩咐他去探看的不是我那日得了成全

伏波之信又叫他們兩人轉來囑咐一番的嗎

應前伏筆

我叫他們每日清晨

隱形至銅柱邊只看那棵松樹砍去便是我們來救駕的日期便畫一白

圈在銅柱上報我知道皇上初七日復至滄海樓我於初七日夜裏移船

入磧砍去松樹初八日見銅柱上畫有白圈故知此夜必隱形出來接應

也

此故又明

鐵丐道嫂子你還要早去哩可知他們都有暗號要早一日也不

能的翠雲道奴便成日夜思量却不知文爺定有暗號但那磧上本有松

樹這日忽然不見銅柱上又忽有白圈倘被賊人看出豈不利害素臣道

那石磧離銅柱有三里遠畱心的便仔細瞭看不畱心的如何知道銅柱

白圈在石磧上便看得見在海裏便看不見島後就有哨船誰肯向那亂

石叢中湍流急浪裏去察看銅柱上面有無暗記若在觀日臺上便只見

那三回不見這面的白圈又誰肯險巴巴地抱着銅柱兜轉身來察看呢

此故又明使各故不得明者文也使各故俱明者章也二者缺一即非奇文也

翠雲方纔心服

不是說服翠雲乃是開豁讀者

玉

麟道他們兩位已封淑人比你職分高着一品怎還提他名字

開情細節却為鐵丐

作翠雲忙向春燕秋鴻斂衽謝罪春燕秋鴻頭紅臉脹的慌道姨娘們休

得取笑可不折殺了奴以神道不特小嫂子們要改口咱們也都要改口

以後須叫不得文爺或叫太師爺或叫相公纔合朝廷體制鐵丐道文爺

兩字是咱們心窩裏發出來孝敬他的

奇語

他做秀才咱叫文爺做元帥做

宰相也只叫文爺便做到玉麟慌接口道便做到尙書閣老

閣老非宰相乎尙書則更

卑矣寫慌急時也只叫文爺的是素臣怕鐵丐再說亂話即起身道困龍

冲口而出如繪

絕龍初定脫不得人鐵兄可速回島鎮壓方兄可暫理絕龍島事鐵丐亦

知自己口嘴不好

至鐵巧亦知可見皇帝二字欲直滾而出

便同有信慌慌的去了是日碧雲

翠雲奉素臣之命在神樓瞭望海洋恐有遺孽爲患

慎之又慎

忽看到登州府

一路見一片白色紛紛擾動與各處風恬浪靜者迥乎不同相離甚遠又看不清頭好生疑惑忙下樓報知素臣立即傳令外護汛撥員坐救生船多添水手飛駕往探正是

島內生身防不測

海邊死信哭無常

總評

貳官閒職既不足溷素臣而閣臣兼部又非監國者所得擅故甯遲之時日而不敢褻越也但此意如於前回透漏則味同嚼蠟矣玉麟云東宮不敢自專如簾內美人若隱若現至此乃全真俱見性急人不可讀書尤不可讀此等奇書余蓋屢驗而得之

素臣落海卽皇帝出險之機玄陰姥之功大矣而冲破賊圍擲落素臣得以殺賊救友亦其功也然還珠破賊他書所能而并成出險之功則惟此書所獨以落想在天半非一切稗官所得夢見也

困龍島口帆影招動素臣留心細看卽令截住似爲餞逆風之故而實則不餞逆風亦必截住其留心細看乃看其似船非船是南是北必因看出逆風而始截也行軍不同謀兩眼俱昏黑截船嚇問較勝於用謀也遠矣其適得於道以盡輸敵情兼伏後事者天也在素臣反爲意外之獲

寫諸人哀痛在島中是正面感及有仁有信是旁面此處黑探所見

是對面各面寫來總爲放皇帝出籠地步作者於初落墨時卽落此想而各面刻寫竭情盡致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其意全在阿堵中也讀者茫乎其故但因哭而哭賞其文之感發性情猶爲門以外漢忽然想起想起竿索及演習之狀也急問見聞恐見此竿索演習也素臣暗喜喜探者之未見也惟燈奕奕有光匣劍魚虫作響靈矣妙矣使素臣竟不想起便不警捷便非素臣本必不可少之筆以成絕世希有之文此爲至文

飛娘翠雲屢疑屢問皆作者逐一注解使賢愚共曉也世之稗官但一出口無不知其意旨何煩注解人之才識詎可以升斗計哉

稗官意旨出口卽解者無論矣其錚錚者亦止稍耐尋思耳此書則非竭力注解斷不能測如救駕之法絲索具在竿木成列教練何爲測量何用非不顯然可按而諸人日夜推求旣杳不可得有信述夢中之言翠雲猶且致疑及此時大功已成素臣親述而翠雲猶必多方詰問方纔心服非其藏針滅蹟之法有至神至密者存乎尤妙在草蛇灰線藏必埋根滅仍透影素臣云得了成全伏波之信又叫轉來囑咐一番一經提出便如揭帷得燈開匣出劍光滿房櫳氣冲牛斗矣豈非絕世奇文

所入
圖書
印

